

世界偉大的人宗教信仰

姚賢慧譯

M135.2

H74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種九十三第書叢年育

仰信教宗的人偉界世

原
序

這本書的目的是要記述，而不是要解釋偉人的宗教思想。它的內容包含直接的引證，而很少評語。

內中所選定的人物，代表的是不同的範圍，讀者可以知道，就是在基本的信仰上相同的人，在意見方面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例如在政治家裏面，格拉斯冬（William Ewart Gladstone）的確定的信仰，是與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懷疑的信仰很不同的；又如司高特（Sir Walter Scott）或撒克萊（W. M. Thackeray）的信仰又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或司蒂芬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信仰要堅定的多。編者並不是要將在信仰方面猶疑不決的人，或是自安於不知的人寫成純粹的信者。本書不過是要記載許多在信仰的程度上有差異的人，對於上帝及這種信仰的含義所持的見解。

在論到拿破侖（Napoleon）的一本書裏，赫德生（W. H. Hudson）說：他對於宗教的態度是不能確定的，因為他所說的話，因時因人而各異：『他公開發表的意見，與他在私人談話中所發表的意見是完全不同的。』當然，有許多人是這樣的，在本書裏，也有些人是這樣的。

我要深深地感謝我的朋友和同工里特牧師（Rev. George A. Little）他審慎地看過了我的原稿，也給了我不少好的建議。

亞傑爾華勒斯（Archer Wallace）

目次

第一章 探險家的宗教信仰

(一)	克利斯多弗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1
(二)	關波特 (John and Sebastian Cabots)	2
(三)	威廉潘 (William Penn)	3
(四)	法蘭西斯德芮克 (Sir Francis Drake)	6
(五)	瓦特爾拉利夫 (Sir Walter Raleigh)	8
(六)	約翰富蘭克林 (Sir John Franklin)	10
(七)	爾勒斯特夏克爾頓 (Sir Ernest Shackleton)	11

第二章 藝術家的宗教信仰

(一)	米克恩其羅 (Michelangelo)	13
(二)	理我納多大文錫 (Leonardo da Vinci)	15

(三)	任白蘭特 (Rembrandt).....	一七
(四)	葛斯德夫多拉 (Gustave Dore).....	二〇
(五)	何孟鴻特 (Homan Hunt).....	二一
(六)	便耶敏韋斯特 (Benjamin West).....	三三

第三章 著作家的宗教信仰

(一)	瓦特爾施高特 (Sir Walter Scott).....	二六
(二)	查理狄根斯 (Charles Dickens).....	二八
(三)	威廉美克皮斯撒克萊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三〇
(四)	羅貝特路易斯蒂芬遜 (Robert Louis Stevenson).....	三二
(五)	李阿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三三
(六)	維克多羅俄 (Victor Hugo).....	三六
(七)	傑姆斯巴理 (Sir James Barrie).....	四〇
(八)	納珊宜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四二
(九)	盧瓦拉斯 (General Lew Wallace).....	四四

(一〇) 阿爾德便納特 (Arnold Bennett) 四六

第四章 商業家的宗教信仰

(一) 喬其威廉 (Sir George Williams) 五〇
 (二) 威廉赫斯克勒佛 (William Hesketh Lever) 五二
 (三) 提摩太以登 (Timothy Eaton) 五四
 (四) 威廉哈特勒 (William Hartley) 五七
 (五) 約翰華納美克 (John Warramaker) 五九
 (六) 喬其皮巴特 (George Peabody) 六二
 (七) 威廉道其 (William F. Dodge) 六三
 (八) 亞撒爾拿煦 (Arthur Nash) 六四

第五章 音樂家的宗教信仰

(一) 約翰西伯斯姆巴克 (Johann Sebastian Bach) 六七
 (二) 喬其弗德列翰德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六八

(三)	摩查 (Mozart)	六九
(四)	法蘭士里斯 (Franz Liszt)	七二
(五)	路德韋凡貝多汶 (Ludwig van Beethoven)	七五
(六)	查理剛羅 (Charles Gounod)	七七
(七)	菲力孟德遜 (Felix Mendelssohn)	七八
(八)	求設比浮的 (Giuseppe Verdi)	八〇
(九)	金納林德 (Jenny Lind)	八一

第六章 哲學家的宗教信仰

(一)	約翰華方哥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八四
(二)	撒母爾強生 (Dr. Samuel Johnson)	八七
(三)	湯姆斯卡賴 (Thomas Carlyle)	八九
(四)	約翰羅斯金 (John Ruskin)	九一
(五)	奧理浮溫德荷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九三
(六)	拉爾夫華多愛姆遜 (Ralph Waldo Emerson)	九五

(七)	路多夫克理斯多夫倭聲 (Rudolf Christoph Eucken).....	九八
(八)	亨利瓊斯 (Sir Henry Jones).....	一〇〇
第七章 詩人的宗教信仰		
(一)	沙士比亞 (Shakespeare).....	一〇三
(二)	約翰米爾頓 (John Milton).....	一〇六
(三)	亨利克海英 (Heinrich Heine).....	一〇九
(四)	羅貝特伯恩斯 (Robert Burns).....	一一一
(五)	威廉華滋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一一五
(六)	阿弗勒丁尼遜 (Alfred Tennyson).....	一一七
(七)	亨利瓦滋華氏朗弗樂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一二〇
(八)	約翰格林利夫慧蒂爾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一二四
(九)	法蘭錫士湯浦遜 (Francis Thompson).....	一二八

第八章 科學家的宗教信仰

(一)	加爾斯羅貝特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一三一
(二)	湯姆斯亨利赫格斯萊 (Thomas Henry Huxley)	一三五
(三)	阿弗勒羅素華拉斯 (Alfred Russel Wallace)	一三七
(四)	傑姆斯楊辛浦遜 (Sir James Young Simpson)	一三九
(五)	威廉湯姆斯克爾文 (Lord William Thomson Kelvin)	一四〇
(六)	路易巴士多 (Louis Pasteur)	一四一
(七)	加爾斯浦羅蒂斯克登墨滋 (Charles Profus Steinmetz)	一四二
(八)	金路易阿格錫士 (Jean Louis Aggasiz)	一四四
(九)	奧力浮羅其 (Sir Oliver Lodge)	一四五
(一〇)	威廉安斯樂 (Sir William Osler)	一四八
(一一)	米克爾以德華斯開普平 (Prof. Michael Idvorsky Pupin)	一五〇
(一二)	亞德爾湯姆遜 (Sir J. Arthur Thomson)	一五三
(一三)	傑姆斯金斯 (Sir James Jeans)	一五四
(一四)	湯姆斯阿爾華愛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	一五六
(一五)	羅貝特安德列密立根 (Robert Andrews Millikan)	一五八

(一六) 亞德爾斯單來愛丁頓 (Arthur Stanley Eddington) 一六六

第九章 軍事家的宗教信仰

- (一) 偉大的阿弗勒 (Alfred the Great) 一六五
- (二) 勝利的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一六六
- (三) 奧力浮克朗韋 (Oliver Cromwell) 一六七
- (四) 約翰翰浦登 (John Hampden) 一六九
- (五) 威靈登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 一七〇
- (六) 拿破侖彭納波 (Napoleon Bonaparte) 一七二
- (七) 哥登將軍 (General Gordon) 一七五
- (八) 斯冬瓦傑克遜 (General Stonewall Jackson) 一七七
- (九) 羅貝李將軍 (General Robert E. Lee) 一七八
- (十) 優理錫斯格蘭特 (General Ulysses S. Grant) 一八〇

第十章 政治家的宗教信仰

(一)	威廉格拉斯冬 (William Gladstone)	一八三
(二)	約翰白萊特 (John Bright)	一八五
(三)	威廉韋貝華斯 (William Wilberforce)	一八八
(四)	俾士麥 (Bismarck)	一八九
(五)	喬治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一九二
(六)	便耶敏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一九五
(七)	亞治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一九七
(八)	但尼爾韋不斯特 (Daniel Webster)	一九八
(九)	提我多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二〇〇
(十)	吳德羅威爾生 (Woodrow Wilson)	二〇一

第一章 探險家的宗教信仰

一 克利斯多弗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中世紀早先的探險家，凡是對於地平線那一邊的想像很不清楚，但却渡過了地圖上所沒有記載的海洋的，多數是有很深刻的宗教感覺的人。宗教的信仰和探險的精神有許多相同的地方。當克利斯多弗哥倫布還是個青年的時候，他就抓住了那偉大的理想，——就是此後管轄他的終生的理想。他感覺他是被召去開闢新大陸，正如別人是被召去宣傳福音一樣。他再三的說，他是上帝手裏的一件謙虛的，可是特受選拔的工具，上帝用他來擴大人們的知識。爲他作傳記的人說，他喜歡他的名字克利斯多弗 (Christophorus)，因爲他相信他是被選召的將基督帶過海洋的人，(在拉丁文中，Christopher 作 Bear Christ，即背負基督解。) 關於他的深刻的宗教信仰，華盛頓伊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寫過下面的一段話：

『宗教和他的整個的思想及行爲打成一片，在他的私人的，沒有給人看過的寫作中也很顯著。他每次有偉大的發現，必即刻祈禱感謝上帝。他們望見了新大陸的時候，祈禱的聲音和讚美詩的音樂從他的船上出來，他上岸後的第一件事便是俯伏在地，感謝萬能的上帝。每天晚上，他的水手歌唱着聖詩，在那不信上帝的土地上，它的荒岸上的美麗的樹林之中，他們做彌撒禮拜。他的一切的偉大的事業都是用神聖

的三位一體的名義成就的。在上船以前，他必先領過聖餐。宗教深入了他的靈魂，並且使他的行為充滿了莊嚴和安寧。他的言語是純正而謹慎的，沒有含着咒詛和不適當的話。』

II 開波特 (Cabot)

約翰開波特 (John Cabot) 和西伯司與開波特 (Sebastian Cabot) 兩人，是差不多像哥倫布一樣著名。從前這些勇敢的探險家，都是粗俗耐勞的人，但是在心裏，他們是敬拜和信仰上帝的。雖然他們的自動的對於佈道的努力中，含有許多膚淺的迷信，可是他們以及許多其他的探險家確實感覺傳播基督教是他們的責任，這是沒有問題的。他們坦然的報告他們佈道的方法——常時他們用了各種的方法，惟獨不用溫和的勸化。雖然如此，他們確實是快樂的，因為敬拜偶像，貪食人肉，兇惡殘暴的工人也接受了基督教，並且服從祖國的教會。

一五五三年，新的探險事業又在計劃之中。那時的西伯司與開波特，已經是七十八歲，因年紀太老，不能實際參加；可是他寫了一篇含有三十三條款的文件訓令艦隊。這文件——開波特兩人遺留下來的僅有的作品——是滿充着決斷，以及由經驗中得來的智慧。它也顯示出一種對於宗教的深刻的虔誠，這是當時的探險家所不易有的。它鼓勵對於領袖的忠心和順服，警戒妒嫉和不和睦的危險，並懇請他們遵守秩序。內中有兩條專論守宗教儀式的重要，另一條申斥對於宗教的辯論。十二和十三條的條文如下：

「在何處上不可斥毀謗上帝的話或可惡的誓語船員中不可交換下流的話污穢的故事或褻瀆的言語；也不可有骰子，紙牌，以及別種不正當的遊戲，因為它們不但使參加者負窮，也造成爭打，口角，吵鬧，戰鬥，以及謀殺等的事……它們破壞參加的人，並激起上帝的義怒……要避免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邪惡，並要避免開竅端以及罪孽的傳染。犯罪者經一次的勸告而不改良的，要依船長和領袖的判決而受刑罰……」

『在每一條船上，牧師，商人，或曾在其他船上學習過的人，要念早禱和晚禱，以及國王和本國律法所指定的別種公共禱文，並且虔誠地帶着基督的精神宣讀聖經或它的註解，以尊敬上帝；航海的人也要用謙虛的祈禱求得上帝的恩惠。』（註一）

三 威廉潘 (William Penn)

在那些為探險的精神所感動，而深入廣大的，但少人知道的區域的人當中，威廉潘應佔一個最重要的地位。當威廉潘是個十六歲的孩子時候，他到大學去，在那裏他不意地發現了牛津 (Oxford) 是湯姆士洛 (Thomas Loe) 的家鄉。他這個良善的人爲了良心的原故，在那裏已受監禁。這個貴格會教友的人格吸引住了那青年學生的沉思的性情，同時他爲了信念所受的痛苦喚醒了他的最深的同情。潘使他的父親恐懼的是：他熱誠地擁護那受逼迫的信仰，因此，大學的當局對他非常的不滿意，乃決定令他退學。

「他自牛津退學以後，被任爲碇泊在金撒爾城（Kinsale）的一個分艦隊的備辦糧食者，同時又奉命管理他的父親的愛爾蘭（Ireland）的產業，並且住在那裏。正當他從事于這工作的時候，湯姆士洛又來訪柯爾克州（Cork），潘當然去參加了他的集會。潘告訴我們說：『這樣，上帝在他的無窮盡的仁愛裏，領導了我青年時的脚步，當時我差不多二十二歲。他利用一個貴格會教友名字叫湯姆士洛的，來向我爲他的永生的道理作見證。』那可紀念的，有歷史性的禮拜中所用的經文，像一個釘子釘在一塊穩固的地方一樣，是緊緊在那個青年官的心上。」

「潘像觸了電一樣。他整個的人深深的受了騷動。有一個紀錄上記着說，「熱誠的不滅的火在他的心裏即刻放了光。」貴格會的紀錄也證實說，他非常的受感動，並且哭了很多。」爲了要實現他這個志願，他乃放棄了他已往所懷抱的一切其他的希望。這正是一六六六年——倫敦被火燒的年代。

「司陶頓博士（Dr. Stoughton）說：『潘的悔改現在是完成了。我們不要看他的悔改好像只是一種意見的改變。它深入了他的道德的本性。它使他做了一個新人。他的精神生活和意識超入另一境界。』」（註二）一六八一年，他的父親遺留給他一筆英國政府的一萬六千磅的公債。他便允許接受德內瓦河（De-laware River）以西，瑪利蘭州（Maryland）以北的一塊大地，作爲該款的交換。在一六八二年十月廿七日，潘便從英國動身。

此後的一世紀中，歐洲有大隊的人開始望西邊遷移，可是當潘到那邊的時候，白人的居留地人口還

很稀少，同時有許多的危險恐嚇着那些初來的人，其中最大的便是印第安人對他們的仇視。潘一到那邊的時候，就做了一件非常的事。他召集印第安人，在一棵榆樹底下和他開會，現在那邊已樹了一塊紀念碑。他來的時候，沒有武裝，這對於印第安人是件很詫異的事，所以他們也丟了他們的弓劍。潘力和那些樹林中的野蠻人很嚴重的訂了一個條約。他告訴他們說，除了他們的友誼之外，他不要什麼別的東西。他請上帝證明他的誓約，就是他和他的友人們，無論如何必不傷害印第安人。因此，印第安人也允許遵守同樣的誓約。

歷史家朋克拉夫特 (Barcroft) 說：「這個和平的條約是在露天之下。德內瓦河的旁邊訂的，有太陽，河流，以及樹林作它的證人。他們沒有用正式的誓語來證實它，也沒有用簽字和印章來批准它；這個會議沒有文字的紀錄。它的條文不存在耐久的紀念碑上，但存在人的心裏。當那曠野的簡單的兒子回到他們的草蓬裏的時候，他們用具殼珠記載那契約的歷史，並且許久以後，在他們的茅屋裏，他們還在乾淨的樹皮上數着貝殼，回憶威廉遜所講的話，他們也將那些話重述給他們的子孫和外方人聽。」

潘有深刻的宗教信仰，他相信以愛得人是可能的。他讀了又讀登山寶訓 (The Sermon on the Mount)，尤其關於怎樣待遇仇敵的幾節，他讀的最多。他決定要剋服印第安人，可是他所用來得勝他們的方法是表現基督的精神，他是很偉大的成功了。朋克拉夫特寫着說：「在那舊世界的茅屋裏，他們愛惜他的名字像一個家常的字眼，從撒斯塊翰那河 (Susquehanna) 直到海邊。沒有一個草蓬裏的居民對於他

的德性發生疑問。他的名聲像世界一樣廣大；在那少數的享有恆久的榮耀的人之中，他也是一個。」

四 法蘭西斯德芮克 (Francis Drake)

論到法蘭西斯德芮克——以利沙白 (Elizabeth) 時代中的最有色彩的人——湯姆斯富勒爾 (Thomas Fuller) 寫着說：我們的船長對於上帝和他的教堂，是一個虔誠的人，他愛惜他當地的教會；他的生活是廉潔的；對人是公正的；講話是有信用的；對於在他下面的人，他是寬容的；他所最厭恨的便是惰懶。」

法蘭西斯德芮克誠懇的請求約翰法格斯 (John Fox) 殉道者 (The Book of Martyrs) 的作者，爲他所禱的事是可注意的。一五八七年，他在開狄斯 (Cadiz) 打了勝仗以後，他寫信說：「寫給公義，可敬，虔誠，有學識的父親，我的好友，傳揚上帝之道的法格斯先生。法格斯先生，近來我們和西班牙人打仗，得了那樣快樂的勝利，我深信你曾經忠實的爲我們祈禱，因此，我也沒有忘記將你算作參與那成功的人。」

關於這一封動人的信，爲德芮克做傳記的一個人說：「他寫這封信的時候，那個神聖的精兵是死了，可是我們可以相信在他臨終的時候，他還在做着這些禱告。在他的信裏，德芮克敘述了那戰爭的簡略的經過，在末了，他又一度的要求他爲他們祈禱，「以致我們可以繼續稱頌以色列，」並且簽名說：「你的在基督裏的親愛的朋友和忠實的兒子。」後面還附了這樣的一段話：「我們的仇敵雖多，可是我們的保護

者却掌管着全世界。讓我們不斷的祈禱，主耶穌曾仁慈地垂聽我們的。」（註三）

『在那個時代，宗教是一種實在的力量，是人們在殉難的時候還歌唱着的信仰。在他的誓語，嚴厲，譴和憤怒的背後，都有一種深沉，猛烈的信仰。感覺上帝是與他同在，在他的指導和特殊的保護之下，他才揮揚了他的旗幟，也是爲了上帝的榮耀，他才去攻打西班牙人。』凡是德芮克寫的公文，報告他的成績或簡列他日後的目標（當他自願傳報它們的時候）都是以這種的信念爲根據。『上帝的恩惠』在他的口裏並不是口頭的話：是他信任全能的上帝的一種清醒明確的表示。在今日，我們或許會叫這種人做信教的狂人。如果我們想到他的公開的掠奪事業，我們也許會說他是虛偽，可是這兩種的判決都不合於事實。他熱誠的並常常的向上帝禱告，不是因爲他是個瘋狂的迷信者，而是因爲他是最簡單，最穩固的基督徒，他靠着耶穌基督的名，燒了西班牙王帝的鬚髯，因爲他是個可惡的欺騙者，虐待耶穌教徒，也是英國的仇敵。』（註四）

五 瓦特爾拉利夫 (Walter Raleigh)

道德品行像個謎一樣的瓦特爾拉利夫先生是以利沙女皇 (Queen Elizabeth) 時代的一個特出的人物。他的興趣是時常改變的，有時他似乎是被最高尚的動機所主使，也有時他是殘忍，鄙陋，和魯莽。可是他一個無畏的兵士，熱烈地愛好着探險這是無疑的。常格萊 (Lord Grey) 充任女皇的代理的時候，

他在愛爾蘭服役了十三個月，當時那不快樂的當地的人民時常的叛亂，爲拉利夫做傳記的人寫着說：「爲了那燃燒着的叛亂，他在愛爾蘭的十三個月中，他的刀沒有閒着過。」

在以後的幾年中，他的愛探險的心，得着了許多表示的機會。他無止境的志願使他結下了許多的仇敵。約翰阿伯勒 (John Aubrey) 在他的名人的生平 (Lives of Eminent Men) 裏寫着說：「他的唯一的錯處便是他的可惡的驕傲。」許多次，他曾得着而又失去人心。他對於西班牙的懷恨使他得成爲衆人所愛的英雄，可是也使他至終犧牲了性命，因為西班牙堅持着要處他死刑。當他知道他的死是不可避免的的時候，他乃帶着恬靜和莊嚴死了。

拉利夫的宗教感覺，與他當代的名人似乎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因此，爲他做傳記的人寫的這一段話，是可注意的：「雖然在他的詩詞，猶其是他的散文中，他常常引證宗教，並且給它優先的地位，可是深刻的說起來，拉利夫却不是個虔信宗教的人。他的清教主義 (Puritanism) —— 相信我已明白 —— 是一種思想的習慣，而不是清教在它的特種的形式之下與神的超然的結合。這種思想的習慣，縱然不能使他常常實行正當的行爲，至少領導他對於正當的行爲，生出一種舊約聖經的看法，那便是一個人必須要有正當的行爲，才不致受刑罰。……因此，在他對於行爲問題的談話中，他的弱點便顯現出來，這是我們意料中的事。「便利主義」領導了他的一生，同時也是他的道德哲學的基礎。他像一個優良的清教徒，終生都在思慮着靈魂以及它的永生的問題，雖然如此，他對於這個問題的圓滿的結論，却可以值得那最粗淺的唯物

論者的注意：

『我們要敬拜上帝，因為我們的靈魂是照他的形像造的，我們也知道凡事奉他的，他要嘉獎他們……如果沒有獎賞，宗教有什麼目標呢？如果靈魂都不能得着永生，那還有什麼獎賞在呢？』

『在他給他的兒子的教訓之中——爲了那青年的利益，這個智慧，有經驗的父親將他從人生中所學得的一切發表出來——他勸他不要過分的信任隨便什麼人；結婚的時候，要爲了便利的原故，不要爲了愛情；要討上帝的喜悅，以免受刑罰。他沒有提起心地的純潔和人格的完整，也沒有提起一個人爲了愛朋友，或是爲了一個女人，或是爲了造物者而犧牲自己是一種美德。他——一個爲了與這個兒子的母親結婚而入了監獄的人——沒有看出勸勉他的兒子結婚要謹慎的話是滑稽的，他也沒有看出一個舉世所驚嘆的富有珍寶和服飾的人，說這段話的詼諧：

『「服飾不要過於華美，因爲這些會很快的不合時宜；可是你的口袋裏的錢却總是時髦的；只有妻子和婦女會尊重那穿着漂亮的衣服的人，沒有別人會尊重他。」所幸的是，拉利夫講話雖然像波浪尼斯（Polonius），他的行爲却像勒爾梯斯（Laertes），同時他的兒子所注重的不是教訓而是實行。』（註五）

六 約翰富蘭克林 (John Franklin)

約翰富蘭克林是另一個享有恆久盛名的無畏懼的探險家。一八二〇年，當他三十四歲的時候他每

導了一個探險隊到遙遠的北方去。他不得已就在恩特爾蒲萊斯砲台 (Fort Enterprise) 就是大熊湖 (Great Bear Lake) 和大奴湖 (Great Slave Lake) 之間的一塊冷靜冰凍的地方過了一個冬天。在那長時期的等候中，他觀察了看聖經是一種快樂和益處的泉源，他也發現了它裏面的新的美，並且希奇爲什麼在過去他沒有領會到它的真和美。

在他寫給他的妹妹的一封信裏，他說：「假如一個人在相信自己有罪的時候，他會問：『我怎樣能得救呢？』當他發現了福音指示他道路的時候，他的快樂豈不是不能言喻的麼？爲要拯救罪人而死的基督，便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凡誠心誠意到他那兒去的，不會被他驅逐。有什麼事能比這樣的擔保更能使我們樂意，更能將我們的心靈滿充着善美的印象，並且將我們的心升舉起來，懷恩感謝上帝？」

在一八四五年五月十九日，他從英國動身想要發現西北的航線。等了好幾個月，他都不回來，探險隊便出去尋找他，在一個荒島的海邊上，他們發現了他的遺物和屍骨，這個證明了他和他的隊人，在一八四七年已經凍餓死在那個島上。

從一八二〇年他悔改的時候，到二十七年以後他在那北方海島的荒岸上逝世的時期中，他是快樂並受了感動；因爲他感覺他在無論什麼海洋上航行的時候，都有神在扶持他。他船上的一個官員，曾寫過一封熱誠的信回家，內中論到他的船長說：「他儼然是一個主教。」他寫着說：「禮拜天我們早晚都有禮拜。晚禱是在艙內舉行的，以致早上因值班而不能到的人，也可參加。我們兩次都去參加。船上的人說：他們

寧可要他，勝于要英國一半的牧師。』

七 爾勒斯特夏克爾頓 (Ernest Shackelton)

爾勒斯特夏克爾頓先生的悽慘的死，現在還是活躍的在人們的記憶中。他第一次到了南極以後，他回到英國來，用盡了語言的能力，描寫他在南喬其亞 (Georgia) 的冰川雪地裏作長期的疲乏的旅程的痛苦，他這次的探險已被人認為是一個最有膽量和毅力的偉大的功績。在他的南方 (South) 裏，他曾為那百折不回的堅持的事績，留下一個興奮動人的紀載。他寫着說：『當我回顧那些滿充着焦急和危險的日子的時候，我不能懷疑無論是在雪地裏，或是在暴風雨的海上，我們都有神聖的領導。在南喬其亞的無名的山中和冰河裏，我們遲緩磨折地進行了三十六點鐘，那時，我感覺我們之中不止是三個人，而是四個人。我沒有向我的同伴提起這件事，可是後來華爾斯勒 (Worsley) 對我說：『隊長，在這次的旅程中，我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好像我們中間還有一個人似的。』』

他最後一次離開英國的時候，還在說在他的旅程中上帝與他同在的深刻的感覺。他對作者赫羅德白格畢 (Harold Begbie) 引用詩篇一百三十九篇：『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就是在那裏，你的手必引導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他說：『這篇詩正合乎我們的情形。』

他的朋友白格畢寫着說：『他已將他的船駛行到另外一個海上去——一個寂寞，黑暗，奧祕的海——』

——可是它的海岸却在更光明的太陽下閃耀着，有許多比他更大的靈魂，曾經渡過這個海，可是我想很少人能比他的心更穩固，比他的雙目更切望着那新的海岸。』

像亞伯拉罕 (Abraham) 一樣不知道目標，但是對於上帝有不可動搖的信仰的探險家很多。他們入熱帶的叢林也好，走過北極的荒地也好，他們和白朗吟 (Browning) 一樣地相信着：

『我看見我的路程，正如飛鳥看見牠的無規道的路程一樣，

我會到目的地！我不必問什麼時候，也不必問什麼地點，只要上帝不降冰雹，

也不下蔽目的火球和霰，或遷延的雪，

在一個準定的時候——在他的準定的時候——我會到目的地！

他領導我，也領導他的飛鳥，按着他準定的時候。』

(註一) C. Raymond Beazley: John And Sebastian Cabot, P. 189

(註二) F. W. Boreham: A Handful of Stars, PP. 12, 13

(註三) Drake And the Tudor Nancy, Vol. II, P. 105

(註四) E. F. Benson: Sir Francis Drake, PP. 227-228

(註五) Milton Waldman: Sir Walter Raleigh, PP. 90 and 187

第二章 藝術家的宗教信仰

一 米克恩其羅 (Michelangelo)

有人說米克恩其羅是位故意自尋煩惱的人，也許這是對的。他常常不快樂。希伯來的先知耶利米 (Jeremiah) 在兩千年以前，發表了他對於世界的不滿意的話以後，米克安其羅爲他畫了一幅壁畫。一五〇八年，他動手工作，當時他三十四歲，在四年之後告成。在耶利米的憂鬱的、莊嚴的形象裏，這位偉大的藝術家象徵了他自己。可是抑鬱常常表示一個人的真誠，米克恩其羅對於宗教信仰的真誠是沒有問題的。他的失望的情緒，有的時候差不多是無法安慰的。

一五三三年，正當拉斐爾 (Raphael) 去世了十三年之後，米克恩其羅在錫斯丁禮拜堂 (Sistine Chapel) 的講台的牆上，動手畫他的最有名的壁畫。『最後的審判』 (The Last Judgement) 這是一件偉大的工程，爲了它，這位畫家用了他的一生中最好的八年工夫。這幅壁畫長四十七尺，寬四十三尺，在一五四一年全工告成，要講起畫工來，它是這位藝術家的最好作品。

他是個非常虔誠的人，可是他的獨立的、驕傲的性格，使他幾次和教會的權威發生厲害的衝突。他一定要教皇以平等待他，以致引起他們的憤怒，有一位歷史家說，他所行的『比皇帝所能行的都過分。』他

看不起普通的享樂，雖然他可以享受繁華的生活，但是，只要一塊麵包皮，他就足夠了。他的家產多數是雕刻和圖畫，他將這些分送給他的朋友和親戚。

從好的書裏面，特別是莊嚴的聖經，他得着鼓勵。希伯來先知常常能引起他的最純潔和深刻的情感。他的生平的一件痛心的事——他有許多痛苦的遭遇——便是眼見他的朋友聖華納羅拉（Savonarola）被網在一個柱頭上縊死，並憤燒；他寫着說：『他的活的話將永遠印在我的心上。』

實際上，他所從事的一切的雕刻和圖畫，都是集中于宗教的題目。當教皇周立第二（Pope Julius II）請他去畫羅馬錫斯丁禮拜堂的天花板的時，他抗議說，他不是畫師而是雕刻師，可是他專心壹志地工作了四年，待棚架移去了以後，他的成績是無雙的。

在那一萬方尺的天花板上，除了許多其他的人物以外，有三百三十三個大的主要的人物。爲了準備這項工作，他用了幾個月的功夫，仔細的研究聖經和但丁（Dante）的詩，當他讀聖華納羅拉的講道的時候，他的心差不多碎了。米克恩其羅用了他的畫刷和鑿子傳道，他的熱誠是和佈道者一樣濃厚的。一五六四年二月十八日，他在羅馬去世，在他死的時候，他口述他的簡短的遺囑：『我將我的靈魂交託給上帝，我的身體交託給世界，我的財產交託給我的最親近的親戚。』

二 理我納多大文錫（Leonardo da Vinci）

當理我納多（大文錫在米蘭（Milan）或佛勞倫斯（Florence）的街上走着的時候，人們羨慕的低聲說：『他去畫「最後的晚餐」（The Last Supper）去。』雖然這張偉大的畫的原始的光彩已經消失了，它仍不失為世界上最有名的畫。一四九六年，理我納多在安密議克寺院（Dominican Convent）的膳庭裏，動手畫他這個最偉大的作品『最後的晚餐』。兩年以後，全工告成。這張畫是用油畫在牆上的，有許多人推論這是它所以早毀的原因。所幸的是它已有許多的仿本，馬可奧其安尼（Marco Oggioni）所模仿的一張——現存倫敦——是很有技能的。有一位批評家說：『理我納多的「最後的晚餐」現在雖不過是一件廢物，可是在過去，它是一張最有名的作品，也無疑的是最早的作品。』

論到理我納多，一位批評家寫着說：『在他的當代和其他的時代的人，都着了他的魔力。他這希奇的魔力和影響，如果不是發源于他內部所燃燒着的純潔的屬靈的火，——它驅使他，使他終生在各處追求真和美，它也可以說是與基督自己的精神相仿的——發源什于麼呢？……在他一切的易于變動的情緒的內部，有一種服事基督——他稱基督為主動者——的不變的力量和深刻的快樂。』

他的才幹是多方面的。『他長于許多種的體育，他是一位有成就的音樂家，此外他還有得人心的口才。他有非常高的志向，他是個驕傲，無恆心，愛幻想，和好動的人；無疑的，我們可以說，因為他的志願是偉大的，他的理想的完美是不可達到的，他對於新成就的渴望是不能滿足的，所以他只留下了三四件最美和最完善的作品。他不但對於各種藝術加以注意，對於當時的各種科學，他也是注意的。他熟諳化學，幾何，解

剖、植物、機械、光學等科。他所研究的各種學科，在主要的幾點上，他多少都會預料到以後的哲學家 and 科學家的發明。他的繪圖論 (Treatise On Painting) 曾譯成許多種的文字，它是一切論到藝術的文章的基礎。』(註一)

他的性格是十分虔誠和美好的。他不吃禽獸的肉，他愛牠們。他在市上買了籠鳥回來釋放。他的生活是樸素的，但他不承認他是貧窮的，他說：『我並不窮，只有那欲望多的人，才是窮的。』他常常和當日的貴族來往，但是他沒有腐化。他的日記裏所寫的這句話，在他的情形之下，實在是真確的：『求知的熱情驅除了一切的慾念。』

理我納多和米克恩其羅一樣，是藝術中的佈道者。他抱着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息的精神努力工作，以實現聖經中的聖引了他的整個的人格的故事。當他畫『最後的晚餐』的時候，他空着基督的頭沒有畫，因為他不敢畫他的天神的莊嚴，這就是主與人所不同的。他要畫基督的時候，他的興奮的情感是非常緊張的。他的最著名的畫有『施洗的約翰』 (St. John the Baptist) 『馬利亞坐在聖安的膝上』 (The Madonna Seated on the Lap of St. Anne) 『天使報告馬利亞』 (The Annunciation) 『磐石中的童貞女』 (The Virgin of the Rocks) 以及『最後的晚餐』 (The Last Supper)。

一五五〇年，那時大文錫去世已三十一年，喬其我華沙利 (Giorgio Vasari) 寫最著名畫家的傳記 (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Painters) 一書，在那本書裏，他這樣的描寫那位藝術家的死：『最後，他

老了，病了好幾個月，他知道自己將要死的時候，他勉力的使自己認識天主教的禮式，以及基督教的善良聖潔的道路；然後他帶着眼淚懺悔了，雖然他不能夠站起來，但是靠在他的朋友和僕人的手臂上，他起床虔誠地領了聖餐，常常去探訪他的皇帝，也來到他的房裏，他要起來表示他的恭敬，他坐在床上，形容他的病狀和種種與它有關係的情形。此外，他也感覺悲痛，因為他得罪了上帝和人；他沒有照他所應有的努力從事于藝術。那時，他的病又劇烈地發作了，這是死的預兆，當皇帝起來，托住他的頭，給他助力，以致他的痛苦能夠減輕的時候，理我納多知道他不能夠得着更大的光榮，他的至聖的靈魂便離開了，當時他六十七歲。』

三 任白蘭特 (Rembrandt)

任白蘭特也是一位在他一切的作品中，顯示他對於宗教的虔誠的畫家。任白蘭特一生以畫聖經故事得着最大的快樂。這些畫之中，有的是世界最著名的，它們存列在許多大國的博物院裏。最有名的幾張是：『聖保羅在獄中』 (Saint Paul in Prison)、『以馬忤斯的晚餐』 (The Supper At Emmaus)、『參遜爲非利士人的俘虜』 (Samson's Capture by the Philistines)、『聖彼得在大祭司僕人之中』 (St. Peter Among the Servants of the High Priests)、『基督在聖殿中與教師論道』 (Christ Disputing with the Doctors in the Temple)、『善良的撒馬利亞人』 (The Good Samaritan)。

ritan) 『逃亡至埃及』(The Flight into Egypt)

他和許多的天才一樣，不知道處理金錢。雖然他是一個嗜好簡單，習慣樸素的人，可是他的用費是大的。如果他要一樣東西，只要它是與他的工作有關係的，他是十分捨得用錢的。他的畫能够賣得大的價錢，因此在一個時期中，他得着了大的進款。因為他的錢來得容易，他的慷慨乃變成了耗費，結果他就常常在經濟困難的情形之下。有一次，他因負債而入了監獄。

他的第一個妻子和小孩的去世，以及他自己心靈上所受的痛苦，使他煩悶。有一位爲他作傳記的人寫着說：『這位畫師的內向的傾向更深了。在他的痛苦和失望之中，他接受了孤寂的生活，讓別人誤會他，他自己變得更有力量，對於敵人和那些不與他表同情的人的壞意，他都不在意了。他從聖經中尋求安慰，在他終身一切的大事上，他都是這樣的。』『參遜的喜筵』(The Marriage Feast of Samson) 和『培沙撒爾的筵席』(Belshazzar's Feast) 都是紀念他自己的婚禮。他畫的聖善的家庭，如『木匠的家庭』(The Carpenter's Household) 『以利沙白和馬利亞的相會』(The Meeting of Elizabeth And Mary) 『瑪挪亞的祈禱』(Manoah's Prayer) 等，是表示他自己要求兒女的希望。

『他曾爲衆人所愛戴，他也曾嘗試成功的滋味，他知道它們的價值；他將他的世俗的慾望，和藝術的志願放在天平秤上權衡，他感覺他在世俗這方面的缺乏。當他的靈魂的最大的試探來的時候；當他像約伯(Job)一樣喪失了他的妻子，小孩，家庭，和世界上的財產的時候；當他對於理想的忠實受到了最後的

試驗的時候，他不再缺乏了。到他最後臨終的時候，他還是忠于他的理想，因為他的屬靈的要求，給了他最大的力量。』(註二)

在『基督在以馬忤斯』(Christ at Emmaus)的這張畫裏，他抓住了那緊張的情感，就是基督和還有兩個人在一塊兒「餐」，當他拿着餅，祝謝了，給他們吃的時候，他們的眼睛被他開放了。他們的眼睛裏所表示的驚奇和崇拜，是使人不能忘記的，對於每一個能够了解的人，它都在言語着。

任白蘭特的別的偉大的畫有：『報告牧人』(Annunciation to the Shepherds) 『牧人的崇拜』(The Adoration of the Shepherds) 『基督祝福兒童』(Jesus Blessing Little Children) 『從十架下來』(The Descent from the Cross) 這些和許多其他的畫，都表現他以他的整個的能力，來解釋他的人生和他的工作。已去世的道斯博士(Dr. R. P. Downes)多年為偉大思潮雜誌(Great Thoughts Magazine)的編輯，關於任白蘭特寫着說：『如果有人要認識荷蘭和德國的普通人在十六世紀的時候，對於基督的福音的實際的信仰如何，他不必研究「多特的宗教會議」(Synods of Dort)或路德會和卡爾文教會牧師的著作，而必要研究任白蘭特的畫。這位偉大的畫家使我們知道他所愛的和他所代表的普通人，都喜歡聽基督的福音。他們知道並確實相信基督是窮人的救主和朋友，他們尊重他所說的話，他們也帶着虔敬和情感來聽他的故事。任白蘭特的天才的最長處，便是在表示基督的一生與普通人的關係上面。』

四 葛斯德夫多拉 (Gustave Doré)

世人紀念法國書家葛斯德夫多拉，主要的是因為他的關於聖經的繪畫。可是在他四十歲的時候（當時他已成名），他才畫『基督離開議事廳』（Christ Leaving the Praetorium），這是他的第一張聖經圖畫。

這個題目是他在法國巴黎的時候，一位英國的牧師，同時也是一位畫家，哈福氏 (Canon F. K. Harford) 向他建議的。他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可是當哈福鼓勵他從事于聖經題旨的繪畫的時候，他却猶疑了。他說：『雖然我是一個天主教徒，我却不是一個信正統教的基督徒。』後來他打開新約聖經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他慢慢地讀着保羅論到愛的偉大的詩。他說：『這就是我的宗教，一個愛的宗教。』

哈福對他說，基督離開議事廳的一幕，正在他還沒有背起十字架的時候，是從來沒有人畫過的。不多時，多拉便答應了。在一八六七年，他動手工作，到一八七二年才完工。當他最初畫成的時候，哈福不贊成它的顏色，說它過于鮮明。多拉也承認這是對的。在一個鐘頭之中，他塗改了幾個月的辛苦的工作，但是這是值得的，因為當他最後畫成的時候，它的黯淡的天，使人即刻認識了它的嚴肅的實情，和動人的悲劇。

多拉以後便集中他的心力在宗教繪畫上面。對於許多人，他是繪畫牧師。他對於工作的用心是驚人的，有的時候，除了所注意的工作以外，他幾個月不想別的東西。這種的專心，對於他的性格有顯著的影響，

他是由虔誠而變爲一個有深刻的宗教情感的人。

有兩件事使他非常的難過：一八七〇年巴黎之陷和他的母親的死。在這第一件事發生以後，他的人完全改變了，他的生活中的一切快樂都消失了。他從工作和宗教中尋找安慰。

一八八一年三月十六日，就是他的母親在巴黎落葬的那一天，他寫了這樣的一封信給哈福：

『朋友——她沒有了。我成了一個孤單的人。我的那樣溫柔可敬的母親死了；在長久的殘酷的痛苦之後，她死了；今天早上，再等幾個鐘頭，我就要送她到她的安息地去。我的朋友，我沒有力量，對這沒有人可以逃過的嚴律，我不知道怎樣順服。一個黑暗的深淵，好像張開口在我的面前。朋友，你是一位牧師，我請求你爲她的可愛的聖潔的靈魂祈求安息，爲我的理智祈求力量；因爲灰心，失望，以及對於將來的恐懼克服了我。』

五 何孟鴻特 (Holman Hunt)

偉大的英國藝術家，何孟鴻特公開的承認他的藝術的宗旨，是要榮耀基督。他寫給一位知己朋友的信說：『我要利用我的能力，使耶穌基督的史蹟和教訓更具體化，這是我的堅強的志願。藝術雖會時常表彰這個思想，可是它以許多輕弱的事蹟包圍着這個思想，並以無力的表現方法顛倒它的高尚的情節。我們可以相信，衆人的父親要每一個時代將它的知識和智慧貢獻出來，以達到這個最後的目的。我要盡我

的本分工作，在我向着這個目的進行的時候，我當然應該以全心從事藝術。』(註三)

鴻特的名畫『世界的光』(The Light of the World)現存倫敦聖保羅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大概是現代最著名的，一張畫，它有許多的仿本。何孟鴻特其他的畫有『無罪者的勝利』(The Triumph of the Innocents)、『在聖殿中尋得救主』(Finding of the Savior in the Temple)、『死的黑影』(The Shadow of Death)這是拿撒拉(Nazareth)的木匠店中的一幕，和『代罪之羊』(The Scapegoat)

關於怎樣畫他的名畫『死的黑影』何孟鴻特留下了一段有趣的記載。這張畫表示基督是個童子的時候，他站在他的父親的木匠店裏，他的手臂伸出來，好像疲乏的樣子。他背後的牆上現出他的影子，預示他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的同樣的姿勢。『這不是那木匠的兒子麼？』這句一部分人的抱怨的疑問，抓住了他的注意，使他畫這張圖畫。

他想，當基督多年生活在模糊中的時候，馬利亞的思想是什麼。天使的光榮的許願，有沒有應驗。自然的，她重溫着基督降生的時候的一切奇妙的遭遇；她帶着得意慈愛的心來翻看東方博士幾年前帶來的貴重的禮物——黃金的冠冕，王杖，王袍——她看見這些奇妙的紀念物的時候，她的受試驗的信仰因而堅固了。後來來了那可怕的打擊；她初次覺悟了他的名份下的冠冕和國度是不同的；那未來的悲劇和痛苦，使她的心將要破裂。何孟鴻特用了他的奇特的天才，畫出了耶穌和馬利亞的一段非常動人的生活。

六 便耶敏韋斯特 (Benjamin West)

人家記得美國的畫家 耶敏韋斯特是『華福之死』(The Death of Wolfe) 和『彭與印第安人訂約』(Penn's Treaty with the Indians) 兩畫的作者，可是他的名聲會因他的名畫『基督醫治病』(Christ Healing the Sick) 而更持久下去。一七三八年，便耶敏韋斯特生于朋錫弗尼亞州當時它不過是美國的新開鑿的地土。他的一生好像是一個故事。他七歲的時候，曾為他照顧的一個妹妹畫了一張肖像。從那個時候起，——四十七年以後他繼約書亞任羅吹 (Sir Joshua Reynolds) 為『皇家藝術研究會』(Royal Academy of Arts) 的會長，在職至去世時止——一直到一八二〇年，他去世的時候止，他算是美國最著名的畫家，也是世界最先的畫家中的一位。

韋斯特是貴格會的教友，他是一個有深刻的宗教情感的人。他的繪畫事業，使他的教會裏的一部分最嚴格的教友懷疑。在他們看起來，教友從事于藝術，是虛榮的事。他們很嚴重的召集了一個會，討論這問題。沒有人可以否認他的特出的天才，內中有一位教友站起來發言說：便耶敏的藝術才能是上帝所賦與的，其他的人也同意。會友乃將手放在他的頭上，祈求上帝祝福他，好像是一種授聖職典禮。韋斯特從來沒有忘記那嚴重的一刻，他虔誠地應驗了他們的願望。

他的偉大的畫『基督醫治病』(Christ Healing the Sick) 挂在倫敦皇家藝術研究館，在它

的旁邊有一張小的畫，那就是韋斯特用他的第一盒顏料，在他的父親的閣樓上畫的。他葬在聖保羅教堂。兼有非常的藝術天才和溫靜虔誠的信仰的畫家是很多的。在基督教與文化（Christianity and Culture）的一書中，約翰波蘭（John G. Bowran）寫着說：『世界上有許多最有名的畫家都將他們的一生專門從事于宗教繪畫，特別是畫那位聖人，上帝的兒子，人類的救主。基督吸引了世界上最偉大的畫家。他們認真的研究福音，基督的人格抓住了他們。他們的腦海中充滿着基督的光榮的形狀。他們也盡他們一生的力量，把它表現出來。他們的眼睛所看見的，他們的心所感覺的，基督的真理，他們都從他們的畫布上傳達給別人。』

『每一個藝術家都是佈道者和牧師，他們的觀念也許是不同的，可是他們傳揚他的名，並讚美他的願望，却是一樣的。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對於救主有一種活着的，個人的情感，他們的藝術便是證實他們的忠心和虔誠的工具。在他們的生活中，基督教給他們不息的鼓勵。這些偉大的用畫筆和畫刷佈道的牧師，他們的追隨基督永不疲乏，並向他致敬禮。他們達到了他們的文化的至善處，因為他們是基督的門徒，他們集中他們的天才來榮耀他，這是單純的事實。』

『要將他們的名字都舉出來，是不可能的，可是後面的這些名字，在藝術界中是最受尊敬的，他們因為專心于研究基督，他的使命和工作而成名：我納多大文錫（Leonardo da Vinci）阿培杜勒（Albert Durer）拉斐爾（Raphael）哥理其我（Correggio）維羅尼斯（Veronese）露本斯（Rubens）

望狄克 (Van Dyck) 任白蘭 (Rembrandt) 穆理羅 (Murillo) 葛斯德夫多拉 (Gustave Dore) 等。比較近代則有這些人：孟克錫 (Munkacsy) 何孟鴻特 (Holman Hunt) 白恩瓊斯 (Burne Jones) 但丁加伯理羅巴特 (Dante Gabriel Rossetti) 約翰愛福勒特米勒斯 (John Alfred Millais) 瓦特 (G. F. Watts) 拿爾培頓 (Sir Noel Paton) 馬多格斯白朗 (Madox Brown) 以及許多其他的藝術家，都是藝術的佈道家。』

(註一) Masters of Achievement, pp. 126, 127.

(註二) Elizabeth A. Sharp: Rembrandt, pp. 127 and 170.

(註三) H. W. Shrewsbury: Brothers In Art, p. 42.

第三章 著作家的宗教信仰

一 瓦特爾施高特 (Sir Walter Scott)

瓦特爾施高特是英文文學界中的一個終生保持他的宗教信仰的偉人。『他在亞細斯肖爾 (Athenaeum) 寫的自傳的筆記中，對於他的童年的時代的禮拜天，留下了一個不大好的紀載：「長老會的安息日規則，是非常的嚴厲，在我想起來，是嚴厲的沒有道理。雖然本仁 (Bunyan) 的天路歷程 (Pilgrim) 其施納 (Gesner) 的亞伯耳的死 (Death of Abel) 和羅易 (Rowe) 的信，以及其他的一二本書可以給我解除那些連續着的令人厭倦的講道，——爲了這個原故，我依然喜歡它們——可是一天之中，乏味的事太多，結果禮拜日對於我們乃一點沒有好處。」可是他的母親的性格却不是很嚴，因爲「她不但有一個快樂的性情，她也喜歡研究詩詞和富有想像的作品。她是非常的虔誠，可是她的宗教形式，正如她是女性一樣，却不像父親的那樣嚴格。」』施高特將黑夜來到 (The Night Cometh) 的一段章句刻在他的日規上，好像撒母耳強生博士 (Dr. Samuel Johnson) 將它刻在他的錶上一樣。他要提醒自己，正午是不斷地走向黃昏，他也必須要嚴肅的對付人生。

『施高特從他的家庭宗教中所得的益處是實際而恆久的。沒有人能像他那樣熟悉聖經，它對於他

的思想和作品也有深刻的影響。當他的家住在喬其方 (George Square) 的時候，他開始喜愛聖經。他對于它的廣而精細的認識，也多數是在他的兒童時代得來的。在他的日記和親信的書札中，他常常引用聖經章句，他的小說也證明他徹底的受了它的精神的培養。它是他的終生的伴侶。」（註一）正如他的小說中所表現的，對於煩惱的心靈，他有溫柔的顧念，可是對於傲慢的人，他沒有忍耐。他寫着說：

「讀了而生疑惑或輕視的，
還不如不出世的好。」

他的小說充滿了引證宗教的話，它們也都含有深的敬意。凡讀過施高特的傳記的人，都知道不幸的事一件件的臨到他，這些打擊使他好像成了麻木猶疑的人。他的妻子死了以後，他差不多失望了。他說：「上帝知道我是在黑暗的海裏。」可是他寫着說：「我不要被任何叛逆我的反抗的情緒所勝過。我要完成我的工作，然後——再會。」施高特以偉大的毅力應付屢次的打擊：貧窮，孤立，誹謗，可是他總沒有動搖，即使動搖，也是片刻的。馬可茹特福德 (Mark Rutherford) 說：「假如其他的一個世界要根據我們在這個世界裏所造成的幸福來給人獎賞，那至高的神一定要將他儲藏中的最好的東西留給他的僕人施高特。我們可以說有的人曾經使世人智慧，或者使人豐富，但是他却曾使世人更快樂，也更智慧，從快樂中生出來的更豐富的智慧。」

他臨終的時候，對他的女婿洛克哈特 (Lookhart) 講：「我只有一會兒的功夫同你講話。你要做一

個好人，要有道德，要虔誠，要做個好人，當你躺在此地的時候，沒有什麼再能給你其他的安慰。」

洛克哈特——後來爲施高特寫傳記——這樣的描寫那偉大的小說家的生命的最後的一幕：「瓦特先生要人推着他的椅子在屋子裏走。我們從容地推着他在大廳裏和圖書室裏走了一個多鐘頭。『我曾經看見過很多，』他說，『可是沒有什麼比得上我自己的屋子，再推我走一遍。』第二天早上，他要人推他到圖書室去靠着當中的窗戶坐着，讓他可以望見推德河（Tweed）。在那裏，他表示要我讀書給他聽。我問他要那一本書。他說：『你用得着問麼？只有一本書。』我便選了約翰福音第十四章。』當洛克哈特念完了的時候，他懇切的說：『這是一個大的安慰。』」

二 查理狄根斯 (Charles Dickens)

狄根斯在英文小說家中佔了一個很高的地位。也許沒有什麼作家會像他那樣有技巧的將喜劇和悲劇，談諧和哀痛混合在一塊，並且，他的人物都是世人所熟悉的。他嚴厲的批評虛偽，對於欺詐的行爲，他是輕視的。因此，一般人誤會了他對於真正宗教的態度。小心的讀者，都可以看出他是接受基督教基本的教義的。他寫着說：『如果不是爲了上帝的恩惠，無論人們怎樣照顧我，我知道我可以很容易的變成一個小流。』小流跟他筆下寫的小說沒有一本的性質和觀點不是有基督教色彩的。在他去世的一年以前，他寫給他的兒子的信說：『你要人怎樣待你，你就要怎樣待人，假如他們有時失敗，你也不要灰心。寧可讓

他們違背我們的救主定下的最大的法令，你却不要違背它。在你的書裏面，我放了一本新約聖經，因為它將永遠是世界上最和未來的最好的書，它給你最好的教訓，靠着這些教訓，凡願對於本分真實而忠心的人，都可以得着領導。』

『沒有什麼能再比他利用張舍理（Chancery）的將死的囚犯的口吻所說的話更痛苦，更悲哀。他喘着說：「我希望那慈愛的審判者記得我在世上所受的重的刑罰。二十年在這個可怕的墳墓裏，當我的孩子死的時候，我的心碎了，他在他的棺材裏，我並不能吻他一下。自從那時候起，我在這騷動之中真是寂寞的可怕。上帝呀，饒恕我。他看見了我的淒涼的，遲延的死。』』

一九〇九年，狄根斯百週紀念的時候，在信仰與生活（*Faith and Life*）——一個法文的耶穌教的雜誌——的裏面，一個著名的天主教徒寫了一篇文章，他說：「狄根斯確實是個基督教徒，可是他屬那一個宗派呢？我們好奇的問。他是屬天主教還是福音教？禮教派還是奮興派？關於這一個問題，爲他作傳記的人沒有給固定的答案。在我這方面，我認爲任何答案都足以使我們對於狄根斯的宗教信仰發生誤會。事實是，他的基督教是包括一切宗派的，這就是說，他接受它們共同的教義，也不明白地拒絕任何宗派。它完全是建築在一本書上，那便是新約聖經，說的準確些，它是建築在那本書上的一部分上面。但是那一部分裏面，却包含重要的和普遍的原則，那就是登山寶訓和喻言。人家常說登山寶訓的精神，使狄根斯的作品充滿了生氣，從奧利浮曲斯特（*Oliver Twist*）到偉大的期待（*Great Expectations*）的讀者，人人都可

以看見這是事實。』(註二)

在小道立 (Little Dorrit) 的一段淒慘的文字裏，當克利南太太 (Mrs. Clennam) 的黯淡的心靈在和疑惑與恐懼掙扎着的時候，狄根斯用小道立的口說出這些美麗的話：『只要讓那醫人疾病的，使死人復活的，那痛苦的人和被人遺棄者的朋友，爲我們的弱點而流憐憫之淚的忍耐的主領導我們。如果我們放下一切，單只作事紀念他，我們是不會錯的。我確實知道在他的生活裏沒有復仇，也沒有令人受苦的事。我確實知道我們不用追隨別的脚步，跟從他是不會錯的。』

三 威廉美克皮斯撒克萊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撒克萊是狄根斯同時代的小說家。他對於英文文學，貢獻了六本最大的小說。它們就是：繁華世界 (Vanity Fair) 便登尼斯 (Pendennis) 紐康氏 (The Newcomes) 維爾其尼亞人 (The Virginians) 亨利愛斯孟德 (Henry Esmond) 登尼杜華 (Denis Duval) 至少在幾點上，他的著作是未曾有人勝過的。

當撒克萊的年輕的妻子得了永久不能復原的神經崩潰症的時候，他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這經驗使他變得更溫柔，更靈敏。——假如這是可能的。他是個在多方面有才幹的人，因此他在早年的時候，並沒有從事著作。有許多的路徑是爲他開放着。當他在卅六歲寫繁華世界 (Vanity Fair) 的時候，還祇有少

數人知道他。

很少的小說家曾經像撒克萊那樣常常引用聖經並且用的那樣得法。聖經裏的偉大的，生動的故事，對於他發生了深刻的影響，這是他自己喜歡承認的。論到撒克萊的一本最後的，沒有寫完的小說，他的一個傳記者說：『整本的登尼杜華（Denis Duval）充滿了這樣的情調：它的純潔高尚的思想，恬靜的信仰；它相信善是永遠不會消滅的，生命是公義而美麗的；在這各方面，那偉大的未完的作品高立在那個時代的小說之上，像一個偉大的山脈的中心高峯，令人愉快的是撒克萊的最大的對手狄根斯也欣賞他這本驚人的未完的作品，他說：「它有誠懇的情感，有遠大的宗旨。論到其中的人物，遭遇，以及一種可愛的色彩的調和，我相信登尼杜華是他的著作中的最好的。」（註三）

他有一次說：『我願意想我的作品是一個敬畏上帝的人寫的。它們裏面的道德——除了仁愛和善良以外，道德只是虛榮——不過是反應我們主的教訓。在他的生命將終的時候，他的信仰變的更清楚，更堅固。有一個知己的朋友將要離開英國，他不期望再能見着他。他說：『我不會再看見你，可是你在這本書裏面可以看見一樣東西。我確實知道它能使你快樂，並且給你安慰。』幾年以後，這個朋友對於這件事寫着說：『他所指的是一個祈禱；願他永不要寫一切不合乎上帝的愛或人類的愛的文字；也不要宣傳自己的偏見，或受人家的偏見的影響；他用他的筆宣講真道，永不受貪心的驅使。我特別記得的是那祈禱的結束的句子：「爲了主耶穌基督的原故。」』

四 羅貝特路易司蒂芬遜 (Robert Louis Stevenson)

要說司蒂芬遜像這本書裏面有的人一樣，是個正統的基督教徒，是沒有很多根據的。當他是個孩子的時候，他的身體不好——他四十四歲時去世——因為這樣的健康情形，他的一生是在黑影之下活着。他熱誠地追求快樂，他寫的書也都是對樂觀的生活的要求。他說：『我愈活着，我愈感覺文學即使不能夠美麗、虔誠和勇敢，也應該有樂觀和勇敢的精神。』這部書大部分的說起來，是一本樂觀的書。

在許多的宗教問題上，他是個虔誠的自安于不知的人。可是當他在南洋休養的時候，宗教佔據了他的心。有時他教主日學，他也與傳教士表同情，同時在他那非常的家庭裏，也舉行家庭祈禱。他為應華力馬 (Vailima) 之用而寫的祈禱，乃那邊舉行的混合禮拜當中的一部分節目，其餘的是他的繼子撒麻亞 (Samoa) 方言讀經；他們也用撒麻亞文唱詩，有的禱文是現成的，也有的是臨時做的。他們教導樂觀和互助的精神：『上帝，爲了我們的已被饒恕，或不能實現的罪惡，爲了我們的未被公布的羞恥，我們感謝你，』又說：『以致我們能忠于我們所能達到的至善，縱然它是微小的。』他也祈求贖量：『你們有罪的無辜者，』他這樣的稱呼他自己和他家裏的人，這又是一種似非實是的說法，它並不是不自然的，也不是令人難以明白的。他們的禮拜是用撒麻亞文的主禱文作結束的，巴爾撒克 (Balthaz) 叫它做『基督徒的高尚的禱告』……司蒂芬遜一定曾說，他相信上帝，但是他會拒絕一切的定義或說明；他會說：『我不能解釋，』

「這便是自安于不知的人對於一切問題的回答。他的道德比他青年時學得的它不含有慣例的或僅具外表的成分，內中特別注重的，便是那些教人勇敢、樂觀、和仁愛的格言。他既沒有保存他當初學得的神學的教義，要他說出他的信仰的理由是不容易的。他假定行爲的格言是自身明瞭的真理，或者說在反省的時候，它們應列入證明自己的地位。在這裏，我要停止討論這個有趣味而難以明白的題目。」（註四）

在我們的意想中，病人常帶着一種悲傷和懷疑的不健全的態度。可是在他（司蒂芬遜）的書裏面沒有一悲傷，即使有懷疑的地方，也是含着敬仰和熱望的。他愈活着，愈相信他所謂的「上帝對於萬物的計劃的仁慈和隱藏的上帝的善良。」他的父母信教非常虔誠，司蒂芬遜雖與他們有許多不相同的地方，可是顯然，他是很高興能夠寫這段話給他的父親：「在聖經裏有一節好的金句，我忘了在那裏，它說萬物都是爲那些愛主的人的利益而共同工作……你也許會以爲奇怪，每件事都會經使我更近于你的理想……這真是一個奇妙的世界，可是其中有一位顯明的上帝，他爲那些願意尋求他的人存在着。」

五 李阿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四十多年以前文學批評家施太德 (W. J. Stead) 論到托爾斯泰寫過這樣的一段話：「他是今日活着的最有名的文學家。沒有一個俄國人像他一樣著名；在俄國境外，也沒有一個人像他這樣有名望。各地的人都看他的小說，它們也曾譯成各種的文字；凡是有思想的人，對於他的理想都很注意。他曾經當

過兵丁，做過世界的大人物，也是學者，隱士，幻想家，和改革的人。他是一個偉大的天才，圓滿的藝術家，也是一個宗教的信徒。』

托爾斯泰的一生是個誠懇的尋求上帝的人。當他是個孩子的時候，他有一點信仰，就是他後來失去的。他十八歲時離開加山大學（University of Kazan），那時他放棄了他已往的一切的信仰。『他到了成人的時候，以為那傳統的宗教是永遠在他的心裏消滅了；他也假定他的環境裏的多數的人，實際上是和他處在同樣的地位。可是，在托爾斯泰與一般不小心的人之間有一個深淵。他能自覺他已棄絕那舊的信仰，在他的情形裏，那舊的信仰和生活所留下的內心的空虛，起初造成了他的精神上的痛苦，終於變為他的希望的根源。沒有教義的束縛，他進入了他的壯年時代，可是同時他對於上帝多少有一種活潑的信仰。我們也可以說，他對於上帝有一種感覺。』（註五）這樣，他多年熱烈的尋求一個靈魂的歸宿，但是他常常失望，終於在他五十歲的時候，信仰臨到他，他的生活也改變了。』從那個時候到他臨終，他成了一個文字的佈道者。屠維利（A. C. Turville）說：『自從那大的改變臨到他以後，他的心不再知道休息。他嘗試各樣的事，但是什麼都不能長久。可是他總沒有離去他的偉大的信仰。因為福音裏基督的有力量的啓示，他現在突然明白了他已往所夢想的善良，純潔，和平，與愛。基督使他的願望具體化。』

可是，他對於宗教恢復了信仰，這並不是說他歸回到希臘正統教會，也不說他接受多數基督敎徒所相信的。『托爾斯泰最後脫離了教會，並不是因為他在理智方面反對它的教義，他乃是站在道德的立場

上，反對它的實行。他驚詫教會是那樣的排外：它申斥天主教、耶穌教和俄國異教的信徒生活在靈性的黑暗中。這實在是違背基督的友愛的教訓。教會以保存希臘正統教純正的信仰為名，實際只求在人面前，用最好的方法，履行對人的責任（如舉行聖餐）。教會對於戰爭（特別是對於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的土俄戰爭），以及對於死刑的態度更壞，——尤其是對於戰後一班煽動革命的人所受的死刑。（註六）

在一八八三年，他用半自傳的格式寫了他的信條的撮要，名之為我的宗教（My Religion）。我們要記得的是，他在那本書裏面所取的态度，有的他後來改變了，也有的他完全放棄了。他對於基督教的基本真理的信念，隨着年代而變為更深刻，可是他常常不能穩固，當他相信的時候，他的信心是很猛烈的。他相信一切真正的靈性經驗和上帝的愛有內在的一致性。基督所教訓的上帝的愛，漸深的佔據他的心。在一九〇一年，他乃被俄國教會驅逐。我們所奇怪的是，教會為什麼早沒有驅逐他，因為他對於教會的不斷的攻擊早已演得更厲害。

我們要確定他對於基督的態度是不容易的，可是正如拿伊斯（G. R. Noyes）所說的，雖然「他總沒有直接的說，基督是受神感動的或是無錯的人，可是他對於他的教訓，却假定它們完全是對的。基督的原來的教訓，一經他決定認為是滿意的時候，他便根據虔誠的信仰來接受它。」好像他對於新約聖經保存了一種選擇的權利：斷定他要相信那些是基督的教訓，並拒絕那些不能引起他興趣的東西。『他採取那些最簡單的，最易令人理解的章句為基礎，然後根據它們來解釋其餘的部分。凡他認為是不真確或

是非常不易明瞭的章節，他認為它們是不合於原文而加以拒絕，或者勇敢地加以修改，也有的時候——雖然不是常常——他用手稿來和它們比較，或利用辭書以鞏固他自己的理論。』

當他寫我的宗教的時候，他是明確的反對「個人永生論」(Doctrine of Personal Immortality)的，可是十五年以後（一八九八年）他寫給他的妻子的信裏却這樣說：『我回來經過屠格涅夫(Turgenev)的樹林……：我想起了死的問題，就是我平時常想着的。漸漸的我明白了：在死的那一邊也會像這裏一樣的美好，雖然它的好處不同，我也明白了爲什麼猶太人要將花園象徵天堂。最純潔的快樂，便是自然的快樂。我明白了：它會像這裏一樣的好——不更好，我更要嘗試喚起我對於來生的懷疑——正如我已往所有的——可是我再不能夠了，我所能喚起的只是我內心的信仰。』

托爾斯泰隨時隨地是個尋求上帝的人，他是一個屬靈的旅客。他的著作和生活，證明他的靈魂的飢餓。他對於人類最大的貢獻，不在於他的發明一種倫理制度，而在於他的狂熱誠懇的努力，將世人所拒絕的基督的倫理，應用到現代的生活。

六 維克多羅俄 (Victor Hugo)

一個現代的批評家，對於法國偉大的小說家維克多羅俄的使命，寫了這樣的一段話：『維克多羅俄的孤星淚 (Les Misérables) 是代表小說中第一次的努力，以表現罪惡可以蒙蔽聖容，良心可以擾亂靈

魂的知足，可是基督總不失望的使壞人變為好人，他是不斷的工作，以致被棄的人能和稅吏一樣有膽量，英勇，和道德敢於站在人的面前，那全是善惡的結合。』

聶俄是自古以來的一個最偉大的文學家。他是一個奇怪而偏僻的，好動的天才，有的時候粗鄙，常常放肆，但總是生動而不乏味。他的父親是法共和國軍隊裏的一個長官，也是拿破崙的熱誠的隨從者。他的母親是和王族表同情的。『他的早年，是流浪的生活，因為當時拿破崙止乘勝向歐洲前進，這孩子和他的父母，也追隨在那戰爭的黑暗的天使的後面。他從培散肯城 (Besancon) 到馬賽 (Marseilles) 從馬賽到愛爾巴島 (Elba) 從愛爾巴到巴黎，從巴黎到亞維利 (Avellans)。在那裏，他在羅蘇維斯火山 (Vesuvius) 的脚下玩耍，從那裏他到西班牙，最後又回到巴黎——他永遠是在遷動着。在他早年寫的一首感懷詩裏，他告訴我們說：他的搖籃常常放在一個鼓上，兵士的首鎧從河裏把水帶到他的唇邊，扯破了的戰旗的破布裹着他睡覺。我們不難了解這熱誠的孩子的想像是如何的。被他的這些早年的經歷所影響。』

聶俄不介意旁人的意見，也不拘泥於尋常的習俗。杜克拉格司夫人 (Madame Duclaux) 寫着說：『他是一個天才，不受成見的拘束，他已多時不受某一個信條或信念的管束，他用他自己的眼睛觀察人生，他走他自己的道路，也不愛做法別人的榜樣。』

聶俄與教會的爭執是激烈的——他是常常激烈的——也是最終的。一八八五年在他未死之前，當

他八十三歲的時候，在他的遺囑上寫着說：『我相信上帝。我拒絕一切教會對我的服役；我懇求每一個人爲我祈禱。』

聶俄中年的時候，不幸的事一件件的臨到他。同時爲了家庭中的痛苦的關係，他乃變成了麻木的人。他許多的詩詞——常常富有宗教色彩，也常是悲傷的，——顯露着他是怎樣的痛苦忍耐。『在這個詩人的降服裏，諷刺多過于信仰。他接受那「棒」，但他不能和但丁（Dante）一樣的說：「我們的平安存在你的旨意裏。」可是他的繼起的詩詞，表示失望的漸形消失，和一個碎了的心的降服。任鈕維而瓦（Renouvier）說的不錯，聶俄在青年的時候，在習慣方面是個基督徒；一八三〇年以後，他在言語方面是個基督徒，在思想方面却不是，在他寫思慮（Contemplations）的時期中，他乃自然的，不自覺的成了一個真實的基督徒，雖則他是個背本教的基督徒，——一個基督教的哲學家。他自己永遠沒有發現這一點，在他年終的時候，他對於那宗教——就是他認爲是他默想的結果之宗教——的本質，還沒有知道。』（註七）

聶俄從福音的記載裏，得着了偉大的鼓勵。『他的有道德的賊和天使般的妓女都不過是將福音裏十分熟悉的人物，搬到現代的藝術裏來。聶俄在內心裏是像任何教士一樣的相信人的心是複雜的，它不完全是好，也不完全是壞，並且沒有罪是不可以贖免的。』

『在保羅斯達下法（M. Paul Stapfer）寫的聶俄的私人的回憶錄裏，他記載了下面的一段言語，就是這詩人在一次飯後的談話裏說出來的。他說：「無神論是多麼的無價值，卑陋，和荒謬呀！上帝是存

在我確知道他的存在勝于我知道自己的存在。如果上帝給我充分的時間活着，我要寫一本書表示祈禱對於靈魂的必須，——必須的，也是有力量的。在我自己，我從來沒有隔過四個鐘頭不做禱告。每天早上和晚上，我照例祈禱。假如我在夜間醒了，我祈禱。我祈求什麼呢？力量。我知道什麼是對的，和什麼是錯的，可是我也了解我的缺陷，靠着我自己，我沒有力量抵禦罪惡。上帝圍繞着我們，也扶助我們。我們是在他裏面。從他那裏，我們得着生命，行動，和存在。一切都是他創造的。可是要說上帝已經創造了世界，是不對的。他在不斷的創造。他是宇宙的靈魂。』(註八)

在偉大的小說之中，孤星淚 (Les Misérables) 被人一致的尊為第一，他是一個深含有宗教性的故事。上帝的廣大的慈愛和靈魂的向上的能力向上握着上帝的右手，並繼續堅持的握着它，構成那有名的故事的背境。那本書以簡潔生動的格式，敘述一個人從罪惡裏恢復的能力。它表示在一個最壞的人的內心裏，也有一點東西存在，非不義所能把它毀滅，基督教所訴求的便是這神聖的本質。向華 (Jean Valjean) 臨終時對柯色蒂 (Cosette) 和馬理斯 (Marius) 所講的話，表示翼俄自己的信仰：『我的孩子，記得上帝是在上面。他看見一切。在他的偉大的星辰之中，他知道他所行的一切。要記得上帝是愛。』幾分鐘以後，在他的靈魂還沒有離開以前，他細聲的說：『我的孩子，我看不很清楚了。稍微想念我一下。我不知道自己怎麼樣了，但是我看見光明。』

七 傑姆斯巴理 (Sir James Barrie)

一個近代的爲傑姆斯巴理做傳記的人沒有猶疑的說：巴理『在我們的時代裏，是蘇格蘭 (Scott-land) 的天才的最優秀的結合物』。巴理像他的國人伯恩斯 (Burns) 和卡賴爾 (Cairns) 一樣，是生在一個農夫的茅屋裏。一八六六年，在吉利米爾村 (Kirriemuir) 裏，他第一次看見了陽光，這個村莊便是以後由他而得不朽之名的薩圓姆斯 (Thurms)。巴理在愛丁堡大學 (Edinburgh University) 得了文科碩士學位以後，便在拿丁漢報館得了一個位置，隨後他又去倫敦，在那裏他成了一個自由的記者。他的作品發表在倫敦主要的雜誌上。當那些作品再版成書的時候，這個作者已顯然的完全由于他自己的天才出名起來了。他的書，如倪可丁女士 (My Lady Nicotine) 一個獨身的男子 (When a Man's Single) 古敘事詩 (Auld Lichte Idyls) 薩圓姆斯的一個窗戶 (A Window in Thurms) 少牧師 (The Little Minister) 和彼得潘 (Peter Pan) 是全世界著名的，它們大概有幾百萬的讀者。

在他得了著作家的勝利以後，他又成了一個編劇家，並得着了更大的成功。假如我們想到當他初次寫劇本的時候，『于舞台的技術毫無認識，也沒有想到有這些技術存在，他的成功更是驚人的。人家常常說，他的劇本破壞了戲劇批評家所注重的每一條定律，可是觀劇的人時笑時哭。』藝術家揮了他的棒，他們都受了他的催眠。』

像他的時代裏的許多其他的作者一樣，巴理也是善于批評的，可是他能用那樣深沉的情感和智慧來寫批評，以致那些受他的攻擊的人也愛他。生命對於他是一個光榮的冒險。他留給人家的印象是，死將同樣的是個冒險。

他所寫的馬格納奧格維 (Margaret Ogilvey) 是一個兒子讚美母親的最美的文章，在它的這段動人的文字裏，我們可以看出許多自我啓示的地方：『當你注視我的母親的眼睛的時候，你知道，好像是上帝已經告訴了你，爲什麼他要遣她到世界上來——他遣她來爲要開發一切願有美麗的思想的人的心靈，這也就是文學的起源和目的。那一雙，等我到了六歲的時候，才能看見的眼睛，領導了我的終身，我祈求上帝讓它們做我世界上的僅有的評判，直到最終。它們最能鼓勵我的時候，便是當我幫忙將她放入土裏去的時候，那時，我沒有因母親的七十六年的光榮的生活已經過去而哭泣，但是在她的墳墓的旁邊，我還是因她快樂。』

一八九二年五月，有一件事體發生，這件事使他顯露出了他難得表現的情感和他的宗教觀念。他的最小的妹妹馬格納 (Margaret) 和一位青年牧師訂了婚約。在結婚的三星期以前，這位牧師從馬上跌下來死了。這個青年非但是和他的妹妹訂了婚，他也是巴理的一個最知己的朋友，這個作者便寫了一封信給包爾 (Bower) 教堂的會衆，包爾便是這位牧師擔任佈道的地方。他也請求他們將這封信在講台上讀出來。這便是從他的信中摘錄出來的一段：

「我的妹妹向你們——那參加她的三禮拜後即將結婚的未婚夫的葬禮的人——致意。她的身體軟弱，不能與你們同在，但是她的精神却在你們那裏，上帝在他的身邊，她並不害怕。她愛你們，因為你們藉着上帝，招他到包爾來，也供給他住宅，他本來要帶她去住的，因他愛你們，她也愛你們。賜他的兒子來拯救世人的上帝，已經告訴她，他要他的生命，並且他的死是爲要使包爾地方的人都來歸向上帝。所以上帝選擇了他自己的道路，取去了她的傑姆（Jim），她的親愛的青年牧師。她說，願上帝的旨意完成；她感謝上帝，因爲他突然的接去的，是一位已經準備好了見他的人。她對你們說，上帝不召那沒有準備好的人去，是他的偉大的仁慈，這是她的安慰，也應該是你們的安慰。溫特爾先生（Mr. Winter）在你們中間會服役六個月，她祈求他的服役，以及他在職期內的去世，曾經結下好的果子，並且要繼續的結好的果子。她要常常這樣的禱告，她也請你們爲她禱告。同時她也請你們不要過分的爲她難過，因爲她有上帝照顧她。」（註十）

八 納珊宜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常被人指爲美國文字界的最顯著的技藝家，納珊宜霍桑，到了四十五歲的時候才出名。他是紅色字（The Scarlet Letter）的作者。他的小說，限於一個狹窄的範圍之內，它取材于那嚴肅的清教徒的過去的生活，這些往事一方面誘惑他，同時也使他討厭。在紅色字的序言裏，他寫到他的第一個新大陸祖先威廉霍桑少校（Major William Hawthorne）（按Hawthorne字中的W是納珊宜後來加的）是一個嚴

厲的人，他後來做了官。關於他，納珊宜寫着說：『這第一位祖先的形狀——家庭傳說爲它着上了黯淡的莊嚴——在我方能記憶的時候起，就存在我的幼稚的想像之中。它現在還擾擾我，可是同時，它也引起我對於這個城市的過去，發生一種家鄉的感情，這是我對於它的現在所難有的。我似乎因了這位莊嚴，有鬚，素服，尖帽的祖先——他帶了他的聖經和刀很早來到此地，他的堂皇的體格在街上緩步的行着，他成了戰爭和太平時的偉大的人物——而更有權利住在此地，我的名字少有人聽見，我的臉也少有人認識。他是一個兵士，他也是立法家和審判官；他管理教會，他有一切清教徒所有的好的和壞的特性。根據貴格會教友的證明，他也是一個苛刻的人，他們的歷史中有他的名字，並且記載了他虐待他們教會中的一個婦女的事實，雖然他行了很多好的事，可是這件事遺傳下去，怕會比他任何好的行爲，有更長的歷史。』

霍桑對於倫理問題，有很深的興趣。罪這一個問題深深的引起他的注意。當然，他反叛清教徒過去的教訓，他也反叛他在童年時所得的傳統觀念。可是，霍桑有深刻的宗教信念。他不接受任何堅強的教規，他與教會的關係是很小的。可是，他相信神聖的天意，雖然他不像有的人一樣，自認爲倫理的教授，他所寫的每一本書，都表示他對於行爲道德，是非常注意的。一八六四年五月十二日的早上，他在浦利茅（Plymouth）的一個朋友，富蘭克林皮爾斯（Franklin Pierce）的家裏去世了。他死了幾天之後，他的妻子寫了這段美麗的文字紀念她的丈夫：『霍桑先生所行的每一件高尚的，美麗的，慷慨的事，他都對自己隱藏起來，比他對人家隱藏的還要聰明。他從來沒有認爲他所行的最好的事，絲毫是出于他個人的能力；他看它不過

是按照上帝的命令所完成的一件小事——一件自然的事對他說稱讚的話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他使讚美現出鄙陋，失宜，使讚美人的現出是一個卑微的失錯者；在他的面前，事事有它的真正的地位。他的眼睛的火焰，燃燒着了他的口頭，虛偽和謊言；最痛苦的罪人——許多到他的面前來認罪——從他的目光裏面得着了無窮的哀憐和同情，以致他們不再怕上帝，他們開始回到他那裏來。在他的眼睛裏，正如了尼遜（Tennyson）所歌詠的：「在光裏，上帝和大自然迎合了。」因此，人家不能夠怪他對人隱藏自己，因為他對自己也隱藏自己。他自己的靈魂，是藏在天使之翼的後面——它是神聖的，像一切沒有被世俗污染的靈魂一樣。我，即是我，也不敢凝視他，除非他的眼皮是望下的。注視他似乎是侵入聖地。直到最終，他對於我還是神聖奧秘的；因為他對於他自己也是如此。感謝上帝，我還有一個永生的將來，使我可以更深的認識他，否則，我將死于失望。就是現在，我對於他的認識也日漸深刻，因為他在時時的開導我。」（註一一）

九 盧瓦拉斯 (General Lew Wallace)

盧瓦拉斯將軍的文學名聲，是從三本歷史小說來的。它們叫作公正的上帝（The Fair God）印度的太子（The Prince of India）以及便合（Ben Hur）便合是一本關於基督的故事。它曾譯成許多國的文字，也會供給舞台和銀幕上的扮演，現在仍然是如此。

一八二七年，盧瓦拉斯生于印第安那州（Indiana）的布拉克維城（Brookville）。他早年沒有受過

宗教的影響。他很年輕的時候，便放棄法律，而加入『墨西哥戰爭』(Mexican War) 後來，他又加入了『南北戰爭』(Civil War)。在孟羅克(Monocacy)一役中，他救華盛頓(Washington)脫離敵人的手。一八六五年，他回到法律界，一八七八至八一年，受任爲新墨西哥(New Mexico)的州長，一八八一至八五年，又任美駐土耳其(Turkey)的公使。

一八七六年，他開始寫便合(Ben Hur)爲要研究基督未生以前和既生之後的時期，他費了足足四年的功夫，徹底的考察各種合用的文學。對於基督的本人和他的使命，他本來是沒有固定的信念的，因此他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一點沒有存着好壞的成見。馬登(Dr. O. S. Marden)訪問他的時候，他說：『我的目的是尋求知識，我沒有信仰的扶助，也沒有信條的維持。結果，宗教和聖經的歷史的整個範圍在我的面前開展了；我的眼睛既沒有被過去的成見所蒙蔽，我乃可以不藉着眼鏡的幫助而察看它。我知道在探討這個真理的時候，我的態度是公平的。我權衡，我分，我計算，我也比較。從揣摩而至于認識——經過了意見和相信的步驟——的演進是漸次的，可是它是必然的；最後，我便穩固的，大膽的站在堅固的磐石的上。』

『七十萬本以上的便合是出版了，它也會譯成各種的文字，從法文以至于亞拉伯文。可是，不問它有沒有對於一個讀者發生影響，我確實知道，在想像和籌備期間——假如此外它沒有別的貢獻——它已使它的作者深信那位與上帝同行同語的謙卑的拿撒拉人是神聖的。』(註一二)

十 阿爾羅便納特 (Arnold Bennett)

英國有名的小說家，阿爾羅便納特的去世以及他的日記的出版，使這位敢言，無畏的作者，成了衆人批評的題目。他常常是直率的——差不多是凶惡的——反對有組織的宗教。他在青年時代所看見的宗教的黯淡的方面，它的固執和不容忍，使他討厭，他終身愛取笑宗教中的可諷刺的事，這些是他在童年時所知道的。

他死了不久以後，他的妻子出版了一本他的傳記。在裏面，她明白的敘述了他的宗教態度所給予她的印象：『宗教對於阿爾羅便納特沒有感動的能力。雖然他在青年的時候，曾受基督的美麗的宗教的浸潤，可是他的理智却不容他受它的感動。他的心——雖然他有仁慈的心腸——有系統的拒絕一切宗教衝動的形跡，可是在心裏，他是一個基督徒。只要我有機會，看出他是在和自己掙扎，爲要不現出他是個基督徒的時候，我即刻就對他說：「你不要騙你自己，在你的心裏，你比許多冒充爲基督的人，更是個基督徒。」』

『我常常想他的非宗教的態度，是一件保護他的衣服，它使他不致被人責爲情感作用——因爲宗教非但是教我們要存心仁愛，也教我們表現我們的情感，同時也教我們討論永生的平安，永生的快樂，並且爲了上帝的榮耀和世人的快樂，我們要理想一切都是無瑕疵的。』(註一三)

從阿爾羅便納特的寫作中，我們可知道他對於宗教的意見。幾年以前，倫敦日日郵報（London Daily Express）獲得許多名人的宗教意見；阿爾羅便納特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寫着說：『有上帝麼？你叫這個現象做第一原因（First Cause），至高的神（Supreme Being），造物者（Creator）都可以；上帝是一個好的名稱。我想不出其他的解釋以說明這個奇妙的，有科學順序的，有定律管理的宇宙，僅僅爲了這一個原因，我也相信有一個上帝存在。這個理論名爲「計畫的理論」（Argument From Design），對於我，它似乎是一個頗好的理論。但是，什麼是上帝的本質和他的最終的目的，我一點也不知道。我也不要我的頭腦，試試看決定他的目的是什麼，因爲我感覺要解決這樣高深的問題，我的頭腦是絕對不能勝任的。爲什麼我要爲了一個超乎我的心靈力量以上的問題，而攪擾我自己呢？我不要攪擾我自己。』

『可是，關於上帝的存在，還有一種理論，我覺得它比那比較物質化的「計畫的理論」更有力量——那就是說，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裏面，都有一種力量，即我們所謂的天良，它是一種趨向于公義，慈悲和仁愛的力量。沒有一個人是沒有天良的；也沒有一個人的行爲，是不受天良的影響的。天良的普遍性，以及它對於行爲的一致影響，比什麼都使我信服，一定有一位造物者將它放在我們的裏面，他創造了宇宙，並使它漸漸的演進，他必有一個清楚的目的（不管他的目的是什麼）。多年前，我從托爾斯泰（Tolstoy）所作的安娜開麗妮娜（*Anna Karenina*）裏面，得着了這個思想，到現在我還保存着它。』（註一四）

他也明白的敘述了他對於聖經的意見：『屬教義的基督教（*Dogmatic Christianity*）是根據聖

經來的，單只根據聖經來的。聖經是產生教義的很不可靠的地方，從研究中，除去了宗教的傳統的偏見之後，這便顯明了。聖經不是一本書。近來有人很合配的形容它是一部文選。整個的說起來，它是一部含有偉大的文學價值和不少的道德價值的作品的集成。內中最好的幾本書，也許是這類作品中的最傑出的。可是，關於這些書的神聖的來歷，至今還沒有證據（按我的意思）可以夠得上歷史家在非宗教的研究範圍以內所定的標準。

他雖然不接受正統教對於基督的看法，可是，對於這一位他所認為與眾不同的倫理家，却再三的表示羨慕：『在我看起來，基督比任何人更明白快樂的秘訣，快樂就是一切宗教信仰所公認的目標。基督教訓我們要有包含一切的同情，他教我們要謙卑，溫柔。他教我們不要審判人，以免我們受人的審判。他教我們寬恕。他教我們以善報惡。總而言之，他的宗教實在是仁愛的宗教。』（註十四）『基督的倫理教訓，對於我有最強攝引的能力，我願意斷定說在倫理範圍之內，基督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物。』

關於來生的問題，便納特先生寫着說：『權衡起可能性來，我趨向于接受來生的理論；假如果然有來生的話，我確知我的今生的行為，會具體的影響來生的性質。我不要再往下講，我不能再往下講，我也不願再往下講了。』（註一五）

（註一） John A. Paton: *Sir Walter Scott*, P. 151.

- (註一) Great Thoughts, Vol III, Series VII, P. 259.
- (註二) Nathaniel Wright Stephenson, The Spiritual Drama In the Life of Thackeray, P.190.
- (註三) Francis Watt; R. L. S., PP. 278 and 281.
- (註四) J. A. Hutton; Pilgrims In the Region of Faith, P. 118.
- (註五) G. R. Noyes; Tolstoy, P. 218.
- (註六) Madame Duclaux; Victor Hugo, P. 194.
- (註七) R. P. Downes; Hours with the Immortals, P. 299.
- (註八) J. M. Barrie, her son; Margaret Ogilvey, P. 5.
- (註九) J. A. Hammerton; Barrie, the Story of A Genius, P. 173.
- (註一〇) Julian Hawthorne; Nathaniel And His Wife, Vol. II, P. 352.
- (註一一) O. S. Marden; How They Succeeded, P. 251.
- (註一二) Marguerite, his wife; My Arnold Bennett, P. 8.
- (註一三) My Religion, pp. 9 and 10.
- (註一四) Ibid., P. 10.

第四章 商業家的宗教信仰

一 喬其威廉 (Sir George Williams)

喬其威廉是十九世紀的一個偉大的英國商人。世人將要永遠追念他是青年會的創辦人。當他還是個青年的時候，他移居倫敦，沒有勢力，也沒有資本，可是在一個比較短的時期之中，他靠着難得的商業能力，成了英國一個主要的商人。

十九世紀是英國少有一個繁榮時代，可是雖然如此，沒有謹慎的心和勤苦的习惯，財產也不會積聚起來的。他有一種勤于工作的特殊的能力，同時有對於宗教的深刻的虔誠。在他那個時代裏，許多的商業機關，對於雇工的宗教熱誠，抱着輕視的態度。喬其威廉再三的說——如果別的條件都是相等的——信仰上帝的人可做更好的商人。他有一個堅強的信念，那就是說，對於一個從事商業的基督徒，宗教是他的顯明的資產。

在雇工的眼睛裏，大商業的老板，很少是一個英雄，可是喬其威廉的明顯的誠懇和深刻的宗教信仰，使他成爲他的時代中的一個最得人歡喜的人，他在他的雇工之中最受人歡迎。有一次，他病的很厲害，一個天天和他在一塊的雇工寫了這段話：『這許多年來，我認識他很深。我非但是每天看見他，一天之中，我

差不多每點鐘都看見他，並且一個鐘頭之中要看見他幾次。我曾經看見他與各種不同的階級和各種不同的境遇的人來往，我真正的相信，我再不能看見像他這樣的人了。（註一）

喬其相信個人佈道。凡與他有密切的接觸的人，他都以最自然和坦白的態度，向他們講他的宗教信仰。他對於人們靈性的福利的關心，是美麗的，也是真誠的。他的宗教不是一種偶爾顯露出來的東西，它透入了他的整個的生活，它也是他的一切思想的背境。他時常經過大西洋，在他的旅程中，他必定要和船上的每一個人談話一次，從火夫以至於主要的職員，在可能的時候，他總是講宗教問題，他的態度是那樣的和愛，仁慈，所以沒有人會討厭他的接近。

他是在營業處開始每日宗教禮拜的最先的一個商人。雇工被請參加，結果他們組織了一個激進佈道會，並且有許多的青年，都因這些禮拜的領導，而努力從事于基督教工作。每天中飯以後，他和從事于基督教事工的人會談和祈禱，他的才幹究有多少廣大，我們是不會完全知道的。在他的房裏掛着一句箴言：『上帝為先』（God First）很少人能够像他一樣實行這個理想。他是一個商業之王；同時，在靈性事業的區域內，他也是個領袖。

喬其威廉，在他的宗教信仰上，一直是嚴格，莊重，積極的。他屬於舊的興奮派的思想，他嚴格的，誠懇的遵守它的信條。但是他的心是偉大的，他的仁愛是寬廣的，所以教規的烈味，也被他的仁愛與同情隱藏起來了。同情永不能產生青年會，卡爾文主義也永不能產生青年會。可是，這兩樣，和平與刀，愛罪人與恨罪孽

的心，在喬其威廉的堅固的，仁愛的心裏，混合起來了。他堅信着那些論及人類的罪惡以及上帝的憤怒的教訓，可是他是充滿了哀憐之心，就是在最惱怒的情形之下，他也不想到惡，他永遠在尋求罪惡的後面所隱藏着的善良的眞容。』(註11)

二 威廉赫斯克勒佛 (William Hesketh Lever)

著名英國商人威廉赫斯克勒佛的傳記，讀起來好像小說一樣。一八五一年，他生在波爾頓 (Bolton) 他的父親是那裏一個小規模的店主。有幾年的功夫，這個孩子幫助他的父親做些掃地板，擦窗戶，送包裹，包肥皂等的事。他廿幾歲的時候，起始從事于製造肥皂的商業，他的營業的擴張，是近五十年來，商業界的一個有趣的故事。在靠近利物浦的墨爾捨河 (Mersey) 邊上，他選購了五十畝的地皮，建築了一所大規模的工廠和一個村莊，這就是現在全世界都知道的日光港 (Port Sunlight)。自從一八九〇年，這個村莊開闢了以後，從世界各國，有千萬從事於社會工作和社會改造的人，曾經來探訪過日光港，勒佛的經營得着了全世界的讚美。

勒佛效法很多真正關心工人福利的商人的榜樣，制定了一種共享贏利的辦法，這種辦法使全體的工人，都能將他們的積蓄投資在工廠裏，也能分享它的成功。現在，有二萬以上的工人是工廠裏的股董，他們股票的價值達一千五百萬圓以上。

一九一一年，威廉被封為男爵，一九一七年，被封為勒佛友姆公（Lord Leve Hulme）。一九二一年，又被封為子爵。因為事務過於忙碌，勒佛友姆不容易成爲一個精深的學者，可是他的興趣是很廣的。在宗教問題方面，他自幼便是獨立教會的會友（Congregationalist）。他也有這個宗派的堅強、獨立的思想。在他的教會裏他是一個佔有重要地位的平信徒，但是對於宗教的許多問題，他不猶疑的公開講他的意見。譬如說，他參觀了埃及以後，他對於回教教義的許多倫理價值，得了很深的印象，同時他對於基督教傳教士的工作，下了一些的批評，以致激起了他們的憤怒。在他那個時候的日記裏，他寫着說：「現在更明顯了，將錢用在傳道的事業上，比浪費還要不值得。假如我們將這些錢用來將孩子們從英國的貧民窟裏帶出來，給他們適當的穿、吃和教育，等到他們十五歲的時候，再安置他們在高尙的職業裏或送他們到屬地去工作，結果可以好過一萬倍。」

勒佛友姆對於國外佈道，一向就沒有熱心的贊助過，可是在他老年的時候，他答應維持一個傳道會的事工計劃。但是它要有實際的工作如普通教育，手藝訓練，工業研究等等。

勒佛友姆是一個有自由思想趨勢的基督徒，凡他認爲是徹底實用的基督教工作，他是慷慨的捐助的。他知道宗教辯論是最傷人的，他很謹慎的避免它。他尊重一切真誠的信仰。他的看法就是朗弗樂（Longfellow）的路旁的客舍（Wayside Inn）的研究神學者的看法：

「……向萬方人傳揚

「金箴」的福音，

這是世人所得的新誠命，

想到行爲，而不要想到信條，

可以幫助我們應付我們絕對的需要！」

他很看重聖經，每天必讀一段。他愛它像一本文學作品，他寶貴它像一本實際給他教誨的書。據他的意見，聖經的所以成爲不可少的書，不是因爲它的神聖的性質，而是因爲人類的經驗已經證明了它是真實的。他相信「登山寶訓」不是一束抽象的理想，而是實際的經濟定律，它們的應用正如地星吸力的定律（Law of Gravitation）一樣普遍。有一次，他在演講裏說：『假如一個人沒有讀過箴言，我永遠不會相信他能够做一個真誠、謹慎、健全和鄭重的人。』（註三）他雖然不是個清淨教徒，可是，他反對飲酒和賭博，並且認爲他們是愚蠢和不可辯護的行爲。

三 提摩太以頓 (Timothy Eaton)

在一千九百五十幾年的時候，有一位愛爾蘭青年到了加拿大（Canada），雖然在那個時候，他是貧窮，差不多沒有一個朋友，可是，他命定了要做那個國家裏最偉大的商人。真的，這個年輕的愛爾蘭移民後來大大的成功了。爲他作傳記的人，喬其拉斯米（George G. Nasmith）說，他也許獲得了加拿大商業

歷史中的最大的成功。他先住在郊外遠的地方，後來他遷移到托浪托（Toronto）。那時它的人口還不到今日人口的百分之十。他有百折不回的耐性和不息的精力，並且願意試驗新的方法，這些使他成立了一個大的商業，到一九〇七年，他去世的時候，它成了國土內最大的商業。他的第一次的廣告，在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八日的報紙上登載，他啓事說：在他的營業中，貨物必須售現，並且各種貨物都有一定的價目。人們對於這個啓事，表示趣味，也表示不少的譏諷，貨物交易制度的存在，已有長久的歷史，沒有人想到用別種的方法，可以得着商業上的成功。許多人想在幾個月之中，他的生意就會失敗，也有的人想在幾個禮拜之中，它就會失敗。

假如我們想到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提摩太以頓對待工人的進步和關心，實在是驚人的。他創始禮拜六半天工作的制度，更短的工作時間，更好的工作環境。他一生對於工人表示關切和同情。他自己是在低微的環境裏，他是九個孩子中的一個，並且他生的時候，就沒有了父親。靠着他的誠實，努力和對人的體諒，他留下了感動千萬個加拿大的青年的好榜樣。他所成就的也許是一件最難的事，那就是，做一個國家的成功最大的商人，同時保存工人和商場中的逕敵對他的敬仰和羨慕。他是個有深刻的宗教信仰的人，要決定他的更大的興趣，是在於商業或是在於建立教會的生命，是不容易的。在各種造福人類的事業上，他都是最前進的。現在，在托浪托城，有一所美麗的禮拜堂紀念他。

在一九〇七年一月的最後一天，他去世了，知道他約有五十幾年的全城，爲他作了非常的讚美的文

章。下面的一段讚詞是從托浪托的「通信與帝國」裏摘錄出來的，它是當時報紙裏所發表的類似的文章之一：

「提摩太以頓是一個好人，上帝的好人。有一種的芬芳附着他的名字和生活，這種的芬芳是那僅僅有名望的人所不能獲得的。以頓先生，沒有問題的，是個好人。他的大企業的結果顯明了這點，但是在這位偉大的商業之王的整個的生活裏，有一點十分美的，廉潔的，也可以說，神聖的東西，他有一種可愛的緘默的行善態度，有一個希奇的穩固的性格，使他從無中產生出一個偉大的產業，所以你回到那一個「好」字上——他是一個好人，便總括了一切。」

「在這個世界上，他誠實的，正直的打了一場好仗；在那商人易于跌倒並死于恥辱的時代裏，無怪我們要得意的仰望提摩太以頓，並且熱烈的希望效法他，像他一樣清醒的，智慧的生活着；像他一樣誠懇的，真實的追求我們的事業；像他一樣抓住一種救人的宗教信仰，丟開不~~和~~「自由」的思想，以及種種的嗜好。」

「他的人生是美麗的；他的死也是美麗的。他們說，他好像已經知道在天的太平和安息。他將永遠的被人哀悼，人家不會忘記他，當「培曲克日」(Patrick's Day)來到的時候，無疑的，在這位莊嚴的，年老的原籍愛爾蘭的加拿大人的墳上，會插上許多的酢漿草。」

四 威廉哈特勒 (Sir William Hartley)

在喬其威廉和威廉哈特勒的事業裏，有一個顯著的相似的地方。他們都是生在低微的環境裏，也都是靠着非常的勤懇和高尙的企圖而達到商業界的重要的地位。他們都是有深刻的宗教信念的人，也都曾將宗教應用到商業管理上來，在這本書裏，我們所要注意的正是他們生活中的這方面。

威廉哈特勒是一個製造果醬的商人，到他三十歲的時候，已成了那個大商業的主人和管理者。他的營業擴張的很快，他在許多地方開設了支店，幾年以內，爲他工作的有幾千工人。

哈特勒對於他的營業的擴張是注意的。他不僅是監理公會的一個教友，他也是主日學的一個活動的工作人員。同時在傳道方面，他也是平信徒。關於他的宗教訓練和他自己的態度，他說：『在我的人生裏，我不記得有一個時期，我沒有存着服務主的真切的、純正的願望。我的父親和祖父都是當地的牧師，當我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常陪着父親參加他的鄉村約會，並且上他的講台。許多次我會經點出要唱的詩。當時，我真誠的願望做個當地的牧師。可是這個希望是失敗了。當我十二三歲的時候，我的家鄉康納 (Colne) 的禮拜堂決定了要有一隻小風琴，我的父母，猶其是母親，誠懇的希望我能够彈；他們在經濟困難的情形之下，讓我從一位音樂教員學習，同時買一隻小風琴，給我在家練習。現在，這隻小風琴還存在我的家裏，因爲我負了彈琴的責任，我的做牧師的理想，乃不得不完全放棄……有十六年的功夫——到我廿八歲的

時候——我是康納禮拜堂的風琴師。』(註四)

哈特勒知道不管他在教會裏，是怎樣的活動，他對於慈善事業，是怎樣的樂於施捨，他相信表現基督徒從事于商業的態度，却是最要緊的。那時（一千八百八十幾年到一千八百九十幾年的時候）英國對於一切大規模的工業，如哈特勒的，有一種發長着的過份的批評的意識。他決定要改良，這一舉使他成爲改良運動中的先驅者之一。

他創始了一種計劃，與工人同享贏利。他所付的工資，比他當地的同業競爭者所付的工資，要高過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此外；十七年之後，他所分派的贏利，達十七萬五千圓之多。他感覺工人的利益與他的利益是相同的。他們也有分享營業興盛的權利。他常常注意使工作有趣的方法，他的一句心愛的格言便是，要使工作對於工人發生趣味。

他的倫敦的工廠動工了一些時候以後，『克羅以登報』(Croydon Chronicle) 上登了這段評語：「當然，在現代的生活裏，有許多的工作，是必須機器作的；可是，我們應歸功于哈特勒先生，他使工人做機器的主人，不是做它們的奴隸，這樣，他使工業主義成了一種幸福，不像它在許多的情形之下，是一種不能減除的痛苦。』(註五)

在一九〇九年，他被舉爲「第一次監理會大會」(The Primitive Methodist Conference) 的會長，他莊嚴，快樂的擔任了這個職位。雖然他一個忠心的教友，但是對於宗教辯爭，他是不能容忍的。爲他作傳

記的皮克教授 (Prof. A. S. Peake) 說：「他大概和馬太阿爾羅 (Matthew Arnold) 同意說，「行爲佔有人生的四分之一，可是他也許要堅認這個比例是過於的小，」他這樣的向大會說明他的地位：「我不是一個多受信條細綁的人，可是，我深深的注重的是，我是否耶穌基督真正的門徒，以致我的工人，商界的朋友，鄰居，和家庭能够常常在我的行爲裏面，看見主的精神和性格。」

『根據我的意見，三十五年以來（這是我所記得的時間）我們對於屬教義的，神學的道理，聽的太多；對於實現基督化的生活的重要的道理，又聽的太少；除非我們天天實地的做小規模的基督，吸收他的精神，過他的生活，那便不必過問我們所信的是什麼，因為我們的宗教是虛假的。我們的真正的信條，便是我們所要實行的東西，不是別的；我們也要小心的觀察我們的行爲，是否與我們的信條相符合。』（註六）

有一次，他向拿丁漢 (Nottingham) 的工人坦直的，激烈的演講說：『宗教不只是教堂，祈禱會或神聖的聚集，它是這一切，但它比這一切還要更多。它是工廠，工場，礦穴，事務所，總而言之，它是我們的一切的生活。』

五 約翰華納美克 (John Wanamaker)

美國是特別的幸運能够有許多偉大的商人。他們將商業的興趣，和深刻的宗教信念，高尚的基督徒生活的理想合成一片。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曾經有這許多人，從貧苦的境遇中起來，達到卓越的，有力量

的地位。約翰華納美克便是這樣的一個好例。一八三七年，他生在菲拉德爾菲亞城（Philadelphia）的郊外的一個低微的家庭裏，十四歲的時候，他就沒有父親，不能不自己謀生。他很熱心的扶助青年會，所以被任爲菲城支會的第一個有薪金的幹事。他在職有七年的功夫，後來，用一點的資本，他自己便做起生意來。他的事業的驚人的發展，是商業界中的一個最有趣的故事。從幾方面說起來，他所成立的大公司是全世界無雙的，經過那些繁榮的年代——這樣的繁榮使很多人跌倒——華納美克依然保有基督教的高尚的理想，並且一直將自己看作上帝的管事。從他初創事業的時候起，他對於主日學工作，就有一種熱烈的、積極的興趣。關於主日學對於他的有益的影響和它的普通的價值，華納美克先生曾寫過許多熱誠的文章。一九二〇年，他寫給在東京舉行的「世界主日學大會」（World's Sunday School Convention）的信說：『我十歲的時候，便加入了鄉村主日學，七十三年來，我一直主日學的一份子。我認爲主日學是我人生中的主要的教導者。從聖經裏，我得着在任何地方都找不着的學問，這些學問成立並產生了不變的原理和基礎，我的整個的人和我所有的成就，都是建立在這些原理和基礎的上面。』

『照我所知道的，我在孩子的時候，是不傾向宗教的。用我做工所得來的錢，我從主日學教員處買了第一本聖經。它告訴我有一個上帝，世界是怎樣造成的，並且上帝的特質便是公義，慈悲，愛和真理，它也告訴我人性中的不公義，利己，狡猾，妒嫉，不誠實和虛偽，永遠不會使一個人和國家得着長久的成功。我信我在聖經裏所讀的東西……在一個路德會教會的主日學校裏，我從我的教員那裏，買了一本小小的，紅色

的皮聖經，約八寸長，六寸寬。這本聖經價值二元七角五分，它是我用自己賺來的錢，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買來的。

『回顧我的過去的生活，那本小小的紅色的聖經，便是我建立人生的基礎，它使我能以成就我的生命中的一切最貴重的東西。我現在知道，它是我所購得的最偉大，最重要和最有力量的東西；我生命中的其他一切的投資，在我有了經驗以後，我都感覺是次要的。』他對於基督事工的捐助是無可計數的。他積極的反對罪惡，當然他結了仇敵，可是很少人懷疑他的真誠。

約翰華納美克佔了世界商業大王中的前名，這是沒有問題的，可是最重要的是，他是個基督徒。『他的熱誠的，沒有疑惑的宗教信仰是他的人生的基礎。這個透過一切和長在的信仰使他成了一個服務人的人，同時也使他一切的努力和成績都成爲美麗的。他沒有教派和信條的束縛，但是他有一個包含全人類的宗教信仰，在他一切的事工之中，他應用他所事奉的主的教訓。』(註七)有四十年的功夫，他是菲城培珊納主日學校 (Bethany Sunday School) 的管理。在他創辦的時候，那裏只有兩位教員和二十七個學生。根據近來學校的報告，已有四千五百個會員，它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主日學之一，華納美克先生將它的最擅長的才幹，貢獻了給教會和主日學。

六 喬其皮巴特 (George Peabody)

美國的商人喬治皮巴特的事業，有大家所愛的，生動的攝引能力。他離開學校的時候，只受了初等教育。在村中的一家店鋪裏，找着了工作，這樣得以加增他的煩擾的母親的進款。幾年以後，他便自己做生意，當他在三十五歲的時候，他成了一個發達的商業的老板。

他移居倫敦，在那裏，他成立了商品交易事業和銀行事業，也成了那個大城市裏經濟界的一個顯著的人物。人家紀念他，主要的是因為他在一個新的國家裏，有那樣驚人的適應能力，對於各種的慈善事業，他也給全心力的補助。為英美兩國的教育設計，他捐助了幾百萬元。他的禮物總計約在九百萬元以上。

由于他的慷慨的捐助，「皮巴特研究館」(Peabody Institute) 乃得在他的出世的地方，馬撒求色州 (Massachusetts) 的丹物城 (Danvers) 成立。當它開幕的時候，他正在美國。他答謝馬撒求色州長的謝詞說：「雖然天意讓我在他鄉經商而得到非常的成功，但是，在我的心裏，我還是多年前離開那邊低微的茅舍的謙虛的孩子。在我的聲音及得到的範圍以內，沒有一個孩子的機會不比我的更大，我並沒有成就你們中間最低微的孩子所不能成就的事。你們要真誠，穩妥，無畏，誠實，保留一個純淨的紀錄，因為只有這些才是真正使人偉大的東西。」

當皮巴特的動人的紀念禮拜，在西院寺 (Westminster Abbey) 舉行韋斯敏斯特寺鈕門霍牧師 (Rev. Newman Hall) 當時最著名的牧師之一說：「有錢的人，既過了一世貪婪的，等于敬拜偶像的生涯，死對於他們是一種可怕的責任。皮巴特值得我們的尊重，他活着的時候，認識他的責任，正如他享受了

他的財產的權利；他施捨財產給窮人，比爲他自己加增無窮盡的積蓄，還要得着更大的滿足。」

喬其皮巴特是一個最初的發表他應該分配他所得的財富的人。他捐助二百萬元給南部諸州辦教育的時候，他寫了這段話：『我深深的感覺，我們國內的更受恩惠和更富是的人，願盡幫助那些比較不幸的人的本份和權利，在我的可能的範圍以內，我願謝去我在這方面的責任……我送這個禮物，我恭敬的承認全能的上帝必要祝福它，並熱誠的祈禱在他的領導之下，你們的教誨以至善爲目標。』（註八）

七 威廉道其 (William E. Dodge)

威廉道其也是一個宗教生活不因財富而受影響的偉大的商人。他生長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裏，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就嚴肅的將他的生命獻給上帝，他也光榮的保守了他的誓約。當他初從事于事業的時候，他就起始教主日學，他對於學生的興趣，使他在日常也與他們發生密切的接觸。

他是美國青年會的組織人之一。他也是它的最慷慨的捐助者。他被選爲「全國節制會」(National Temperance Society)的會長，賽勒博士(Dr. Theodore L. Cuyler)形容他是「節制會維新的各方面和各種事工的最寬容的代表」。他在華盛頓做議員的時候，他對於倫理問題，有很堅執的看法，可是他從沒有不容忍，並且他也得着他的政界的反對者的深刻的敬仰。「個人在宗教方面的活動，在他已成習慣，他與各宗教會社，如「美國聖經會」(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教士會，和主日學的關係，

不是有名無實的。」

有幾年，他旅行的很多，但凡與他有接觸的人都證明他有好的影響，並是個真正的基督徒。他經商的時候，提出固定的一部份的錢爲宗教之用。他的進款加增的時候，他的捐款也隨之而加增。他對於沒有錢但預備加入傳教工作的青年，很注意，特別是對於那些在幼年的時候，缺乏教育機會的人。這樣，他補助了許多人。在「南北戰爭」的時候，他得與亞伯拉罕林肯爲朋友，同時，對於「全國基督教委員會」(National Christian Commission)的工作，發在了積極的興趣。它的目的便是看顧傷兵，同時應付兵士在宗教方面的需要。他被舉爲議院的代表，並且成了一個有力量的演說家。

威廉道其是商人，政治家，慈善家，最要緊和最先的他是個謙虛的基督徒。他死于一八八三年，爲許多人所哀悼。

八 亞撒爾拿煦 (Arthur Nash)

幾年以前，亞撒爾拿煦（浙浙納梯州人）的去世，引起了大衆的注意，因為他是現代一個將基督教的原則，實用于商業界的最努力的人。他是拿煦布公司的老板，他聲明說他在商業中要實行「金箴」的教訓，最善于諷刺的人，也只能承認他是誠懇的。

他有一個兒子，加入了加拿大軍隊，他在文米山 (Vimy Ridge) 受了重傷。他像千萬個其他的基

督徒一樣，深受了現代的文明所接受的主義——特別是有組織的宗教——的刺激。『我們的宗教有什麼不對呢？』他問了自己許多次，『看歐洲人彼此間在做什麼？其實，他們都是所謂的基督教國家。他們所公認的宗教，不能阻止屠殺麼？』

有一個牧師與他討論這個問題，並請他向他的教堂的一個聚會演講，爲了這個演講，拿煦先生很注意的研究新約聖經。研究的結果是，他相信如果有組織的宗教，不能處理戰爭，它在商業界，也不能有力量。他深受了『登山寶訓』的感動，特別是這一段話：『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爲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他說：『我讀這節聖經的時候，它的真光照耀了我的心靈。我放下聖經說：「基督教的唯一的錯處便是，我們沒有給它一個試驗的機會。」』所以他在預備「基督教與戰爭」的這篇演說的時候，他入了另一個同樣重要的範圍，就是「基督教與商業。」

『拿煦先生下了決心以後的幾年中，他曾遇着各種嚴格的試驗，試驗基督的「金箴。」那小工廠的出品，增加至兩倍而三倍，贏利也隨之而增加。他應當怎樣處理贏利呢？將它們安放到自己銀行的存款裏去麼？爲什麼不呢？他不是已經增加了他的工人的工資，遠在別的工廠的標準以上麼？可是「金箴」說：「正如你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亞撒爾拿煦決定，他要和那些幫忙他產生贏利的男女工人分享利益。他便召集了一個工人會議，討論這整個的問題。最後，他們決定，待付去了資本上的利息以後，剩下來的贏利由拿煦先生和工人均分。起初，工資高的工人得益更大，後來，經這些有技能的工人自己的請求，乃決定貧窮的，

技能較差的工人應該多分一些利。大家都同意這些工人有更大的需要。』

這試驗對於工人的影響是很重要的。整個的工廠裏，有驚人的改變。出品很快的增加，工人也愛他們的工作。有些人叫那工廠做他們的教堂，他們也在那裏舉行婚禮。他們組織了日中祈禱會，其中一句最常用和熱心的祈禱是：『你的旨意成功在工廠裏正如它成功在天上一樣。』一九二七年秋，亞撒爾拿賂去世，我們要記得，他的試驗是真正出乎誠意的，正如它是驚人的一樣。

(註一) J. E. Hodder Williams: *The Life of Sir George Williams*, p. 41.

(註二) *Ibid.*, p. 245.

(註三) By his son, Viscount Leverhulme, p. 275.

(註四) A. S. Peake: *The Life of Sir William Hartley*, p. 34.

(註五) *Ibid.*, p. 52.

(註六) *Ibid.*, p. 223.

(註七) Russell H. Conwell: *The Romantic Rise of a Great American*, pp. II and 195.

(註八) Hanaford: *Life of George Peabody*, p. 157

第五章 音樂家的宗教信仰

一 約翰西伯斯興(巴克) (Johann Sebastian Bach)

人家稱約翰西伯斯興巴克爲現代音樂的創始人。一六八五年三月十五日，他生在德國的以西拿城 (Eisenach)。他十五歲的時候，便開始學習風琴。他成了風琴最偉大的作曲家，同時也是最偉大的風琴演奏者之一。一個爲他作傳記的人寫着說：『他天生是個虔誠的人，一點沒有那引誘他的先人離開匈牙利 (Hungary) 的疑惑，他爲他自己的路德會教會作樂譜，他也爲羅馬的教會作樂譜。他的嗜好是十分簡單的。他愛和他家人在一塊。他捨棄在各處等候着他的榮耀，他一生作樂譜，教授音樂，並演奏；在他所行的各方面都改進藝術。

在聖樂作曲方面，沒有人比得上他。『他很多的樂曲與和唱所傳達的意義，是衆人虔誠的俯伏在一位神的面前，或是高呼榮耀上帝造物無比的美麗。在藝術的境界以內，稱頌宗教莊嚴的樂曲，莫過于巴克的聖樂。與他同時代的人，以及繼他而起的人，對於他的作品無限的讚美是一致的。他的最偉大的聖曲，『受難』 (The Matthew Passion) 在聖樂的範圍內，也許是沒有對手的。他有固執的宗教態度，可是他的熱誠從來沒有使他不容忍。巴克在路德會教會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他與『宗教維新』是有關係

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用詩歌來傳播宗教的新意義，這些詩歌就是他所作的。巴克是一個嚴格的路德會教友，他們會衆所唱的聖詩，也許是路德會宗教情感的最重要的表示。（註一）

巴克日漸感覺改良教會的音樂，是他人生的使命。在聖樂的魔力之下，他整個的人都升舉起來了。下面的這句話，可以表示他對於音樂的態度：「音樂的唯一的目的，應該是榮耀上帝，並供給人快意的娛樂。」

二 喬其弗德列翰德（George Frederick Handel）

喬其弗德列翰德是一個兼有深刻的宗教情感和熱烈的音樂嗜好的人。他的最好的樂曲，都是有宗教性的。他的聖樂『彌賽亞』（Messiah）會感動無數的聽衆，人稱它爲『世人對於基督的最光榮的音樂傳記』。這是很合配的。它的偉大的吸引力是總不會減少的，它是從一位有非常敏銳的宗教情感的音樂家的靈魂裏出來的。

『翰德有無窮的最高尚的樂調；他有一種差不多沒有人比得上的音樂表現的能力；他能够運用音樂學內的一切的學識；他可以愜意的指使許多的音調，他的理想的高尚，是沒有匹偶的。他給聖樂一種生動的力量，這便是他的成就，他將聖經的章節配在音樂裏面，使它合于歌台之用。』（註二）

翰德決定了獻身于聖樂之後，他完成了他的最好的和最持久的作品。他根本的相信，只有上帝的感動，可以使他的作品成功。人家問他作『彌賽亞』的時候，他的感覺如何。他說：『我不知道我在不在內身

之中。』當翰德作『他被人輕視』(He Was Despised) 那一段樂譜的時候，情感完全的抓住了他，他的朋友看見他哭了。

雖然翰德是生在德國，但他的大部份的時間却是在英國過的。在那裏，他大受人的歡迎，他每次登台演奏的時候，必有一陣大聲的歡呼。他常常表示，他願意在基督受難的那一天去世，因為他盼望在救主復活的那一天，他就能看見主。這位音樂家的願望是應驗了。在一七五九年的受難節，他去世了，安葬于韋斯敏斯特寺 (Westminster Abbey)。

三 摩查 (Mozart)

偉大的奧國 (Austria) 樂譜家摩查有一次說：『我對於宗教的感覺是，我永遠不要作一件我在全世界的人面前所不能做的事。』

從幾方面說起來，摩查是音樂史中的最偉大的天才。他兒童時的驚人的穎慧——四歲時即開始學琴——在各處都引起人的注意。他六歲的時候，就在穆尼克 (Munich) 維也納 (Vienna) 巴黎和倫敦等處當着許多的聽衆前演奏。他日後的事業，應驗了他早年所許的願。雖然他在年輕的時候——三十五歲——即去世，他作了八百首樂譜，內中有十八爲曲本，四十九爲合奏樂，十五爲初奏曲，七十以上爲聖樂。他的樂曲證實他有深刻的宗教精神，他的宗教態度，從他的這句話裏，明白的表現了出來：『凡沒有宗教

的人不能夠久做我的朋友』

他遭遇了許多痛苦的打擊，這些打擊當然使他變得憂鬱，可是它們加深了他的信仰。一七七八年七

月三日，他的母親在巴黎去世。在她逝世的那天晚上，他寫信給他的父親的知友，布林喬教士（Abbe

Bullinger）『我的親愛的朋友——在我的生命中最痛苦，最憂鬱的今天，請你與我表同情。我在夜半的兩點鐘，寫這封信報告你，我的母親，我的最親愛的母親——沒有了！上帝召她回去了，我明白的知道沒有什麼能夠救她，在上帝的旨意下，我完全屈服了我自己；他所賜的，他也能夠取去。你想像在過去的十四天之中我所處的驚慌，聖慮，和憂急的情形。她死的時候，什麼也不知道——她的生命的過去，像一枝蠟燭，熄去了一樣。三天以前，她懺悔，領了聖餐，也受了臨終膏禮；自從那時候起，她一直不省人事，並說糊話，到今天下午五點廿一分鐘的時候，她抽筋，並且立刻失去了一切的知覺。我握她的手，和她講話；但是她不看見我，不聽見我，似乎一點也不知道；在這個狀況之下，她睡了五個鐘頭，那時是十點二十一分，當她離開的時候，除了我，海英（Haine）——他是我們的一位好友，我的父親知道他——和看護以外，沒有別的人。

『我現在不能將她的病的整個的詳細情形告訴你，可是，我相信她是要死的——這是上帝的旨意。現在我要請求你幫忙，請你慢慢的準備，我的父親接受這個憂傷的信息。我寫了信給他，但是我只告訴他，她病的很厲害，現在我在等他的回信，讓他的信指引我怎樣行。願上帝扶持他，堅固他！朋友，因為上帝的特別的恩惠，我能夠有膽量，降服並忍受這一切，在這大的喪失之下，我早已得着了安慰。在她最危險的時候，

我祈求兩件事：母親能有一個幸福的死，我能有勇敢和力量。慈悲的上帝垂聽了我的祈禱，他將這兩種幸福豐富的賜給我。因此，親愛的朋友，你祈禱，扶助我的父親。你能說什麼，就對他說什麼，使他知道了那最壞的消息以後，不致于太難過。從我心的最深處，我也將我的妹妹交托給你。你即刻去找他們，但是不要提起死——只要準備好他們接受這個消息。請你照你的意思言和行；可是讓我期望不再有新的禍患會臨到。請你安慰我的親愛的父親和妹妹，並請你趕快給我一個回信。再會，我是感謝你的僕人。」（註三）

對於一個性情靈敏，情感深摯的人，這個打擊是很重的，可是，摩查以非常的毅力忍受了一切。他寫信給布林喬教士的那天，在他的母親未死以前，他寫了一封信安慰他的年老的父親，它充滿了溫柔的勸慰，和深刻的宗教信仰。他寫着說：「他們要給我希望，但是我沒有很多的希望。我早已日夜的處在希望和恐懼之中，但是現在，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我早已降服了，我希望你和妹妹也是這樣。在那悲痛的時候，有什麼可以給我們一點——不說是絕對的——恬靜和平安呢？我降服了，隨便結果怎樣，因為我知道這是上帝的旨意，不管他在人的眼中現得是怎樣的奧妙，他所安排的一切都是好的；我也不容易失去我的相信，那就是說，除了上帝以外，沒有醫生和人，也沒有災難和意外的事，能夠取去人的性命，或是給人性命，雖然這些有的時候是上帝用的方法。在我們的周圍常常有人死去，但是並不是因為這個原故，我就說母親一定會死，或者說，我失去了一切的希望。如果上帝要她痊愈，她可以痊愈。爲了母親的健康和生命，我已盡了我的能力虔誠的祈求上帝。這些思想給了我安慰；它們堅固我，鼓勵我，並安慰我，你一定要知道，我需要它們。」

讓我們現在換過一個題目講講，丟開這些悲哀的思想。雖然我們沒有很大的希望，讓我們還是希望，並信託上帝。那位全能者所命令的一切都是好的；他知道什麼對於我們現世的快樂和永遠的得救是必須的，讓我們用這個思想安慰我們自己。』(註四)

四 法蘭士里斯(Franz Liszt)

著名的匈牙利鋼琴家和作譜家，法蘭士里斯，對於他當時的政治和宗教運動，有很深的興趣。在九歲的時候，他第一次登台，人家就發現了他的天才。可是，他和音樂家的來往使他灰心；他討厭他們的堅強的物質主義。他的宗教情感很強，他要進入教士的職務，他將他的心事告訴他的父親，這個擾動了他的父親，也使他奇怪，他說：『你屬於藝術，不屬於教會，』他即刻將他的房間裏的一切宗教書籍移了出去。

幾年以後，法蘭士戀愛失敗，他又想從事于聖職。他拜訪他的神父，巴爾丁教士(Abbe Bardin)他跪在他的膝前，要求他答應他加入做教士。那位教士沒有很容易的被他感動，他確實知道這個情緒不是永久的，他扶他起來，對他說：『來，我的孩子，你要以你的藝術來服務上帝和他的教會，不要不停的理想做教士的高尙。』

拉門納教士(Abbe Lamennais)使法蘭士里斯相信，對於他，專心從事音樂，就是事奉上帝。爲他，音樂是最合配的。『法蘭士里斯很愛這位偉大的，熱心的教士。從他那裏，他知道了最珍貴的藝術家的工

作就是他們的生命；他認識了音樂的哲學，音樂就是藝術中的女教士；他也知道了他要像主的衛兵一樣，日夜的看守、祈禱和努力。那位永生的幾何學家的工作既是世界，他不是最偉大的藝術家麼？因此，造物的定律和藝術的定律是一樣的，美和生命也是一樣的。科學的目的，是要認識並了解上帝的工作；藝術的目的，乃是要表現這個工作的物質的，可以看見的部份。「藝術為藝術」是荒謬的話。藝術表現人類的進步。它的目的，是使人成為完全。但是它的根源不完全出于人的力量，由于愛，它和上帝結合了。因此，藝術不是偶然的，或無秩序的，它的真正的紀律是詩，它的方法是至善。它是沒有限制的，它是上帝故意未加限制的一樣東西：它是進步，它是發展。藝術家最高的使命，便是供給神永遠新的發表的方法。」（註五）

里斯彈琴像一個受了感動的詩人，他也是世界上的一個作譜最多的音樂家。他的好的像貌，溫柔的性情吸引了許多的婦女。他堅持的說，只有愛情能够燃燒起他的音樂天才，他的朋友，理查華格納（Richard Wagner）也和他同意。他有些浪漫的故事，甚至震動了當時的巴黎人士。他的不規則的行為，常常造成他自己的煩悶，也常常使他的朋友難堪。

在他的長壽的光輝的一生之中，他是忠于天主教的；他常時接連幾個月，天天去做彌撒禮拜，並遵守教會的最嚴格的禮節。當嘉樂林阿梯高格司（Caroline d'Artigaux）他的三個孩子的母親，去世了以後，他寫着說：『我知道了嘉樂林阿梯高格司的死訊以後，怎能不即刻避開去默想和祈禱呢？上帝祝福這個世界，她是最純潔的證明。她的久忍受的痛苦——她以一個基督徒的溫柔，降服忍受一切——準備她』

到天堂。到底，她進到了主的那裏，她不關懷這個世界，只有那永生的世界配得上她的天仙似的靈魂，感謝上帝，從她的世界的充軍裏，召了她回去，願她爲我們在上帝的面前調和，使我們得着上帝的恩惠，仍然得與他和好。』

他很專心研究帕斯卡（Pascal）的作品，有一天，他讀了他所愛的這位作者的文章以後，他在書的邊上寫了這段話，也許可以表明他自己的宗教觀念：『如果根據哲學的理論，贊助上帝的存在的一切形而上的證據，都不能成立，那麼，仍舊有一個人是絕對不能消滅的。我們的悲哀，我們對於他的需要，我們的靈魂，對於他的愛的仰望，都證實有上帝；這個證據對於我已經足夠了，我用不着這個證據，也仍然會做一個信徒直到我的生命的最終。』

里斯和珊韋金斯登公主（Sayn-Wittgenstein）在韋馬（Weimar）同住了十三年。他們要結婚，但是在宗教和政治方面，都有問題，一八六〇年，他們似乎沒有方法能够勝過這些障礙，他寫着說：『我是十分的灰心，我不能說什麼，也不能聽見什麼。只有，祈禱能够幫助我，但是我雖然急切的需要它，我却不能繼續的祈禱很久。願上帝賜我恩惠，使我能够渡過這致命的危機，願他的哀憐的光照亮我的黑影。』

一八六五年，里斯加入了「法蘭息斯聖職」（Franciscan Order）此後便成了里斯教士（Abbe List）他仍舊收音樂學生，但不受報酬，他也有時候演奏，在這些演奏會裏，他比以前還要受人的歡迎。在他的生命將終的時候，他榮就阿本羅（Albano）牧師之職，這個使他非常快樂。他說：『我對於外表的

升級的意思，感覺非常的特別，我只是簡單、忠實的實現我在青年時代的願望。如果我的最初的熱誠，沒有遭我的親愛的母親，和神父，巴爾丁教士的反對，在一八三〇年，它會領我進神學，然後再做牧師。我不知道有什麼比做牧師高尚；他默想，實行並教了那三種美德：信、望、愛；他也自動的犧牲他的性命；只要上帝允許他，他以身殉道。我配受這個職務麼？只有神的恩惠使這事成爲可能的。我的母親的慈愛的溫柔，和巴爾丁教士的深慮，將我留在試探的大危險中，那些試探，是我沒有能力拒絕的。詩詞，音樂，和我的本性的反叛，已經將我制服了許久。」

一八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里斯在培羅斯（Bayreuth）去世，當時七十五歲。

五 路德韋凡貝多汶 (Ludwig van Beethoven)

當偉大的樂譜家路德韋凡貝多汶遭遇耳聾的時候，他痛心的說：『可憐的貝多汶，自你以外，你再不要想別的快乐。你得要從內部創造一切。』這個特別的人反常到了極點，他關在他自己的世界裏，不但是因爲他是個聾子，也因爲他是個天才。他從前的一位教員失望的埋怨他說：『他從來不要像別人一樣作事；他也從來不要按着規矩作事。』

但是這位孤單的人——他孤單的活着，孤單的死，在他落葬的時候，『沒有妻子，兒女，爲他痛哭，雖然整個的世界都在爲他痛哭。』——不問什麼是真的，他對於上帝的信仰，使他能以將他從憂愁裏所學得

的經驗，用歌曲教給別人，這是真的。他的懺悔是重要的，雖然它帶着憂愁的色彩：『我沒有朋友，我一定要獨自孤單的生活着，可是，我確實知道，在我的藝術裏，上帝比人更與我親近。我和他談話沒有懼怕，我也永遠的承認他，並且了解他。』

爲貝多汶做傳記的人寫着說：『貝多汶是一個十分純潔的人，有深刻的宗教信仰。除了根據上帝的誠命所指示的愛以外，他不能夠了解別種愛。對於隨着時代的風尚，誇耀自己的不貞操的行爲的同伴，他誠懇的表示反對……因此，他的一生中，沒有浪漫的私愛，沒有不規則的冒險，也沒有罪惡的熱情，這是不奇怪的。』

他是大自然的愛人，他和愛彌爾（Amiel）一樣的感覺，自然要表現她自己，他同時也急切的要聽她。他從風裏聽見造物者的聲音。各種自然的美都告訴他上帝在那裏面，也告訴他上帝的善良。他說：『我在田野裏的時候，我聽見每一棵樹說：「聖哉！聖哉！聖哉！」』

有十二年多的功夫，貝多汶的棹上放着斯托姆（Sturm）所寫的書。他用的很多，在他所喜歡的章句下，也畫了很多的記號，他只得再買過一本。因爲要使這段東西，時時的在他的面前，他便將他從那本書裏抄出來：『我們可以很適當的稱大自然爲心靈的學校，她很明白的指示我們，我們對於上帝和鄰居的責任……我可以認識上帝，從這個認識之中，我可以預先嘗試着天國的幸福。』也許很少人可以像貝多汶一樣從大自然裏得着許多快樂，自然將他的整個的靈魂提舉起來，使它得與上帝更親近，這是沒有問

題的

貝多汶死于一八二七年三月廿六日，正當一個大雷雨的時候。他臨終的時候，沒有一個最親近的朋友在他的身邊，可是，基督徒教的永生的希望，使他有力量。『雷聲是這位樂譜家的終生的朋友，從前，它們也會常常將他的靈魂，帶到這個小小的世界的上面去。在那閃電和雷聲之中，他說：「我將要到天堂上去聽這個聲音。」』

六 查理剛羅 (Charles Gounod)

法國的作曲家，查理剛羅，將要因為他的不朽的音樂傑作『浮士德』(Faust) 而永遠被人紀念。『浮士德』的本身，已夠使他在世界的名人廳裏，得着一個永久的地位。一八三九年，當時他二十一歲，他到羅馬去學習音樂，但是在這以前，他已為聖猶斯太教堂 (Church of St. Eustache) 作了一首彌撒禮拜樂曲。在他早年的時候，他雖有堅強的戲劇的嗜好，可是聖樂却吸引了他。

有一次，他在羅馬的時候，深受了錫斯丁禮拜堂 (Sistine Chapel) 內聖經圖畫藝術的感動。他寫着說：『它啓示那偉大的創造，這創造將活的靈魂給那第一個人的無生氣的形像，這樣使他得與創造他的人發生有意識的關係。』

這種的情感表示他受了感動，以致他能够表現『浮士德』以及其它作品如『贖罪』(Redemption)

和『死與生』(Mors et Vita)中的屬靈的渴望,在這些作品裏,宗教被他深深的,和有力量的抬舉了。

『在剛羅作的兩個偉大的聖樂裏,我們可以看見他有隱退的趨勢;對於看不見的東西,他也有希奇的,神聖的,深刻的感覺。』代表題旨』(Representative themes)——華格納(Wagner)派所提倡的——處處可以領導聽者的心靈,使它入于一定的秩序,特別是「得救」的美妙,靜流的情感,在聲音過去了許久以後,它還在聽者的耳邊。「大地爲我所有」(The Earth Is My Possession)是一首非常好的聖詩——一個簡單,美麗的珍寶。在這首聖詩裏,我們看見這位樂譜家的思想的許多方面:他對於至高者的敬仰,他對於人的弱點的感覺;他對於「至高的愛的至高的供獻」(The Supreme Offering of Supreme Love)的崇拜。我們感覺這些偉大的基本題旨散佈在他的樂譜裏面,它們帶着一種高尚的樂觀的色彩——相信死後的生命的勝利——這種樂觀在「門徒的聖詩」(Hymn of the Apostles)裏,達到它的最高點。在「死與生」裏面,宗教的神秘性,也許比在「贖罪」裏還要深,所以在嚴肅的教堂裏用它是比在音樂廳裏更合配。可是,「贖罪」的可和唱的部份,它的刺激的高峯,它的好聽的歌調,有一種美的魔力,像在「浮士德」裏面一樣,它將人和神連合起來。』(註六)

七 菲力孟得遜(Felix Mendelssohn)

雖然許多人記得菲力孟得遜的是他的短的樂譜，如『無字的歌』(Song Without Words)和『春日之歌』(Spring Song)可是，他的最大的成績，乃是他的宗教聖樂『以利亞』(Elijah)和『聖保羅』(St. Paul)。很少人在生活方面，會像孟得遜一樣以身作則的證明宗教的人格的最優良的特性。他是一個仁慈的人，正如他是一個天才。一八四七年，當時他還只有三十八歲，他死了。他的死引起了普遍的哀悼。愛丁堡評論 (Edinburgh Review) 的一個作者寫着說：少有人會受他那樣適當的和高尚的文化……他是一個慈愛的人，正如他是一個天才；罪惡不敢正視他；試探不敢親近他。他作事準確但不拒絕。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在他的記憶之中，按照他們的價值，分類整理好了，他的記憶力似乎是沒有什麼可以阻礙的……雖然他是十分的活潑和談諧；他的觀察的敏銳是人家不可以勝過的，可是在他的樂譜裏，却沒有些微的譏諷。他是一個善于羨慕和敬仰的人。他使用藝術，正如有的人使用語言一樣的自然；他對於生活的調整，對於公共的責任心，對於家庭的義務和情感，使他在他的生活中有一種高尚的美德，這是在人羣中所不容易有的。粗俗的，虛假的，污穢的東西不能夠親近他，鄙陋的思想不能夠臨到他……他有成人的機警和敏捷，同時，他也有兒童的可愛的天真……他有畫家的眼睛，他有詩人的心。藝術和大自然中的一切美和善——不問在什麼地方，什麼氣候，什麼時期——他都要看，要研究。他是一個靈敏的，精確的語言家，他有精確的辨別語言的特性，這是許多教育比較不完全的人所夢想不到的……他非常的愛文學……假如「完全」這兩個字可以用來形容世人的話，他的墓碑上可以放上這兩個字。』(註七)

八 求設比浮的 (Giuseppe Verdi)

從受聽衆歡迎的方面說起來，意大利樂譜家求設比浮的要算是最偉大的。從他的樂曲，(Il Trovatore) 第一次演奏到現在，已有八十多年功夫。它現在所受的歡迎，比從前還要大。他的樂曲 (Rigoletto) 也是這樣。貝多汶曾經遭遇許多的不幸，浮的也會遭遇許多的不幸，有一個時期，他是非常的失望。

他的悲觀隨着時代而增加。他七十歲生日的時候，寫給他的朋友的回信，表示他的最後幾年的生活是滿充着憂愁。他接受了沙士比亞 (Shakespeare) 所寫的漢姆勒 (Hamlet) 的感動，他認為憂愁的漢姆勒的作者，『在認識人心方面是最大的權威。』

當他正在寫一本他所允許的歌劇的時候，他得了嚴重的喉症，差不多失去了性命。他還沒有復原的時候，他的最小的孩子得了病，不久即死在他的母親的懷裏。在一個禮拜之中，他的長女也得病死了。浮的年輕的妻子，因為過份的悲傷，很容易的染着了腦熱症，在她的孩子過去了兩個月以後，她也去世了。在這可怕的不幸之中，他的心被痛苦磨碎了，但是他還得要完成他所允許的歌劇。

像許多其他的音樂家，浮的在他晚年的時候，也將他的注意移到宗教音樂上面去。他終生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要使他的教堂的音樂豐富，是不希奇的。他的『安魂彌撒』 (Requiem Mass) 是非常動人的。他的悲哀的三重打擊——就是沒有毀去他的性命，也差不多毀去了他的理智——加深了他

的宗教信仰，這是對於他的一種貢獻。他從聖經裏得着鼓勵，它的豐富的想像是他的許多最好的樂譜的根源。關於聖經，他寫了這句話：『我一直很愛讀這本書。』他的晚年隱退在靠近布設多城（Busseto）的一個別墅裏，布設多就是他在年輕的時候所住的地方。他的晚年所現出的恬靜，是和大音樂家常常現出的擾攪和不安相反的。對於他，我們可以說：『他受了痛苦，仍是強壯的。』他死於一九〇一年，當時八十八歲，為衆人所愛。

九 金納林德（Jenny Lind）

在這裏，我們還有地方可以提到另外一位音樂家。她是個女子歌唱家，不是作譜家。她是瑞典人，名金納林德。有許多的文章論到她的天才和性情，但是孟德遜（Mendelssohn）所寫的是最重要的。他寫着說：『在我的一生中，我從來沒有遇着像金納林德這樣尊貴，真實的藝術天性。我從來沒有看見先天的才能，學習和同情的熱誠有這樣豐富的；雖然她的某一種特性，在有的人裏面更要顯著，可是不信它們常常有這樣有力量的結合。』

一八二〇年，金納林德生在瑞典的斯塔克宏城（Stockholm）。她的希奇的歌唱天才早就給人發現了。當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不但使本國的音樂家對她注意，她的名聲也傳到別的地方。不管訓練對於她有多少的幫助，很少人有她那樣的天賦才能，這是沒有問題的。有一次，她演奏了以後，她的教員，以利克

遜夫人 (Madame Eriksen) 對她說：『我的孩子，我沒有什麼可以教你，照自然所教你的唱吧。』

自兒童的時代起，金納林德對於宗教便是虔誠的，這個特性也隨着年代而變的更深刻。在她的唱歌事業開始的時候，她說：『我唱給上帝聽。』此後，她永遠沒有丟棄這個高尚的理想。她是完全沒有虛榮心的；她寫信給她的老教員說：『歌台對於我沒有吸力，我的靈魂從那些不斷的稱讚聲中渴望着安息。她的私人的通信有許多提起她的宗教信仰的地方，它們所表現的希望，是從來沒有變為黯淡的。一八四七年，她知道了孟德遜的死訊以後，她寫着說：『上帝的道是如何的光榮和奇妙呀！一方面，他施賜一地！另一方面，他取去一切。』

聖經是她的最寶貝的書。她寫給一位朋友的信說：『我的聖經對於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的寶貴——從來沒有這樣真正的是我的助力。我從它的裏面，吸取了安息，自知，希望，信仰，仁愛，謹慎，以及對於上帝的懼怕。願一切的人都來得着知識，願我們天天在這本神聖的書裏飽餐。』她在英國過她的晚年的生活，一八八七年，她便死在那裏。

(註一) O. F. A. Williams: Bach, p. 94.

(註二) John G. Bowra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p. 93.

(註三) Edward Holmes: The Life of Mozart, p. 121.

(註四) Ibid., p. 123.

(註五) Guy De Pourtales: Franz Liszt. p. 35.

(註六) Great Thoughts, Vol. 4, Series 6, p. 266.

(註七) Great Thoughts, Vol. X, P. 280.

第六章 哲學家的宗教信仰

一 約翰華方哥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約翰華方哥德曾經被人稱爲德國的沙士比亞 (Shakespeare)。馬太阿羅 (Matthew Arnold)

指他爲近代最大的詩人，和自古以來最大的批評家。也許他是個偉大的詩人，多於他是個偉大的哲學家，他要明瞭人生隱藏的意義的心隨着年代而增加。雖然在起初的時候，他對於施并羅撒 (Spinoza) 是有偏見的，他後來受了他的本人和他的哲學的誘惑而放棄了他的早年的信仰，並接受了宇宙即神論者的態度。

『哥德與施并羅撒有三點共同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合一論 (Unity) 神聖論 (Divinity) 和宇宙萬物的必須決斷論 (Determination by necessity of the universe and all being) 你不必向哥德證明世界的合一性與神聖性；他感覺它們，他也看見它們。自然直接的向他啓示它的神聖的內部的發光的生活。他看見大地上的難以明瞭的力量在共同的創造。在他的心靈中，無限世界的光榮的組織，都是生動的。當他看見無數的動物，他的同胞，經過安靜的樹林，在天空中，在水裏的時候，他也感覺一位全能之神在那裏，一位全愛之神的逼近，然後他明瞭了他的靈魂是無限制的上帝的鏡子，因此，他確實知道在他

自己裏面自然與上帝合而爲一他是德國文藝「騷擾運動」(Sturm and Stress Movement)的完全的產物，施并羅撒當然是那個時代的哲學家。他說，在自然中他看見上帝，在上帝中他看見自然，這是他對事物根本的態度，是他整個生存的基础，他是對的。』(註二)

要研究哥德的哲學以及他對於宗教的態度，我們一定要歸到他的傑作，浮士德(Faust)。在這本書裏，他寫了一首偉大的詩，表示人類生活中的永遠顯著的衝突：靈魂沉淪以致于失望，和高尚的理想對於它的攝引能力間的衝突。它表示那些和以掃(Isaac)一樣的受情感和慾望迷惑的人們，爲現在而犧牲將來，不加思索的將理智和良心拋開，後來受到解脫的痛苦，這是絕對的愚蠢。它用了生動的能力，顯明這個世界要滿足靈魂對於上帝的渴望是絕對不充足的。

浮士德的第二部份含有靈魂的得救，但是不是採取基督教的得救的方式，因爲哥德已脫離基督教的悔改和饒恕的觀念。靈魂的得救，或者說，使浮士德得救的有力的影響是：(一)大自然的治療香油；(二)服務國家；(三)美的影響；(四)誠實工作的力量；(五)服務人類以消除私心。他引用新約教訓的地方很多。爲他作傳記的人指出來說，哥德爲施并羅撒爭辯說，沒有人曾經像施并羅撒一樣充分的解釋基督的教訓。這裏的幾段引證可以表示他的人生思想：

『我願聽任何人的信念，可是請你保留你的懷疑。我自己也有許多懷疑。』

『讓理智和精神文明前進，讓人類的思想盡它所能的擴張，可是要超過基督教在福音中所照耀的

莊嚴和道德，它是不能夠的。」

『到底，那一切所達到的是什麼呢？上帝在他的著名的六日的造物以後，他沒有休息，他一直在工作，正如他在第一日一樣。如果在這個物質基礎上，他沒有爲全世界的靈魂，建造一個培養所，那末，用那簡單的物質組成這笨重的世界，並使它一年年的在日光中旋轉着，對於他，這工作是無價值的。所以他現在不斷的在那更高尚的天性裏工作，使那更高的天性吸引較低的天性。』

『一個人在七十五歲的時候，當然有的時候，會想到死的問題。但是死的問題從來沒有使我不安，因爲我十分相信我們的靈魂是俱有不能毀滅的性質的，它的活動是永遠不斷的。它像太陽一樣，對於我們肉身的眼睛，雖然它是下去了，但是實際上，它永遠不會下去，它不斷的發光。』

『對於我，我的靈魂的永生，可以由我對於工作的觀念證明。假如我不停的工作直到我死的時候，那時，我現有的存在的形式不能再保持我的靈魂，大自然一定會給我另外一種存在的形式。』

『當哥德面對着那個幻影即我們所謂的死的時候，他相信那渴望的，上進的靈魂，必有一個未來。他的最後的數年，有許多憂愁的事臨到他。那些憂愁，以他所有的智慧和先見，他也不能逃脫，他的哲學不能以供給他止痛劑，那些憂愁不能夠洗淨他的靈魂，使它溫柔。胡頓先生（R. H. Hutton）形容他爲「近代的最聰敏的人，但永遠缺乏一個兒童的智慧，近代的最深沉的人，但永遠不知道低着頭，帶着破碎的心，跪在地上祈禱的意義。」這是很合配的。他晚年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完成浮士德的第二部份。在他末一

次生日的以前，那時他八十二歲，他寫完了。以後他告訴愛克門（Eokermann）他的秘書說，他的工作已經完成，他要將他以後的日子完全當一個禮物。次年，他去世了，當死的黑影臨着他的時候，他最後所講的話便是，「更光明了！更光明了！」（註二）

II 撒母爾強生（Dr. Samuel Johnson）

文學家撒母爾強生博士，在許多方面，是當時的英國思想家之中的最前進的一位。有一次，他寫這封信給他的母親，幸得它曾被保留：『我的敬重的母親：你所處的情形和你的德性，都不容我在這裏多講。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母親，我也相信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婦人。我謝謝你對於我的縱愛，我也懇求你饒恕我的一切錯行和沒有作好的事，願上帝，因為耶穌基督的原故，賜給他的聖靈，並將你接收至他的永遠的樂境之中。』

這不是一時的興奮情感，強生實在是一個虔誠的人。『實在的，要說他的最偉大的東西，便是他的宗教信仰，不是過份的。有一個時期，他對於宗教不注意，當他回想起來的時候，他的臉上常常蓋着一層黑雲。有一次，他告訴波斯韋爾（Boswell）說：『有幾年的功夫，我完全不關心宗教。它離開了我的思想。這是我早期的時候。疾病將我的宗教信仰帶了回來，我希望我從那個時候起再不會失去它。』他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有一個值得紀念的改變。他說：『我在牛津大學讀書的時候，取了威廉勞（William Law）的

嚴重的選召 (Serious Call) 來看，預想它是一本枯燥的書，也許它要遭我的取笑。但是，我發現了勞實不是我的對手，這是我有了理智的探求以後，第一次對於宗教的誠懇的思想。」從那時起，他成了一個深沉的信教的人，便生 (A. C. Benson) 說：「在歷史中的人物裏面，他最能表示英國人所贊成的一種宗教信仰。強生博士沒有一點誇張，他也沒有一點假裝神聖；他說許多嚴厲，恢諧，有意義，使人思想的話。他充滿了偏見和幻想，但是他完全是個嚴正的人，更顯著的是，他是個虔信宗教的人。他永遠不容忍任何邪污的或懷疑的東西。關於生死的奧秘，他不喜歡輕易的投機之說。對於明顯的宗教和基督教義，他有最堅固的信仰。」」

一七七三年八月，他拜訪蘇格蘭，在未去之前，他從波斯韋爾的書架上，選擇了奧格頓 (Ogden) 所著的論祈禱 (Sermons on Prayer) 一書，他旅行的時候，仔細的讀這本書，並且帶着欣賞的誠意來討論它。當波斯韋爾將要離開英國到荷蘭 (Holland) 去的時候——當時是一件冒險的事——他們去拜望哈韋其禮拜堂 (Harwich Church)。他們進了那禮拜堂，波斯韋爾寫着說：「既進去了，我們走到講台那裏，強生常常是虔誠並熱心的，叫我跪下來，說：「你現在將要離開你的祖國，將你自己交付給你的創造者和救主保護吧！」」

一七七六年，他六十七歲的時候，這位大哲學家在他的個人的日記裏寫着說：「哦，上帝，你曾經吩咐說，人所願得着的一切東西，必須以有用的工作去得來，求你用慈悲來察看我的研究和努力。哦，主啊，爲了

耶穌基督的原故，求你使我所計畫的，都是合法和對的；給我恬靜的頭腦，堅固的意志，以致我在這個短促的生命中，能够行你的旨意，因而在將來的世界裏也能够得着快樂。』

III 湯姆斯卡賴 (Thomas Carlyle)

湯姆斯卡賴雖然脫離了信條和教會，但是在心裏，他却是個清教徒。他是誠懇的，有的時候，他對於事實的追求是非常的坦直，對於虛偽的制度，他是不容忍的。

他的最大的貢獻，也許是『除去那沒有價值的人的冠冕，而使那高尚的人能得其所。』勒斯利斯蒂芬 (Leslie Stephen) 說：『卡賴與他的蘇格蘭祖先的異點，不是他們基本情感的不同，而是種種相信的各異。他所改變的是他的信仰的事實的基礎，而不是信仰的本身。他恭敬他的祖先所恭敬的一切，可是在這以外，他也恭敬那同樣的，可是，應用在別的地方的原則，當然，對於他們，這好像是一種污辱，不過根據他的看法，這是他們基本信仰的應有的擴大。』

真的，卡賴是個情緒時常改變的人，有時，在他憤怒的時候所講的話，當他心平氣靜的時候，他又修改。可是沒有什麼，能比他在縫工補綴 (Sartor Resartus) 裏稱讚他的母親的話更和霽，更溫柔：『我的仁愛的母親……對我行了一件完全有價值的事：她不是用言語，而是用她的行為以及她每日的虔敬的態度和習慣，教我她自己對於基督教信仰的簡單的解釋。』

「我的親愛的母親，她有一個真正的婦人的心，她也有精細的，雖然是沒有受培育的理性；最嚴格的說起來，她是虔誠的。在罪惡的敗草叢中，「善」是不能毀滅的生長着，並且繁殖它自己！我所知道的世界上的最高的人，我看見她帶着不可言喻的虔敬，跪在一位天上的更高者的面前：這類的事，特別是在你幼年的時候，深入你的人生的內部；在奧妙之中，那「聖中之聖」（Holy of Holies）奧妙的顯明它自己；同時虔敬之心——人類的最神聖的東西——從恐懼的包圍之中，不毀滅的跳了出來。」

對於一切受痛苦的人，他深深的同情；對於正義，他熱誠的愛護。因此，他對於當時的遲緩的改良，沒有忍耐。只有一個十分熱誠的人，能够像他這樣陷于悲觀和惱怒的狀態，可是，從這種的狀態之中，他得着了——一種勇敢的，不息的信仰。

他對於克朗韋（Cromwell）的性格的辯護和解釋，最能够代表他的本人和他的宗教信念。卡賴的辯護使克朗韋得以在英國人民的心目中，恢復了不少他已往的地位。當然，卡賴和克朗韋對於君權的態度，是完全相同的，可是，卡賴所以能解釋克朗韋的人生的最大原因，是他對於清淨教信仰的深刻的同情。這種的同情，正是許多其他的批評家所缺少的。有些歷史家所看見克朗韋的，只是一個信教狂人的狂語，或是一個假冒爲善者的陰險的詭計。卡賴的態度是完全相反的。克朗韋所寫的悔改和他從罪惡中的得救，卡賴能夠確實的明瞭他的意思。克朗韋寫着說，他被許進入得救者的羣中，卡賴能够懂他所指的是什麼。卡賴從殘酷的，有偏見的毀謗者的手中，將克朗韋搶了出來，我們可以靠得住的說：「他將他安放在一

個柱石上使他永遠不容易再被人移動』

從卡賴的寫作中，我們不難選出許多的章節，表示他對於宗教的懷疑態度，可是在一八五三年，當傑姆斯斯蒂芬（Sir James Stephen）責他以不信的時候，他發怒了，他反辯說：『請你一定要取消這句話。我只說了沒有人應該主張他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東西。我自己的信仰不是一個懷疑的信仰；近三十年來，它對於我是個實在，爲了這個，我感謝，也應該永遠感謝我的創造者。』

四 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

論到思想家，約翰羅斯金，評論家其斯特登（G. K. Chesterton）說：『散文文藝家羅斯金，是英國非常的詩才的奇妙的產物。』這並不是過於抬高羅斯金的話，他的驚人的才藝，使他在多方面成爲偉大的人物。在藝術，工業和經濟各家中，他都是個權威，正如他在文學界中一樣。他是一個獨立的，有膽量的思想家。他像卡賴一樣不是刻板式的基督徒。他自認是卡賴的門徒。他們兩人中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他們都討厭虛假和膚淺。對於人們所謂的基督教，我們不難在羅斯金所著的書裏，挑選出許多譏諷的地方。當然，他放棄了他的早年所有的佈道思想，當人們傳說他將要加入羅馬教會的時候，他否認這個消息：

『如果你肯費事反駁一切諸如此類的擾亂我的蘇格蘭朋友的心，新聞傳說，我是十分的感激。在過去和現在，我都只能夠做一個廣義的天主教徒。至少在過去二十五年中我是這樣。願上天使我到老了

的時候，不要退步！但是現在，我不見得會做天主教徒，正如我不見得會做貴格會教友，興奮派教徒，或回教徒一樣。」

在他的書往事（*Proetaria*）裏，他告訴我們聖經對於他的益處，不僅是因為它的文學的美，也因為它幫助並領導他造成他的品格。他寫着說：『我的母親每天不斷的勉強我背誦長篇的聖經；我朗聲的讀每一個字音，每一個難讀的名字和它的東西，從創世紀到默示錄，差不多每年一次。這種的訓練——忍耐的，準確的，堅決的——不但使我得以認識那本書，（這是有用的）也使我得了不少耐勞的力量以及對於文學的嗜好。』

對於聖經——羅斯金人生中的一種力量——他這樣說：『四十年來，我會經仔細的讀過這本書，我感到感激，因為對於那些信仰它的人，我能夠勸他們更信。我努力的使人一致的更深的信仰它；不僅是相信他們所愛的章句，也相信它的全部；相信它，不是像相信符咒一樣，要天天重復的誦讀，才能得救，而要像相信一個船長的命令，他們得要聽從它，順服它，以免遭遇危險。』

羅斯金寫過許多關於宗教的東西。他所寫的書裏，有許多引用聖經的地方。論及有組織的宗教，他的態度是從惱怒的詬罵以至於熱誠的讚語。對於他所認為是不透徹和沒有意義的宗教形式，他是沒有容忍的，可是，這並不能減少他對於靈性事物方面的深刻的敬仰；他根本就是個信者。

『他有一個長的變化的人生。他慷慨的利用他的才幹來提舉人羣，特別是指示那些勞苦的大眾怎

樣看見生命看見生命的整個當太陽將要西下的時候他在恬靜的康尼斯頓 (Coniston) 寫着說「我一
 天天的更知道，上帝的平安是與那些盡本分的，仁愛的勞苦窮人同在；真正宗教的唯一常在的形式便是
 有用的工作，忠實的愛和無限制的施捨。」他拒絕了那滿足許多人的膚淺的東西。他揭去那假冒爲善者
 的外套，並且當衆給他們以辱罵。他認爲真正的唯理主義 (Rationalism) 並不是要推翻這種或那種信
 仰，而是要使宗教實際化，以致人類的生命得以從厭倦，無意義的工作中拯救出來，並且在一個人盡力奮
 鬥的時候，他應當在一切的事上，恭奉上帝，我們的救主的教訓。」世人錯過了基督和那些爲他預備道路
 的人所指示的路。「主除了命令你要正直的行事，愛護慈悲，並與你的上帝謙虛的同行之外，還要你做什
 麼？」羅斯金對於現代的世界所說的話是：「只要學習上帝的真理，明瞭他所說的公義的意思：教訓你的
 子孫，他們的勇敢不過是一個愚者的自驕，他們的行爲不過是一個放火者的糊塗的行爲，除非他們實在
 是個公義的人，並且是完全敬畏上帝；然後你們不再會有戰爭，除非它是真正出乎上帝的首意。」他雖然
 是和平之王，在經上也寫着說：「他的審判和戰爭都接着公義。」』(註三)

五 奧理浮溫德荷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有點古怪的奧理浮溫德荷姆斯是一個有堅強的宗教信仰的人。他的父親是公理會的一個牧師，他
 也希望奧理浮將來加入教會做牧師。但是奧理浮所遇見的許多的人的嚴厲的態度，以及他在兒童時代

所聽見的難以明瞭的教義，牢記在他的靈敏的頭腦裏，使他拒絕了這個選召。可是，荷姆斯依然承認那些與他意見不同的人的誠意，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成了一個先知，領導了許多否則要迷路的人來歸向上帝。

對於那些沒有吸引力的，或者不能使他信服的教義，荷姆斯終生表示反對的，可是，對於耶穌的無限制的慈愛和喜悅，他是只有敬仰和服從的。在他早餐時的一個快樂的談話中，荷姆斯所說的可以表明他自己的態度：『宗教不是供給一班對於它有趣味的人的理智的享樂，它是一種非常不同的東西。它是我們的生命，並且不僅是生命，因為生命是以脈的跳動而測量的，但是我們的宗教意識在那永生中是有份的，它常常對永生景仰。一百年或五十年以後，宗教信仰的形式也許可以改變的使我們不再認識。可是，我們感覺要依賴神聖的力量，我們也需要與那位看不見的永生的神交往，這種心却正和現在是一樣的。地質學家的斧頭，天文學家的望遠鏡，自然科學家的顯微鏡，都不能取去人類靈魂的仰望——仰望在那比它自己更高的磐石上休息，仰望那永遠不落下去的星光，仰望那充滿一切的存在，這種存在就是給那不可測量的宇宙的一切不動的原子生命的。論到他的人生中所遭遇的不幸，對於他的益處，他所說的無疑的是出於他自己的經驗：『我是千萬人中的一個有同樣的經驗的人。他們經過了人生痛苦的深淵，知道了靈魂的需要。它會在那看不見的裏面找着它的上帝，天父，救主和聖靈。』

六 拉爾夫華多愛姆遜 (Ralph Waldo Emerson)

偉大的美國思想家拉爾夫華多愛姆遜雖然與他當代的宗教領袖有不同的地方，可是，他對於神的智慧，雖能善良，却有不滅的信仰。

愛姆遜屬於唯一神論教會 (Unitarian Church) 這教會對於他的神學觀念都不滿意。批評他的人說，他將基督教與「宇宙即神論」(Pantheism) 混合在一塊，也將聖經和可蘭經看爲一類的書。一八三二年，他辭去了牧師之職。他辭職的近因，是他對於聖晚餐 (Lord's Supper) 所採取的見解與會衆不同。可是他的生活是美好的，莊嚴的。太萊神父 (Father Taylor) 一位波斯頓 (Boston) 的佈道家說：『你說愛姆遜先這樣也好，那樣也好，可是他比我所認識的任何人都更要像耶穌基督。當他的宗教信仰受試驗的時候，它勝過了試驗，我曾經看見他勝過了試驗。』馬太阿羅 (Matthew Arnold) 說：『對於那些願意在精神中求生活的人，他是他們的朋友和輔助者。』他是英國清淨教移植到一塊新地土上來的最優良的產物，他後面有幾多代的簡樸的，健康的，虔誠的生活，那個寬大豐厚的文化使他不能於留於狹窄。他是幾代高尚的新大陸的清淨教牧師的良家的後代。他們在一個似夢的鄉鎮裏，過着純潔快樂的生活。他絕對的不受金錢的轄制，專誠於真理的追求，他也不受窄狹的思想——以爲在教堂的尖頂上，可以看見全世界——的束縛。他的靈性生活的泉源是深遠幽閒的。它不受感覺或外界事物的擾亂。

和污穢。」(註四)他相信上帝是靠近的。正如華滋華氏 (Wordsworth) 在自然之美中認識上帝，愛姆遜在人的裡面看見上帝。他告訴我們說，上帝離開人和物的世界不遠，他就是在人的靈魂裏。

「愛姆遜的教訓中的顯著的一點便是，上帝在大自然中以及在人的靈魂裏的內在性。人的靈魂與宇宙的靈魂（就是人所稱為永生之靈的上帝）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宇宙的靈魂與我們的人格之中，活的關係存在。培養這關係是我們的本分，也是我們的快樂。假如宇宙的靈魂與我們的人格之間的溝通是清楚的，上帝的生命便流到我們的裏面來。沒有這個生命，我們便不是真正的活着。我們所培養的也許是「一體頭腦內的愚蠢的人生」，但是我們沒有享有真正的生命，這真正的生命的性質是永生的。」屬靈的奧秘，和上帝的特性可以流到我們的裏面來。」(註五)

不論我們對於愛姆遜的樂觀的話怎樣的不贊同，可是他的深刻的虔敬，徹底的誠懇以及他對於上帝的不滅的信仰，是沒有人可以否認的。對於不信上帝的人，他沒有容忍，也差不多不能了解。在他看起來，相信上帝的善良和智慧是自然的。他所作的一首詩，論及公共禮拜堂的美和幸福，可以證明他自己的態度：

「我們愛這神聖的屋宇，
我們的祖先為上帝造的，

在天上，保留着他們忠心的誓語，

他們的塵土使草泥重現親密。

「在此，聖潔的思想曾放出光明，
從無數的發光的面上，

他們的謙卑的祈禱，
使此地成爲芬芳。

「憂慮的心曾在此默想
人生的奧秘，

他們祈求那永生的光，
幫助他們奮鬥，除去他們的懷疑。

「因爲信仰，平安，與偉大的愛，
從上帝那兒顯露出來，
這些顯示天上的生命，

是由地上的生命而得來。」

七 露多夫克里斯多夫倭鏗 (Rudolph Christoph Eucken)

德國哲學家露多夫倭鏗，最初的著作是論及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的哲學。但是，他後來的著作主要的是論到倫理和宗教問題。他不信自然論 (Naturalism)，他也不信純粹的理智論 (Intellectualism)。他雖以歷來的宗教，常易流於淺窄和貧乏為可恨，但他堅認不斷的追求靈性生活，以戰勝個人的非屬靈的天性，是一個人的本分和權利。這個偉大的，有價值的努力能以喚起一個人一切的內在的力量，意志和直覺也包括在內。

『在我們還能做基督徒麼 (Can We Still Be Christians) 的一書中，倭鏗對於屬教義的基督教表示同情的態度。在這本書裏的第一部分，他清楚透徹的討論了基督教的意義和目標，基督教對於上帝和世界的觀念的所以使時代反對的要素，以及基督教中使我們的時代不能對它作最後拒絕的原因。在它的第二部分裏，他約述基督教實現屬靈的生活的基本的功用，以及它自普通達到有特殊性的宗教的進步。在他的最後的，也是最積極的部份裏，他論及基督教的公正，也論到它有一種能力，就是可以用新的方式來表現它自己。同時，他也論到今日的教會要實現維新的不可能，並且我們的時代必須有一個新的基督教在。結論的時候，他說：『我們曾經問過今日我們還能做基督徒麼？我們的回答是，不但我們能夠做基

「基督徒我們也必須做基督徒。但是，除非基督教被人認為是一個繼續發展的有世界性的歷史運動，除非它能擺脫宗派的不同，而建立在一個更廣大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夠做基督徒。這便是這個時代的使命也是將來的希望。」（註六）

一九一三年，又肯在美國演說的時候，他堅說，人類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道德的人」也永遠是「道德的人」，雖然在外表上，他的道德體制，有的時候常與他個人的利益相衝突。但是，人假如繼續的在道德方面爭扎，他的爭扎一定會領他達到屬靈的境地。他也說，一切偉大的，虔誠的人，如聖奧格斯特丁（St. Augustine）和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人生都是這樣的。『由於內部的衝突，一個人便產生了一種確實的，得勝的信念，相信，在趨向於道德的時候，有一種更高的力量存在——這力量非但使他感覺他有道德的責任，也顯示他一種新的生命，以致他能得着履行這些責任的力量。』

『用靈魂與上帝直接結合的方法以啓示神的旨意，可以使我們生出一種新的生命。這是一切深刻的宗教，特別是基督教的本質。這個新生命，對於現有的複雜情形是超然的，同時，它一定會得着勝利，因為它建立在上帝的裏面。這樣，生命的泉源乃因而開闢了，新的活動進入了那已往的停滯的生命，人因而感覺自己有神聖的力和愛的扶持而得着了膽量和信仰。世界上的事實的矛盾的矛盾不再能減少他的內部的確信。他的靈魂裏的快樂，可以產生一種有力量的動力，推動他的工作和創造的事工。這個解釋了一切宗教生活方面的領袖所表現的不惑的信仰以及樂意的努力；他們從苦痛中得救的意識，使他們充滿

了無限的感謝，這種的感謝之心，便在爲他們的同胞不停的工作之中表現了。路德說：「從信仰而生出愛主和悅樂之心，從愛裏又生出了自動的服務鄉鄰的自然的和快樂的精神，不顧人的感激或忘恩，稱讚或責備，也不問得失。」（註七）

『他對於基督本人，帶着深深的虔敬的欣賞的態度在人生的問題（The Problem of Human Life）裏，全書的三分之一是論及那位偉大的老師和新生命的創始者。美和力的結合沒有如他爲基督所描寫的肖像這樣和諧的，它是一個偉大的詩人與哲學家和諧地結合的作品。那位完人和宗教天才，少有被人這樣生動的描寫過——它有熱心的思想和美麗的字句；它不含有純浪漫的羨慕的消極的情感，也不是沒有情感的，乾燥的探討。他看待基督不是一個常人，而是一個有泉源的人格。因爲他的光，我們不僅看見了光，也燃了我們自己的光。他說：「凡僅以基督當作普通人看待的人，永遠對不起他的偉大的人格。現代歷史的研究反對這樣膚淺的理解，它要人承認這個不參雜的事實。」在另外一段裏，他說到基督所處的特殊地位，非但在信他的人的心裏，他處的是特殊的地位，在他自己的意識之中也是這樣的。」（註八）

八 亨利瓊斯 (Sir Henry Jones)

亨利瓊斯多年任格拉斯哥大學 (Glasgow University) 的倫理學教授，他也是當代最有名的「

位哲學家不久以前發表了他對於人生的感想，叫作舊日的回憶 (Old Memories) 他寫着說「我的母親，母親的父親和祖父，都是虔信宗教的。他們是教會裏的真正的教友，不是單去聽講或參加禮拜的人。真正的教友是少數的等聽講的會衆都出去了之後，還留在後面作更密切的靈性交遊的人。」亨利所寫的童年的紀載是有趣味的。他的父親的進款每星期平均不過幾先令，他們只能維持生活的必須，但是他從來沒有抱憾過那個家庭是樸素的，或是簡單的。那個小的主日學校及韋爾斯卡爾文監理公會禮拜堂 (Welsh Calvinistic Methodist Chapel) 在他的生活之中，也同樣的有力量 and 恆久的影響。他寫着說：「我得益於農夫羅貝特友斯 (Robert Hughes) 的很多。我們是很頑皮的孩子，所以主日學校的教員都不願與我們發生關係，他便將這一班主日學擔任下來，內中有四五個比我小一點的孩子和我自己。他第一次向我和其他的孩子翻開了聖經，他也使我們感覺它的貴重。因為我在童年時，他教我約伯這本書，它此後便成了我最心愛的書之中的一本。」

「關於那個禮拜堂和那些參加禮拜的人之中所流行的意見，對於我的人生以及我的品格所發生的影響，我不能夠隨便的測量。我相信我現在的宗教信仰，是不像從前的那樣膚淺，也比它要簡略些；但是我的信仰的基本要素——我樂意的說，它是我的人生所靠托的一個假定，沒有它，在我看起來，世界是渾沌的，人生也是個悲哀的錯誤——是沒有改變的。我們實在沒有錯過那個禮拜堂所給我們的機會。其實呢，母親要約翰和我到那兒去，因為在那裏，我們是安全的，同時也不打擾她。實際上除了禮拜六以外，我們

每晚都在那裏，禮拜天是特別的忙。我不信蘇格蘭教會可以打破我們的紀錄。』(註九)

他的高的地位和權威總沒有阻礙他推廣上帝的國度，除非他是沒有機會。當他擔任韋爾斯 (Wales) 朋哥大學 (Bangor University) 教授的時候，他常常在禮拜天出去作長途的旅行，講道給卡爾文監理公會分散開了的教友聽。凡與他有接觸的人，都記得這位偉大的哲學家，他相信基督教的簡單的真理是誠心的。

- (註一) Albert Bielschowsky: Life of Goethe, P. 157
- (註二) Robert P. Downes: Hours With the Immortals, P. 256
- (註三) J. W. G. Ward: Messengers From Master Mind, P. 242
- (註四) Great Thoughts, Vol. 5, Series 7, P. 344
- (註五) Ibid., P. 345
- (註六) E. Hermann: Eucken and Bergson, Their Significance for Christian Thought, P. 101
- (註七) Eucken: Present Day Ethics, P. 112
- (註八) E. Hermann: Eucken and Bergson, Their Significance for Christian Thought, P. 103
- (註九) Sir Henry Jones: Old Memories, PP. 58 and 59

第七章 大詩人的宗教信仰

一 沙士比亞 (Shakespeare)

要研究沙士比亞的作品，猶其是注意他的作品中的道德趨向的人，必須要記得他那個時代。那時，一種近乎粗俗的坦直性格是很普遍的。況且，沙士比亞所寫的是為戲院用的劇本，這樣，本來不會在他的作品中佔有地位的章句也在他的作品中出現了。可是，沙士比亞是歷來最偉大的一個倫理家，雖然他的教訓是間接的。他雖然沒有像約翰·密爾頓那樣的獻身給上帝的感覺，但是，他對於上帝的信仰是清楚的，也是重要的。

他不是有意用箴言來教人道德，可是他的一切的作品都間接的教人世界上的德育箴言。他沒有直接的引用聖經，但是他對於聖經顯示深切的認識，從他許多顯著的章句中，我們也可以看見這點事實。他將鏡子對着自然，表示罪惡是必須受罰的；他教人道德方面的賞與罰。他再三的證明：

「神都是公正的，利用我們快樂的罪惡，他們來磨難我們。」

「外表的成功與失敗（在沙士比亞的作品中）不可以測量上天對子人事的關心。天的賞與罰是在內部的，它們在靈魂的境界內移動。

「假如麥克伯（Macbeth），既乘心所慾而仍保有一個恬靜的，開展的心，假如由於他的願望得着了外表的勝利，他也得着了靈魂的內部的勝利；那末認爲上天是漠不關心的是有理由的。

「但是，那個悲劇中的恐怖是，他成就了他所要行的惡事以後，生命中的美的一切都離開了他，他進入了夜的黑暗。

「聖經說：『你的罪一定會發現你。』它沒有說你的罪會被人發現。它說，在你的靈魂的深處，它的秘密的地方，罪會發現你。麥克伯中的最可怕的恐怖不是無助的鄧肯（Duncan）的被殺，而是麥克伯的罪怎樣的發現他。

「他的靈魂緊縮了，繃攏了；他的一切的悟性變得像石頭一樣；痛苦的恐怖抓住了他；他不能睡眠！——麥克伯已經謀殺了睡眠。」疑惑追隨他，恐怖包圍他；生命成了一個活着的死。他與那美好的，可愛的東西，失去了一切的關係；他「在地獄裏預備臥床。」

「要記得，我們怎麼能够相信，在沙士比亞看起來，上天在道德方面是漠不關心的呢？我們怎麼能够說上帝是什麼也不管呢？這樣的斷語是完全沒有力量的，除非我們是故意的忽略靈魂，沙士比亞正是一個總不忽略靈魂的人。」（註一）

麥克南的悲劇，也許是文學中的任何劇本，都更有力量的表現了一個不安的靈魂所受的極端的痛苦。在沙士比亞看起來，罪惡是一種有破壞性、有毀敗性、有消滅性的東西，它的可怕的結果是不能逃脫的。同時，上天常常與善良的人站在一條陣線上。他告訴我們說在一個時期之中，也許善良好像是失敗了，罪惡得勝了，可是，隨着錯行而來的可怕的刑罰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罪不能得着恆久的勝利，乃是宇宙的本性。

在沙士比亞的作品中，處處可以證明，他對於人生的深奧的問題，曾用許多思想，同時，他的思想使他們對於上帝的智慧和善良有了信仰，雖然上帝的路是奧妙的。在安同納與克利娥培屈 (Anthony and Cleopatra) 的一書中，他利用一個角色的口吻這樣的講到不應驗的禱告：

『不明瞭自己的我們，
常求有害於我們的事，那智慧之神爲了我們的利益，拒絕了我們的要求，因此不應驗的禱告反
是我們的益處。』

善良也許失敗了，但是我們的心却常與善良同在。罪惡也許得勝了，但是在它的勝利中，我們還是討厭它。在帶着許多色彩的，奧祕的人生中，一個人在他的最深沉的時候，是袒護善良的，他這樣行，便是與上

帝站在一條線上。

『假如沙士比亞將我們留在一個憂鬱的，灰心的情態之下，我們可以逃到悲觀之神那兒去，但是他却不是這樣的將我們丟開，雖然有的時候，台上可以放着善人的屍體。他留下給我們的是一個放光的事實，那便是好人就是死了，也是真正的勝利者，並且上天雖然蓋着黑雲也是袒護他們的。』(註二)

在沙士比亞的作品中，有喜劇也有悲劇，但是論到神聖的東西的時候，他從來沒有說過失敬的話。他的深刻的虔敬在處處都是顯明的。他每提到神聖的東西的時候，都是非常謹慎的。在亨利四世 (Henry IV) 一書裏，他這樣的提及聖地 (Holy Land)：

『他那幸福的脚

曾走過這些田野，

千四百年前，它們因了我們的利益，

已被釘在苦痛的十架上。』

二 約翰密爾頓 (John Milton)

約翰密爾頓與沙士比亞之間，有許多不同的地方，特別是在他們對於宗教的真理的表現。他明白的發表了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寫着說，他要『向那位「永生之靈」虔誠的祈禱，因為他能使他的表現和知識豐富，因為他能差遣他的天使帶着聖靈來感動，並洗淨他所喜愛的人的生命。』靠着虔誠的祈禱，他希望完成他的工作。密爾頓對於上帝，有一種深刻的責任心。他喚醒人們回到勇敢和信仰，他鼓勵他們作新的努力，並且在大的苦痛中，他為他們留下了一個勇敢的光榮榜樣。他說：

『我願證實「永生的天意」』

我願辯護上帝對人的態度。』

撒母爾強生 (Samuel Johnson) 讀了密爾頓對於上帝所立的虔誠的誓，和他所許的嚴肅的願以後，他說：『從這些熱誠、虔敬和合理的誓願之中，失樂園 (Paradise Lost) 是我們意料中的作品。』

密爾頓生在一個不安寧的時代之中。那時，王帝與人民之間，有大的爭執。查理一世 (King Charles I) 被處了死刑之後，密爾頓受任為外語大臣 (Secretary of Foreign Tongues)，但是在「復興」之後，他的仇敵很活動，他需要對上帝的一切信仰才能維持他的勇敢和信念。不問清教徒的短處有多少，像麥考來 (Macaulay) 那樣公正的歷史家，也這樣的描寫「復興時代」的道德方面的腐敗：『那些回想起來

也令人慚愧的時代，做奴隸而沒有忠心，縱慾而沒有情感，它有的只是小才和大惡，它是冷和狹的心的天堂，是怯弱的人，迷信者和奴隸的黃金時代。蕩婦的擁抱，丑角的諧謔主持了國家的政策。』此外，他的家庭中也有很不快樂的問題，所以當他的眼睛失明的時候，他的苦杯好像是不能擔當了。可是在這個時候，他的真正的偉大顯示出來了，他表現了對於那崇高的神聖的旨意的屈服的精神。希望與信仰在他的靈魂中，依然是堅強的，他不肯讓痛苦壓倒他。他說：

『這雙眼的外形

雖沒有損傷和缺點，

但失去了光，它們却不能再看見；

它們的懶惰的眼珠，終年不能

看見太陽，月亮和星辰，

男子和婦人。可是我不要爭辯

蒼天的聖手和聖旨，也不容減少一線

希望和誠心，但是依然振作精神，

向前途邁進。』

馬遜博士 (Dr. Mason) 一個爲密爾頓作傳記的人說，他將宗教當作人生中的主要的事。當他去世的時候，他的床邊的桌上，放着一本打開的聖經，是合配的。

三 亨利克海英 (Heinrich Heine)

詩人亨利克海英可說是繼哥德 (Goethe) 而起的德國的主要的詩人。馬太阿爾羅 (Matthew Arnold) 說：『哥德的外衣，大部份都落在他的肩上。』一七九七年，他生在杜色多夫城 (Dusseldorf)。父母爲猶太人。後來，他放棄了猶太教，而加入海力金斯達城 (Heiligenstadt) 的路德會教會爲教友。他寫了許多美的詩；除了哥德的十四行式詩 (Sonnets) 以外，他的詩在德國文學中是沒有匹偶的。

一八四八年，海英的身體中了風，在他此後八年的生活中，他以驚人的恬靜和好的性情忍受了那大的痛苦。在這些年代之中，他不能離開他的臥室，可是他的思想愈變愈清楚，也更屬靈。那時，他比他早年所寫的許多變幻和諷刺的作品，表現了更深的真誠。

『他的難言的痛苦更加劇烈了。顯然的，他的軟弱的軀體已得着了一種比風癱還要可怕的症候。可是，他的身體死的時候，他的心靈更光榮的開了花，正如在波尼歐 (Borneo) 生長的一種奇異的花，當它的莖漸漸的爛到根上的時候，它開了最美麗的花。新的思想，新的衝動和創造的能力在他的裏面產生了。』

他的思想的範圍擴大，壓力變的更稀薄，他的觀望有更深的誘力，也更偉大……他灣着身體，半瞇着眼，跛着腿；他沒有嗅覺和味覺；他的手除了塗幾行很粗大的字以外，不能夠握筆；他的唇不能夠回報他的妻子的吻；他的耳對於任何不好聽的聲音是非常的敏銳；他處在一個貧窮，被人譏會，誣謗，欺騙，和誑詐的狀況之中，他的情形實在是可憐的。假如，他不是爲了他的妻子和老母的原故，他會自盡以終了他的痛苦。但是他太英勇了，他不能夠自動的折下那誘惑地生長在人生的花園的界牆上的黑果，以造成那些愛他的人的痛苦。』

他的仇敵——他有很強的不相容的天性，所以他總是有仇敵的——不相信他悔改，信從基督教的誠心。當然，他是不屬於正宗派的，但是他對於宗教，有清楚的看法和固定的信念：『他討厭教士技術，不管是基督教或是猶太教，受酬的牧師，在他看起來，是靈性的反常現象。但是，假如牧師是必要存在的，那末，讓他們做信仰的純粹的榜樣；寧可一個凶惡的，以地獄來恐嚇的牧師，而不要一個溺愛的，同病的，「靈魂的醫生」，他將千分之一品特 (Pit) 的理智攪和在一加侖的道德裏，禮拜天，他便叫人服了它去安息。』同時，因爲他是宗教的朋友，也是教會的朋友，他乃「厭憎所謂的國教 (State-Religion)」，那世俗與屬靈的權威之間的陰謀所產生的一個怪物。』雖然海英有排斥和瀆神的言論，但是對於一個「至高的權能」 (Supreme Power)，他是相信的；他不知道它，也不試試看要說明它。他的唯一的信條是很特別的，「對於『神人同形同性說』 (Anthropomorphism)」，我也許沒有過分的偏愛，可是對於上帝的榮耀，我是相信

的。」(註三)

四 羅貝特伯恩斯 (Robert Burns)

論到蘇格蘭詩人羅貝特伯恩斯的品格，曾經有過不少的文章。在羅貝特路易司蒂分遜 (Robert Louis Stevenson) 寫的一篇很好的論文裏，他說：『伯恩斯並沒有對宗教虔誠，而是宗教擾攪他。』他的生活破壞了他的宗教信仰，應給他的快樂與平安。當伯恩斯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和一個航海的孩子成了朋友，這個孩子的海上的生活使他變得野性與不安。那時，伯恩斯以為他有尙武和獨立的精神，他乃被他吸引了。他爲這友誼所付的代價是很重的，後來，他寫着說：『這友誼對於我是有害的。』也許那些很嚴重的影響伯恩斯的生活和事工的無紀律的習慣，可以在這裏找到一點線索。

伯恩斯生在一個宗教辯爭的時代，那時爭辯的人常常是暴戾的，伯恩斯也是這樣。他寫了許多的詩，內容是譏諷的。有一個爲他做傳的人寫着說：『凡讀這位詩人對於那時的宗教辯爭所寫的諷刺詩文的人，都不能完全放過他的苛刻的批評，以及他對於那些最神聖的問題的非常膽大和直率的攻擊。可是，假如我們注意他的那個時代和環境，我們可以相信在他一切的平常的態度之中，他裏面還有一種深刻的個人宗教，並且對於人和習俗當中的一切真實的，有價值的東西，他有自然的羨慕。我們不能夠不認，他寫諷刺的目的，並不是要損害真正的道德和宗教，而是要顯露並鞭打人性中的虛偽，以及宗教儀式中的

迷信和惡俗。但是，無論如何，看一看那些問題當時的事實，和現在的情形，假如有人證實說，伯恩氏以凶殘的手和高大的聲音來攻擊宗教，我們可以正當的回答說，他有改造家的手，有先知的聲音，他的目的是好的。』(註四)

一七八九年六月八日，伯恩氏寫信給他的朋友羅貝特安斯理 (Robert Ainslie) 說：

『我的幸福是你從前熱誠地關心的一個問題——我依然如舊，握着我的鋤頭，察看我的麥子的生長，注意我的牛奶棚有沒有毛病，也有的時候，在乃特河 (Nith) 的可愛的灣曲的岸上閒步——在它的河邊上，我築了我的謙卑的住所——我所求適宜的天氣，或頑弄自己的思想，這是我現在能够交往的唯一頑皮的東西。我現在既已入了婚姻的聖境，我信我的臉是完全向着天國的，不重訴懊傷的事，是一切忠厚的人的慣例。我也希望我往日的詩詞的放縱，在天國的善良的法令之下，會遭遺忘。在我的家庭靈修的時候——正如一個良好的長老會教友，我也有時領家人舉行靈修——我非常喜歡這兩首詩：『不要讓我青年時的過失 (Let not the errors of my youth) 以及「看呀，兒童是上帝的嗣業 (Lo, Children are God's Heritage) 』已去世的伯恩斯太太——舊歌和聖詩篇，她都唱的很好——乃繼我動人的歌唱翰德爾 (Handel) 所作的「彌撒亞」 (Messiah) 』

在一個茅舍者的星期六晚上 (The Cotter's Saturday Night) 裏面，他對於真正的宗教，有深刻的敬仰和愛護，這是伯恩氏的最良的表現。在他的那個時代裏，教會實有許多窄狹和可以責備的地方，他

在他的詩裏面所再三表示的反叛是有相當的理由的。但是，最知道他離開他自己所謂的『早年深染的虔誠』有多遠的，人莫過于他自己。這『早年深染的虔誠』使他多年做了清白無罪的人。伯恩氏的罪惡的行爲，從來沒有使他快樂。他有的詩句，讀起來像是悔罪的詩篇。有時，懊悔和感動充滿了他的靈魂。對於傲慢的不信的人，他沒有容忍。他寫着說：

『以無神論者的譏笑

換神的憤怒，是不上算的。』

他又寫着說，尊重和敬仰上帝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

『人類必得要尊敬

那偉大的造物之神。』

也許他給鄧樂浦夫人 (Mrs. Dunlop) 的信裏所說的，是他對於宗教問題的態度的最充足和最坦直他表示：

『我方才聽了開爾拍屈克先生 (Kirkepatrick) 講道，他的仁慈是有名的，我敬重他；但是求主不要使我受創造者的這類思想的束縛！我的尊重的朋友，宗教實在是一樁簡單的事，因為它對於智者，愚者，窮人和富人是同樣有關係的。有一位不能明瞭的偉大的神存在，我的生命是他賜與的，他必須要密切的認識他所創造的人類的內部機構的動作和進步，以及他的外表的行為——我想，這些是自身已顯明的事。善與惡之間，有一種實在的，永遠的分別存在，因此，我是一個要負責任的人，因為人類的伴為的天性，因為他的顯明的不完全——不，要說是絕對的不義——在處理自然界和道德界的事物的時候，墳墓的那邊的生存，必須要有一種善賞惡罰的報應。我想，這是凡肯用一點思想的人都得承認的；我要更往下面發揮我的意見，並且證實爲了他的高尚的，美好的，純潔的道理和教訓，就是歷代的智慧和學識的總和都不能勝過的。雖然，在外表上，他自己似乎是我們人類中最難明瞭的，最沒有學識的人——因此，基督是從上帝那裏來的。凡減輕別人的痛苦，或加增別人的快樂的人，在我評定起來便是善良的；凡損害社會上大多數的人，或一個人的幸的人，根據我的測量，便是罪惡。』(註五)

這個在他的心裏實在相信上帝的人，不只是受了宗教的擾攪。他寫給他的朋友，亞力山大肯寧漢 (Alexander Cunningham) 的信裏面的這些話，也指着這個方向：『有的情感（雖然疑難者可以否認）將我們與那些看不見的實在連在一塊——一個全能，全善的上帝，和一個未來的，在死與墳墓那一邊的世界。』

五 威廉華滋華氏 (William Wordsworth)

英國詩人威廉華滋華氏差一點加入了教會做牧師。他的宗教態度雖曾經過一些改變，可是並不是因為他的信仰的問題，他不能加入牧師之職。他對於英國社會的情形是不滿意的，因此，他處在英國教會的牧師的地位，是非常困難的。

住在英國的美麗的湖區 (Lake District)，這位詩人的靈敏的心，當然被自然的美深深的感動了。

「他看見大自然是如何的捨己，使人類的生命成爲偉大，在她的美麗和高尚之中，人類生活着。他看大自然是一種鼓動人，並且使人成爲高尚的能力，同時，人也使大自然成爲更高尚，更美麗。他離開城市中的人們，而到莊嚴的山下和看守的星光下去找人。」他在那些窮人住的茅屋裏尋着了愛，「他是英國第一個光榮並歌頌普通人民的生活的詩人。施達浦福德布路克 (Stapford Brooke) (他的一個最好的解釋者) 說：「他是第一個人，將神聖的思想和詩人的夢，環繞着那山谷裏居民的茅屋，販賣者的流浪的生活，和鄉人與山谷居民的沒有人知道的爭鬥。他是第一個人，將人生描寫得慈愛，樸實，使我們感覺上帝是與樸實的男和女同在；也感覺在他們的人生中，有深刻的意義，同時，在王宮裏與在山中的隱藏的村落裏，人的心是同樣的跳動的。他使我們感覺使人得着安慰和快樂的慈善事業，上帝所要人盡的道德責任，以及大自然在他們的心中所引起的情感，對於衆人都是一樣的，也使我們感覺獨立和自由的精神，是一個

最窮苦的牧人的天生的權利和熱望，正如它是歷史中的義士的權利和熱望一樣。』(註六)

在偉大思想家的使命 (Messages from Master Minds) 中，華德 (J. W. G. Ward) 這樣寫着說：『沒有人的心能比威廉華滋華氏的更與自然和合。他是自然的先知，他的作品可以用這句話來總括：『由自然而到自然的上帝 (Through Nature to Nature's God) 』』華滋華氏尋求上帝的時候，從來沒有迷失過道路。他能够以整個的心和靈魂，贊成白朗寧夫人 (Mrs. Browning) 的頌揚：

『穹蒼蓋滿了大地，

每一棵小樹，有上帝在裏面燃燒着。』

這個恰好的表白了他的態度。像從前的雅各 (Jacob) 一樣，他每次面對着自然之美的時候，他要高呼：『耶和華真在這裏，我竟不知道！』對於他，上帝是無所不在的。華德博士寫着說：『他或經過幽靜的小山（在那裏他覺得自己差不多是個侵入者，）或行過山中的安靜，溫柔的湖邊，或將他的耳放在大地的胸懷上，聽它的偉大的心的跳動，或聽怒號的風突吹過他的家鄉的山，靠近他的總是同樣的一位上帝：

「那位在雲裏，在天空中的，

「那位在林中的樹葉裏的神。」

華滋華氏不大討論以假設爲出發點的，攪擾人的信仰問題。在他看起來，信仰是唯一的一條對的道路，它是自然的。

從性情方面來說，他不是個懷疑者；他感覺相信上帝——那位智慧的，正義的和慈愛的上帝——是世界的主宰不是難的事，他抱着這個安慰的，無疑的信仰生和死。一八二五年，華滋華氏寫給他的朋友喬治波孟特（George Beaumont）的信這樣說：「神學家也許因教義而弄昏了他們的頭腦，可是一個感恩的宗教是不會領我們走錯的。這個我們能確實知道：懷恩是希望的侍女，希望又是信仰的前驅。我遼望大自然，我思想人類中的最善的部份，我倚靠我的朋友，我默想聖經特別是約翰福音，我的信條，乃像蒸氣一樣容易的上升了，可是它是堅固的。」

六 阿弗勒丁尼遜 (Alfred Tennyson)

華滋華氏的偉大的同時代的詩人，阿弗勒丁尼遜，是宗教的文化的集成。

「他對於他周圍的看不見的世界，有深的信仰。他也相信在他出神默想的時候，（在先哲（Ancient Sage）裏面，他所描寫的，）他對於這個看不見的世界，有直接的個人經驗。他也曾對丁德爾教授（Prof. Prof.）

Lyndall) 說明他本身的這樣的經驗。這信仰常與他同在，有一次他說：「假如人不能充分的相信靈魂同愛是永生的，那麼，世界還有什麼意思呢？」沙士比亞的作品和聖經是他最愛的書。趙韋特 (Jowett) 說：「他說有兩種東西，他認為是超乎人的智力的，當然他說這話時，沒有含着不敬的態度：一種是沙士比亞的智慧天才，另一種是耶穌基督的道德天才。」

「假如有人問，他對於基督的意見如何，他會說，「在追念 (In Memoriam) 裏，我已說出了我的信仰；但是他常說，基督的靈性品格，比最大的奇蹟還要奇妙。另外有一次，他說：「我讀到新約中基督的純潔和神聖的品格的光輝，以及他的無限的慈悲的時候，我總是驚愕的。」

「他充分的認識當代信仰的困難問題，他稱那個時代為「可怕的不信時代，」可是，他還是勇敢的抓住他的靈魂所信的真理。從他這幾行動人的詩句中，我們可以知道這點：

「她永遠抓住懷疑中的光明」

握住超乎形式的信仰，

憤怒的言語不足以使她動搖，

她看見那至惡中閃爍着的至好，

她覺得太陽只是在黑夜隱藏，

冬日的花蕊使她窺見了夏令，

花未凋零，她先嘗試了果香，

靜默的卯使她聽見了百靈鳥的歌……

人家嘆惜爲「幻影」的，她却發現是清泉。」（註七）

爲他做傳記的人寫着說：『他深深的敬仰基督的本人和他的教訓。』有一次，他在花園裏步行着的時候，一個朋友問他對於基督的意見如何。丁尼遜停了一下，指着一朵花說：『耶穌基督對於我的靈魂，正如太陽對於那朵花一樣。』批評家便遜（A. C. Benson）寫着說：『他深深的尊敬基督的本人和他的教訓，是很顯明的。一八三九年，他寫信給他的未婚妻，說到他在梅白達爾浦（Mablethorpe）的一位舊友的家裏。他寫着說：「他和他的妻子是兩個十分忠厚的監理公會教友。我到的時候，我問她有什麼新聞，她回答說：『丁尼遜先生，我只知道一個消息，那便是基督爲萬人死了。』我對她說：『這是老的消息，也是好的消息和新的消息。』這樣這位婦人才滿意了。昨天，我用了半天的功夫，讀監理公會牧師的軼事，我也喜歡讀它們……同時也讀基督的教訓，那是上帝的最純潔的光。』……丁尼遜說，基督教雖有它的神聖的倫理，但是，假如它沒有基督「人的兒子」做它的中心人物，它便成了冷酷的；宗教失去了熱誠是不幸的；「人子」是我們能够用的最偉大的稱呼；基督教的形式可以改變，但是基督的精神會在時代的轉中，

愈長愈偉大；他的詩句：

「搖進未來的基督，」

指點非迷信的基督教在將來會得着勝利。那時，不再有信條的爭辯等等的。」（註八）

七 亨利瓦茲華氏朗弗樂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按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克利門蕭特 (Clement Shorter) 的意見，朗弗樂的詩，是六十年來最廣讀的。他的詩深含着真正的基督教思想和情感。他爲了愛的需要，不是爲了信仰的教規而講話，他也許比十九世紀中的任何詩人，更表現了大多數的虔誠的基督教徒的理想。他的同情是深厚、廣大的，他對於上帝的信仰是不滅的。

他的第一個妻子的慘死，深深的使他悲傷。可是，這個經驗使他的靈性生活變的更豐富，也加增了他的詩的價值。對於這個已經知道別離的痛苦的人，來了一種要求，就是要認識那個單薄的，但是不透明的死的幕後的真像。信仰的明燈，就讓死的冷風這樣熄滅。他的作品表現一個作者，正如筆法可以證明一個簽寫支票的人一樣。我們一讀他的印第安人，希瓦他 (Hiawatha) 的人生的動人的故事，就能夠證明，在起

初的時候，他的悲痛是不容易忍受的，同時，他又有一些疑惑和恐懼。當那位軍人望着米尼赫赫（Minao-haha）的不動的形體的時候：

『他的破裂了的心，

叫出了痛苦的哀聲，

樹林也因而哀哭，戰抖，

天上的星辰

也和着他的悲哀，動搖，戰兢。』

來：

『別離的傷痛，也可以在他另外一首著名的詩，收穫者與花（The Reaper and Flowers）裏面看出

「有一個收穫的人，他的名字叫死，

他用了他的鋒利的鐮刀，

一口氣收穫了那有芒的穀子，

和那生長其中的花草。」

「但是接着希望却打破了悲哀，它注視着那收穫者的臉：

「那收穫者笑着說：

「我的主需要這些快樂的花叢，

它們是世界上的寶貴的紀念物，

在世上，他也曾做過兒童。」

「不帶着凶殘，不帶着怒氣，

那天來了那收穫的人；他

是天使來拜訪這碧綠的大地，

帶走了那些香花。」（註九）

這首詩證明朗弗樂的信仰的勝利。他簡單地，有眼光地寫着說：

『沒有死！似乎死的只是轉變；

人間的生命，

乃是天堂的生命的邊沿；

死是它的大門。

『她沒有死——我們那愛的孩子——

她進入了那個學校，

在那裏，管理的是基督自己，

我們軟弱的保護，她不再需要。』

在整個的文學範圍以內，沒有什麼詩能比他的人生之歌 (Psalm Of Life) 被人引用的那樣多。朗弗樂之私人生活，完全沒有受着那些破壞許多天才家的壞影響，如驕傲，妒嫉和放縱者的應有的影響。他的無瑕的一生是與他這首詩相合的。

八 約翰格林利夫慧蒂爾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近代的一個爲約翰格林利夫慧蒂爾做傳記的人，竭力要除去普通人對於這位貴格會詩人的觀念，以爲他是一個『仁愛、溫和的人。』其實，凡是與不正義的東西有關係的，他總是要反抗的。『因爲他的廢奴的意見，他遭了教會的驅逐。他將每一個人都描寫的同他一樣，準備爲了公義的行爲和宗旨而犧牲一切安樂。他在不知不覺之間，將他自己的高尚的英雄性格，攙和入他的作品之中。一直到他臨終的時候，這位好戰的貴格會教友，都保有堅強的崇拜英雄的心。凡是俠義的行爲，都能够鼓動他——不問是在政治界，辯論會，或是戰場，也不問是在私人的生活裏面，或是公事中。他崇拜捨身殉道的人的心——從他兒童時代唱貴格會英雄歌的時候起——差不多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特性。他每次讀到男女英雄的傳記的時候，他是很興奮的。』(註十)

他熱誠的擁護廢奴運動，因此，對於贊助這種制度的牧師，他是不信任和不喜歡。有一次，在加爾斯城 (Charlestown) 舉行了一個會，它的性質是贊助蓄奴制度的，有一個牧師團體參加了那個會。這事使他非常憤怒：

『正直的上帝！這些人，

他們在你的台上佈道！

公義的上帝！他們用手放在以色列的方舟上

祝福和祈禱！……

『那些受酬的虛偽者，

他們不顧審判，他們也不問

聖經在警誠，責備中所燃燒的

寶貴的真理。』

『他所喜歡的一個教訓，便是上帝是善良的。他有一次說，自從一次他看見了他的母親對於一個罪人表示了仁慈以後（這仁慈是那罪人所沒有想到的），他便瞭解了天父上帝的慈愛。他的結論是，上帝常常來幫助那些缺乏的人，雖然有的時候他利用人力。可是他沒有提到，在許多時候，那些受痛苦的人要求不到援助。利用今日心理學上的名詞，我們可以說：「母親的複雜感覺」（Mother Complex）使他相信了永生上帝的善良。

『可是慧蒂爾的永生上帝的善良的理論，在他那個時代也是需要的，因為它可以減少那時所盛行

的「卡爾文主義」(Calvinism)它着重的是上帝的報復。他的理論對於人的心理上是有益處的，因為它使人脫離一種有害的神學觀念的影響。有一次，他向一位去探訪他的英籍的貴格會教友說，他寫永生上帝的善良 (The Eternal Goodness) 一詩的目的，是要對抗卡爾文派所信的上帝是磨難人的主張。可是他既對於罪，有真正的信念，那末，他離開卡爾文派神學的理論也不遠。

「他認為他既然相信上帝是善良的，那末，自然的，他也相信靈魂是永生的。他說：「我想上帝對於人類的愛是不停止的，或者說，上帝對於人的試驗時期是不與墳墓終止的。生後我們既還保留着我們的人格，在我看起來，永生的觀念便成了它的必然的結果。上帝不會使我們復活，而僅成爲一個自動的機器。我們必定要能够運用自由的意志，並有選擇的能力，否則，我們便不成其爲我們自己。」

「可是，慧蒂爾並不是不感覺一個相信的人所受的懷疑的擾攪。在人生的問題 (Questions Of Life) 裏面，(那是在達爾文 (Darwin) 還沒有提出他的「進化論」的以前寫的) 慧蒂爾有力地，甚至于有信念的表示一個懷疑者的理論。因爲他研究東方文學的原故，他熟諳宇宙即神論的思想，他也曾有過要相信它的危險。雖然在理智方面，他受了它的誘力，可是他決定拒絕它。他並不否認他自己也有懷疑的時候，雖然，他從來沒有失望過。」(註一一)

慧蒂爾當然是有缺點的。從幾方面來說，他常常是暴戾的。對於那些不能接受他的意見的人，他甚至于不公平。他愛論那些與他意的見不同的人的「奇怪的宗教思想。」可是，他的純正和誠懇的性格是沒

有人疑惑的。他比任何美國詩人都更熟悉聖經。他從聖經以及貴格會的「內心的光」(Inner Light)的理論之中，得着了感動。假如有的時候，他不能明瞭某種奧秘的事物，他乃接受它爲必然的，但是他的信仰是不滅的。他相信靈魂的疑問是會得着答案的；他也相信上帝按照他的合意的時間，會使一切的事實顯明出來：

「朋友，又是同樣的，陳舊的疑問！

我不能回答。徒然的，我將我的靈魂

送進那黑暗的区域，在那裏，

科學的燈不照耀，理智的太陽和星，

它們的自然的光也不燃起。

我不能知道，它們的偉大深刻的意義，

也不能分辨眼睛中的嚴肅的秘密，

它們日夜在望着我們……

「我沒有答案，爲我與你，

除了我在母親的膝邊所認識的

「現在的一切都是出乎上帝，將來的也將出乎上帝；

上帝是善良的。」讓我們存着滿意的心，

對於他的旨意，像兒童樣的相信，

不受罪惡的阻止，他向着他的偉大的目的進行。」

九 法蘭錫士湯浦遜 (Francis Thompson)

當詩人法蘭錫士湯浦遜于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倫敦的一個醫院裏去世的時候，世界上少了一個最溫靜的人，同時也是現代的一個最奇怪的天才。他的父親希望他加入天主教做牧師，因此，他將這個孩子送到英國北部的又蕭大學 (Ushaw College) 讀書。他不愛讀書——除了他所選修的幾科以外——校長乃寫了一封信給他的父母，說他不適宜于做牧師。在這封信的末後，他說：「我希望上帝會幫助你擔當這個失望。我很同意這是法蘭錫士應該準備一種職業的時候。假如他能够擺脫那有害于他的天性的懶惰，他在任何事業中都能夠成功。」

自從這時候起，一直到他去世的時候止，他的一生的事蹟是希奇的，正如它是傷心的一樣。他在孟其

斯特 (Manchester) 的一個醫科大學中過了六年以後——多數時間是浪費的——他回到倫敦。在那裏，他住到他去世的時候。他到那裏的時候，他所有的東西便是幾本書和很少的衣服。這是在他貧窮和疾病中掙扎的開始。他難得寫信給他的家人。

在倫敦，他不久便找着了格德圖書室 (Guildhall Library) 以及其他的閱覽室。對於他自己的外表，他變的更不關心，在幾個月以內，他差不多全身是襤褸的。除了鴉片以外，他沒有別的惡習。他對於宗教實在是很虔誠的。但是，他似乎完全沒有力氣和志願。他對於詩的愛好變成了一種熱情。他常在倫敦的街上走着，看不見什麼人，一心在想他的詩句。

不久，他便在普通的寄宿舍裏過夜；也有的時候，他睡在屋廊下，或是蜷在太姆士河 (Thames) 邊的板凳上。假如他有幾個銅板，他便進寄宿舍去；假如他沒有錢——這是常有的事——他便睡在太姆士河邊上。他看過了許多的浪子和漂泊的人，對於這些被社會排斥的人，他有許多羨慕的地方。但是他討厭他們的言語和思想的粗俗與污穢，他也看見了許多使他心痛的事。他成了一個擦靴的人，但是他討厭警察，他們時時要他搬開，因此，他只得停止。他願意爲人家牽着馬頭而得着幾個銅板。有的時候，他將錢加入競賽，而產生一點利錢。

一八八七年，他的運氣改變了。快樂的英國 (Merry England) 的編輯，韋弗力梅納爾 (Wilfrid Meynell) 接受了他的一首詩出版。從那個時候起，一直到二十年以後，他去世的時候止，他常爲雜誌寫東西。

人家也開始認識了他的詩的卓越和靈性的美，都說他是近代的最大的詩人，並且他的宗教詩，天堂的怯者（*The Hound Of Heaven*）是近代的一首最有耐久性的詩，不是過當的。

這首奇妙的詩，也許正是他自己的信仰的懺悔。真的要從他的詩以外，說明這位靈敏，膽怯的天才的宗教信仰是困難的。他雖然多年生活在痛苦的環境之下，但是除了吸鴉片的習慣（他最後誠除了）以外，法蘭錫士湯浦遜並不像犯了什麼特別的罪。韋弗力梅納爾指點說：『這位詩人的詩爭辯了他的清高。』

當他去世的時候，他正在寫聖以格乃蕭傳（*The Life Of St. Ignatius*）。他的最後的十天，是在聖約翰醫院和聖以利沙白醫院中過的。對於那些服事他的人，他深深地感謝，在他將要去世的幾點鐘以前，他很高興的領了聖餐。

（註一） George H. Morrison: *Christ In Shakespeare*, pp. 28 and 29.

（註二） George H. Morrison: *Christ In Shakespeare*, pp. 38 and 39.

（註三） William Sharp: *Life Of Heine*, p. 205-206.

（註四） J. O. Higgins: *Life Of Robert Burns*, p. 59.

（註五） J. O. Higgins: *Life Of Robert Burns*, p. 130.

- (註六) Robert P. Downes: *Hours with the Immortals*, pp. 107-108.
- (註七) Robert P. Downes: *Hours with the Immortals*, pp. 277-278.
- (註八) A. C. Benson: *Tennyson*: pp. 110 and 111.
- (註九) J. W. G. Ward: *Messages From Master Minds*, pp. 124 and 125.
- (註一〇) Albert Mordell; *Quaker Militant*, John Greenleaf Whitier, p. 314.
- (註一一) Albert Mordell; *Quaker Militant*, John Greenleaf Whitier, pp. 292 and 293.

第八章 科學家的宗教信仰

一 加爾斯羅貝特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

英國自然科學家達爾文造成了生物學界中的革命。世人稱他爲「進化論」(Doctrine of Evolution)的發明者。但是，在這一點上，有許多贊同他的觀點的人，也劇烈的反對。馬太阿爾羅(Matthew Arnold)說：「我不能夠明白你們這些科學家，爲什麼對於達爾文，這樣的大驚小怪。他所說的，在路克利蕭斯(Lucretius)的作品中，都有過了。」傑德教授(Prof. Judd)回答說：「不錯，路克利蕭斯猜着了達爾文所證明的。」(註1)

達爾文的理論的中心思想是，一切有機體的生命，都是從少數原始的模範動植物變化出來的，並且，現有的和過去的一切動植物機體，都是因爲受了地方的或它種特殊的變化勢力的逐漸的影響而形成。這些變化藉着遺傳的方式傳遞下去。在他一八五九年所出版的著名的物種原始(Origin of Species)中，他第一次提倡這種思想。

達爾文費了許多的心力，經過了屢屢的試驗，證實了他所提倡的每一條結論，然後他才出版這本開關新紀元的書。他承認它有許多不明瞭的地方，也承認這些地方，將來也許是依然是不能夠明白的。可是，

他自己所發表的下面的這段意見，可是表示他的信念是誠懇的：

『在我的能力範圍以內，我所下的是最謹慎和最公平的斷言，我不疑惑許多自然科學家直到近來還主張的意見——也就是我自己從前所主張的——是錯的。這種主張就是每一物種是單獨創造的。我十分相信物種並不是不變更的。但是，凡所謂同一屬的物類，乃是其它大概已滅絕的物種的後裔，正如某一物種的已被承認的變相的後裔，乃是那個物種的後裔一樣。我也相信「自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是變化的最重要的方法，雖然它不是唯一的方法。』(註11)

達爾文的思想發表了以後，不幸的引起了激烈的辯爭。在那個時代裏，自由主義是最遭人排斥的。有許多主要的牧師，譏諷他的理論，也常常誤解他的理論。可是達爾文自幼便是受的宗教教育。他在青年的時候，常常引用聖經，他的朋友們有的時候笑他，也有的時候討厭他。他在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畢業的時候，存心要做一個牧師。雖然他後來對於宗教的原則，態度有改變的地方，可是他永遠是虔敬，誠懇的。在傑姆斯加爾姆斯(James Chalmers)的傳記中，有他對於真正的基督化的生活所作的見證。它是對於佈道事業的偉大的讚美。這段話是達爾文自己發表的：

『在我們還沒有睡覺以前，那位年長一點的達希憐人(Tahitian)跪了下來，他閉着眼睛，用他本地的語言，做了一個長的祈禱。他像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那樣祈禱——含着虔敬，不怕人家的譏諷，也不求誇示他的虔誠。在吃飯以前，他們必要謝飯，然後才吃。有些旅行的人，以為達希憐人僅僅在傳道人的面前祈

禱，那天晚上，他們假如和我們歇在那山脚下，他們就可以知道事實不是這樣。」

幾年以後，當他站在安靜、莊嚴的巴西（Brazil）樹林中的時候，一種奇妙的——近乎崇拜情感湧進了他的心，他寫着說：

『最偉大的情景也不會引起我的這樣的信念。老實說，我像一個色盲的人，衆人既都相信有紅色的存在，這便證明我的視覺的消失是實在的。』

達爾文年紀更大一點的時候，他對於物理學也更有興味。在宗教問題方面，他成了一個自安于不知的人（Agnostic）。他並沒有否認上帝的存在。他也沒有失去他對於靈魂、永生和天意等問題的深刻的興趣。

在加爾斯達爾文的進化論（The Evolution of Charles Darwin）（二七一頁）裏，葛其多錫（Dr. George A. Dorsey）寫着說：『達爾文似乎憑着他的直覺，認識有不能勝過的困難問題存在，（在宗教問題方面）同時，他能夠追隨那個時代的精神；他認真的注意這些問題，然後他走過去。他研究的是他所看見的具體的生命。他將造物之主，目的和計畫等等問題留給神學家和哲學家去研究。達爾文是一個科學家，但是他不是個無神論者。』

在物種原始裏，達爾文寫了這段話，這是一個無神論者所不能寫出來的：

『我認爲一切的動物，並不是各有特別的創造，而是少數的動物的正統的後代。這些動物，是遠在第

一層的康伯利 (Cambrian System) 化石還沒有洗滌以前就存在的，在我看起來，這樣它們現得更高尚……這種的看法，使生命也現得更莊嚴，它和它所有的幾種能力，是造物主宰，在最初的時候，所賜給一種或數種形體的；地球按着地吸力的定律而轉動，那些無窮的，最美麗和最奇妙的形體，也是由於一個很簡單的開始，乃得而存在，乃得而繼續的演進。」

二 湯姆斯亨利赫格斯萊 (Thomas Henry Huxley)

科學家赫格斯萊是達爾文的很好的朋友。他比達爾文小十六歲。達爾文的物种原始 (Origin of Species) 出版了以後，引起了激烈的辯論，赫格斯萊是與達爾文表同意的，他是達爾文理論的一個有力的贊助者。他比達爾文自己對於他的理論所包含的道德以及宗教的意義，還要感覺興趣。他相信一切的爭辯都是因為誤會和錯解而發生的。他一方面與惱怒的神學家力爭，另一方面又與固執的科學家辯論。他認為我們假如除去了聖經中的膚淺的，以及歷代所增添的解釋，那麼，它與達爾文的原理是相符合的。他永遠深深的敬重聖經，他也要他自己的孩子受宗教教育，他這樣說：

『讀聖經須用整個的眼光，以公正的態度，作最嚴格的評斷……在這部老的文學中，依然保有大部份的道德的美和莊嚴……三百年以來，這本書會深入英國歷史中的最美好和最高尚的人生的內部……』

……與十幾刊內書能詢言葉約開七兒童，吏也門覺得在那個章大約歷史的進程中，每一個人物，都像他們

自己一樣，排列在兩種的永生之間，要按照他們在行善和憎惡方面的努力，而得着萬世的稱讚或咒詛，正如他們要按照他們的工作而得着工價一樣。』(註三)

可是赫格斯萊是個堅定的趨向于『自安于不知論 (Agnosticism)』的人。他以聰敏的眼光察看基督教，可是他對於屬靈的實在，却有真正的、確實的同情。他不相信有一個人的神，特別是一個掌管世界和人類的命運的神存在，對於他，這種的信仰是難以接受的。關於這個問題，他曾寫過七千頁的文章，所以他的觀點是很清楚的。在他的文章裏面，我們可以選出他對於宗教充分的同情的地方，可是我們假如藉着這些，而說他是個信者，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實在是個自安于不知的人。雖然如此，他否認自己是個無神論者，或是唯物論者。他一生的大部份時間，都是個『虔敬的自安于不知的人。』

赫格斯萊在一八六三年寫給加爾斯金斯萊 (Charles Kingsley) 的一封信裏，他說：『我對一切陳舊的瓶，都是深深的恭敬的，但是，假如新的酒倒進去的時候，它們能够不破裂的話，那我是非常的快樂。我承認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可是，我的年紀愈大，我愈研究，我心裏也愈感覺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學家所明瞭，以及所解釋的宇宙的原理，與乎成年積月用科學的方法研究宇宙的現象，而產生的宇宙的原理間的矛盾是沒有辦法取消的。』

在他後來寫給金斯萊的另外的一封信裏的末尾，他說：『對於反對正統教的自因推果的理論，我沒有些微的同情。我的天性最憎惡的是一切的無神論者和不信神的人。』在一八九二年，在他寫給倫敦時

報 (London Times) 的一封信裏，他堅持的說進化論與有神論，不一定是相符合的。

他去世于一八九五年六月廿九日。在他的墓碑上，刻着他的妻子所寫的三行有意義的詩句——我們確實知道，它的內容的情感，是他自己也會同意的：

『不要懼怕，你們哀哭的等候的心；

因為上帝仍然要將安息，賜與他所愛的人們；

所以，假如他所吩咐的是不醒的安息，也是最好的。』

三 阿弗勒羅素華拉斯 (Alfred Russel Wallace)

華拉斯與達爾文同為發明進化論的人。這件事的本身，可以引起妒嫉和分爭，可是，他們兩人之間，有很大的體諒與容忍，因此，他們的友誼，在科學發明的歷史中，是最美麗的。他們的行為的本身，永遠可以表現他們的真誠和高尚的性格。他們的觀點並不是完全相同的。華拉斯在說明人類的原始的時候，還加入了別種重要的因素。他並不否認人類的道德和理智力量是從動物而演進的，但是，他確定說，這些力量不是藉着自然選擇的方法而來的。他說，它們所以形成的原因，不是在自然律的範圍以內，而是要在看不見

的屬靈的區域內去尋求的。此外，他們還有意見不同的地方，可是，這是他們間的最大的異點。華拉斯相信上帝，他終生是個相信上帝的人。他堅持的說，必有一位掌管一切的心靈（A Controlling Mind）存在。他寫給傑姆斯馬爾張（Sir James Marjant）的一封信裏，他這樣說：

「我在青年和壯年初期的時候，我的心是相信唯物主義的，漸漸的它成了我現在的心——一個有社會思想的，屬靈的，相信上帝的心。在我的科學朋友看起來我這棵心的晚年是非常的軟弱和輕信，它甚至於相信花果，家畜，光榮的鳥和蟲，羊毛，棉花，糖，橡皮，五金和寶石等等都是預定了要供給人類教育和享樂的。」（註四）

在一九一三年五月，華拉斯又向這位作者發表他的宗教信仰，他說：「近代的發明證實，在物的本質和原始之中，必須有一種統合的力量；在心的原始和發展之中，當需要比這個還要大的力量。我的生物的世界（World of Life）一書裏的整個的，層進的理論，便是認為有一位或數位超乎人心以上的心靈存在。我們將它們看作一位神或數位神，同時將所謂的「自然之律」（Laws of Nature）看作志意力的活動，或者說，看作這些超人的，或無限制的心靈的活動。脫離了這樣的一位心靈或是數位心靈的存在和力量，「自然之律」便成了不能說明什麼的空言——事實上，是不可思議的。這便是我的論點。這個「不可知道的實在」是一位單獨的心靈，在到處指使這個宇宙，像一位直接的創造主宰，組織者和領導者，領導我們這個整個的宇宙，以及其它有存在可能性的宇宙裏的一切最精細的情感，還是如斯朋賽爾（H.

Spencer) 所建議的，他要藉着不同的潛隱勢力而使這個宇宙，又或是如我所建議的，他要藉着「無限等級的心靈」而使這個宇宙。這兩種意見差不多是相同的。我的假定似乎是更清楚，更有理性。在我的生物的世界的最後一段中，我已經說過了，同時，這是聖經的教訓，也是斯溫登波 (Svendenborg) 和密爾頓 (Milton) 的教訓。」

四 傑姆斯楊辛浦遜 (Sir James Young Simpson)

辛浦遜是蘇格蘭的產科醫生。他最著名的，便是發明「克羅拉方」(Chloroform) 是一種麻藥。在蘇格蘭的醫師中，他是第一個得着男爵位置的人。在婦科中，他的顯著的成績遠在他的時代的前面。他在醫學界的地位，是與哈維 (Harvey) 仁納 (Jenner) 和力斯特 (Lister) 平等的。爲他作傳記的人，蘭哥爾登 (H. Laing Gordon) 寫着說：「他的天才激動了他，使他能有偉大的力量，向着他的目標奮鬥。假如有人問我們說，辛浦遜最令人敬重的是什麼，我們可以回答說：「不是因爲他的發明，或是他所創造的工具，也不是因爲他曾暴露許多罪惡，或是他在科學，文學，考古學上，會有特殊的貢獻，而是因爲他的個人的動人的生活。」高尚的理想，以及一種樂觀的無疑的信仰引導了他，使他相信善事都是做得到的，公理是會得着勝利的。」

有人問他說，他認爲他的最偉大的發明是什麼，辛浦遜沒有疑惑的回答說：「我有一個教主。」他有

一個純粹美麗的品格，他全心全意的接受基督教。在宗教問題上，他也隨着時日的增長而待着了更清楚的光，更深的平安，以及更充分的信念。在他三十八年的行醫期中，他從來沒有離過職，他對於宗教的興趣是實在的。他所採取的是奮興派的態度。他說：『我惟獨對於基督，有不可動搖的信仰。』

五 威廉湯姆生克爾文 (Lord William Thomson Kelvin)

克爾文公擔任格拉斯哥 (Glasgow) 大學的自然哲學教授有五十二年。他在力學，聲學，光學，熱學，磁氣學和電學各範圍以內，都有顯著的貢獻。一八五七年，大西洋海底電線裝置成功，大部份應歸功于他在幾方面，他可以說是最初的電氣工程師。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五年間，他任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的會長。他向愛丁堡 (Edinburgh) 的英國會社所致的主席辭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我深信近代的動物學的臆測過分的忽略了「計畫的理論」(Argument from design)。可是，在我們的周圍，有着有力的，堅強的證據，證明這個宇宙是個聰明的，仁慈的計畫，假如形而上學或科學的迷惑，使我們暫時的忽略這些證據，它們仍然會來抓住我們，並且藉着自然顯示我們一個自由意志的影響，也教導我們一切有生的動物，都須倚賴一位永遠主動的造物者和主宰。』

另有一次討論計畫的理論的時候，克爾文公寫着說：

『發光的以太偶然的放出光力——蝴蝶或一朵美麗的花的顏色，是原子的偶然的集合，以供給我，

另一個原子的偶然的集合物的享樂，這樣的觀念能夠使人明瞭麼？無神論者的思想是多麼的沒有意義。我不知道怎樣用言語來解釋它的論點。』(註五)

六 路易巴士多 (Louis Pasteur)

法國化學家路易巴士多是很有名的。他是細菌學的創始者。因為他的成就，我們才得有使酒和牛奶不發酵的方法，以防止腐爛並保護身體的健康。他晚年專心于指導巴士多研究館 (Pasteur Institute)。這是用公衆所捐助的錢建造的，目的是要研究傳染病的預防方法。也許他所最著名的，便是他在預防醫藥方面的貢獻，以及他所發明的狗瘋症的治療。他實在是當代的一個最偉大的人物。在宗教方面，他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對於李特勒 (Littre) 的讚詞，可以表現他自己的信條：『那宣揚無限之神的存在的人——沒有人可以避免——便是承認有一種比一切宗教中的所有的奇蹟都更超自然的因素；因為無限之神的觀念，表示有雙重的性質：它使我們不得不接受它，可是它又是不能明瞭的。當這種的思想抓住了我們的理智的時候，我們只有跪下來……在這個世界上，我處處可以看見這位無限之神的自然的表現。藉着這個表現，那超自然的力量，便入了每一個人心的深處。上帝的觀念便是無限之神的觀念的一種形式。只要這位無限之神，在人類的思想上，是神祕莫明的，人類總是要建造廟宇敬拜這位無限之神，不論他們稱上帝為婆羅門 (Brahma) 阿拉 (Allah) 耶和華或基督；我們也總可以看見人們俯首跪着，溶

化在這位無限之神的想像之中。」(註六)

當巴士多在科學家德維爾 (Henri Sainte Claire Deville) 的喪事禮拜演講的時候，他說：「我懇求你，不要俯視你的哀哭的妻和悲傷的兒子；你會爲這裏的生命難過！你在那清楚的，滿充着光輝的聖境等候他們吧！你現在可以知道它的一切，你也能明瞭這位無限之神的本身，這個可怕的，擾人的問題，是世上的人，所永遠不能知道的，可是它是一切的莊嚴，正義，和自由的永生的泉源。」(註七)

任華勒利拉多 (Rene Valery-Radot) 這樣的形容他說：「巴士多沒有費一點力，便超升入那屬靈的境內。他對於上帝和永生，有絕對的信仰，他相信我們在現世的爲善能力，在另外一個世界裏，仍可以繼續。這些感覺深入了他整個的人生；他終生保有福音中的美德。對於他的祖先所信奉的宗教，他是敬慕的，在他的最後的幾個禮拜中，他也真誠的，自然的來向它求得屬靈的慰藉。」(註八)

七 加爾斯浦羅蒂斯登墨茲 (Charles Proteus Steinmetz)

著名的原籍德國的美國電氣學家斯登墨茲，一八八九年來到美國，那時他是二十四歲。他到美國時，美國辦理移民問題的當局，差不多不許他入境。他看上去是憂鬱的人，身材矮小，姿勢不正，眼光有毛病，衣服襤褸。況且，他不能夠說一句英文。他得着了入境的許可以後，便在一個電氣公司裏找着了工作，每日有二元的工資。這樣他證明了他自己的能力，乃被升爲諮詢總工程師。不久，他成了世界上的一個最大的電

氣工程和算學威權；對於純粹科學和實用科學，他都是同樣有興趣的。關於電氣工程的技能方面他寫的文章是很清楚也很有趣味的。在他六十歲去世的時候，他已經得着了許多高貴的位置，在他的專門範圍以內，他的權威實在是無可爭論的。

斯登墨滋有深刻的宗教信仰，這些信念是明白的，也是重要的。一九二二年二月，他在哈白爾雜誌

(Harper's Magazine) 上發表一篇文章，他說：『在人類的知識的現階段裏，科學對於這些（宗教的）問題，不能下確定的，最後的結論；因為科學的本身是有限制的。科學不是也不能表現這個世界的真像，以及它的事實和定律。科學是在人類思想的內在的限制的範圍以內，按照我們所能够看見的，表現這個世界。我們的最大的限制是，我們的觀察力是有限的，我們的智力不能抓住那「無限」的概念。因此，我們的理智也是有限的，世界也是有限的，在科學的世界裏，沒有什麼是無限的，上帝以及靈魂的永生等等的觀念超過了實用科學的範圍……科學是在有限的時間和有限的空間以內，研究有限的事實，我們所研究的時間與空間距離我們愈遠，科學的理論，也愈不能確定，等到我們試要研究「無限」的時候，我們便在超乎科學的，高超的，不能理論的矛盾的烟霧中消失了。』

不久以後，巴不遜 (Roger W. Babson) 訪問斯登墨滋，問了他這個問題：『你想此後的五十年中，我們可以在那一方面的研究裏，看見最大的發展？』斯登墨滋謹慎的思想了一下，這樣的回答說：

『我想最偉大的發明，要在屬靈的這方面。歷史明白的告訴我們說，這個力量是人類和歷史發展的

最大的力量。有一天，世人會知道物質的東西不能給人快樂，它也不能給人創造力和權能。然後科學家會將他們的實驗室變作研究上帝，祈禱，以及研究現在還不能猜想到的屬靈的力量場所。那一天來到的時候，世界在一百年中的進步，會比已往在四百年中的進步還要大。』(註九)

八 金路易阿格錫士(Jean Louis Agassiz)

原籍瑞典的美國自然科學家，阿格錫士是當時的一個最能幹的生物學家，至少在幾方面，他也是美國貢獻最大的科學教員。他主要的成就，是研究魚的形式，他的研究造成了自然科學歷史中的革命。他的原則，像費伯爾(Fahre)的一樣，是先與自然界發生直接的接觸，然後才可以認識它。他是「哈佛比較動物學博物院」(Harvard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的主動的精神。他是一個十分謙虛的人，學生的真實的朋友和同伴。在他死的時候，人家這樣說：「他終生是一個學生，他死的時候，他的精神比任何學生都要年輕。」

他對於「達爾文主義」不表示同情，一部份也是因為他對於它的原理的真正的意義有點誤會。雖然他對於宗派和教規，完全不表示同情，但是在心裏，他是十分虔誠的。他有獨立的思想，他也警戒他的學生要防備宗教中的傳統思想家和武斷的科學家。

在每一種自然的物體中，他看見『一種上帝的思想。』在他沒有向學生講書以前，他慣于先和他們

做一個短短的默禱祈求上帝與他們同在。每一個學生都感覺他有深刻的誠意和宗教信念。在討論科學問題的時候，他不喜歡有什麼不敬重和鹵莽的態度。對於唯物論者，他常常沒有耐心，他的觀點也與唯物論者的觀點相差的很遠。他的態度，可以用他對本尼託斯（Penikese）學校的學生所說的話來總括：『在一個科學試驗室中的非禮態度，比在一個禮拜堂裏的非禮態度更要使我不安。研究自然便是與最高的心靈交往。你們切不可戲弄自然。她的最低微的工作也是最高的權能者的工作，無論我們對於它們的看法如何，它們在宇宙之中，總是最高的。』（註一〇）

九 奧力浮羅其 (Oliver Lodge)

羅其生在英國的斯塔福德夏州 (Staffordshire) 當時為一八五一年。他在三十歲的時候，被任為利物浦 (Liverpool) 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的物理教授。他細心研究宇宙的現象，有五十年的功夫。在這個長時期內，科學範圍內的顯著的地位，少有是他所未曾佔有過的。他曾任「英國會社」(British Association) 的會長，一九一九年，他得「皇家藝術研究會」(Royal Society of Arts) 的阿卑獎牌 (Albert Medal)，因為他最先發明無線電報。羅其曾寫過許多書，對於宗教問題，他屢屢用坦白的態度來討論。他的這段話是很明白的：

『我信一位無限的，永生的神，一個領導人的，慈悲的天文就是包括萬物的。我信他的神聖的本質，是』

藉着耶穌基督而特別的顯示給世人。基督在一千九百年以前，曾活着教導人，並在巴拉斯丁（Palestine）受難，此後基督教會便崇拜他爲上帝的永生的兒子，世界的救主。我信聖靈永遠準備着幫助我們，使我們走向善良和真實的道路，也相信祈禱是人與神交往的方法，同時我們要靠着忠心的服務，才得進入永生，才得與聖者交往，並且得着上帝的平安，這乃是我們的權利。」

一九〇一年，羅其著的理智的信仰（Reason and Belief）出版了。裏面的這段話可以說明他的態度：「現代的科學，一點也不知道最終的原始。它也從來不問這個問題。它以動的物質做出發點；它追尋它的過去，也相當的追問它的將來。它也許回顧幾百萬年以前，或者遠望幾百萬年以後的事；可是，每一個過去的時代，不問它是怎樣的古遠，在它的前面，還有個過去的時代；沒有什麼可以指點出一個始或終。在每一個階段，我們都能够問：以前還有什麼？或以後還有什麼？但是這個地球，這個世界的原始，是我們可以想像得着的：在世人將這個世界與宇宙看作是同一樣的東西的時候，世界的原始，好像就是宇宙的原始。因此，有一個富有詩意的，論到創造的記載，便這樣的遺傳下來了。它表示一部份的固定的真理。那就是說，世界上的生命是漸次演進的——由低級而至高級；事事都要靠着一位預先存在的，永生的聖靈的能力；物質是隸屬於思想，計畫和觀念的；事事都須受一個目的的控制；事物的本身，整個的說起來，是善良的，除非人們毀壞它。」

「你又繼續的說，它既記載了萬物的原始，人類的原始，也在其中，那第二部的故事又開始了。它記載

亞當怎樣的受了聖靈，以及他的墮落，不錯你所說的是對的。這第二部的故事所謂預言的記載有一種不同的性質，它的目的也是不同的，它有它自己的顯著意義；我們應該感謝從前編聖經的人，因為他們保留了兩方面的美麗的文件，留傳給我們，使我們可以明瞭，並且盡力的調和它們。它們各有真理，也都是受了感動的記載。只有對於一個膚淺的，一知半解的人，它們是不一致的。去其一，它們便不再完備了——它們彼此補充——當然，我們不可以將它們當作冷血的科學事實的記載。在那個時代，沒有科學。我們現在所明瞭的科學是現代的產物。由於科學，我們知道人的起來——一種最有希望的理論。創世紀所描寫的是人的墮落——自由意志的意識的開始，以及罪惡的進入人心。這兩種的理論並不是不相符合的；有跌倒也會有起來，有的時候，起來乃是跌倒的自然的結果。這樣，我們不難解釋亞當的故事。種族中的最先的天才，必因受了神聖的感動，然後漸有善惡的意識，才能够認識責任——覺悟自己有一種選擇的能力；那便是『人成爲活的靈魂的時期。』（註一）

在羅其去世前的七年中，他的名聲傳的很廣。他研究心靈的問題，並提倡死後的個人生存的理論。他論到這個問題所寫的三本書，引起了普遍的興趣。這幾本書叫作拉孟德或生與死（*Raymond or Life and Death*），科學與永生（*Science and Immortality*），以及我爲什麼相信個人永生（*Why I Believe in Personal Immortality*）。他深信死後的生存，可以用事實來證明，這些事實是像其他的研究範圍以內所接受的事實，一樣的能使人信服，一樣的合乎理論。

他謹慎的寫了一篇文章，叫作個人生存的科學理論 (Scientific Argument for Personal Survival) 它的結論說：

『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我們不可以根據感動和直覺來決定。我們須求冷酷的、直接的證據，我們也不可以存着偏見的心理，來探究這種的證據。最後，它會使人類相信死後的生存是實在的，它也會使我們更了解這種的生存的意義，這生存與肉體的構造之間有什麼關係，它的範圍是什麼並且有多麼廣大，它對於最後的實際問題，有什麼關係。』(註一二)

十 威廉安斯樂 (Sir William Osler)

著名的醫生安斯樂，在一八四九年生于安特理我省 (Ontario)。他曾在托朗托和孟屈奧 (Montreal) 兩城市的大學中讀過書，後來他受聘為馬格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 醫科的教授，那是在一八七四年。十年以後，他在彭錫弗尼亞大學 (Univ. of Pennsylvania) 擔任教職，一八八八年，又為巴梯穆城 (Baltimore) 的約翰霍浦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的醫科主任。後來，他成了牛津大學 (Oxford) 的醫學教授。假如我們說，有三十年的功夫，安斯樂醫生是世界上最前進的醫生之一，這並不是過分的話。有千千萬萬的學生會聽過他講書，他的演講的文學的美，是和他給那些青年醫學生的非常好的有條理的教訓一樣有價值的。他對於醫生和看護們的演講，有一部分已在忠告與理想 (Counsels and

Idéal) 中發表。它們顯示安斯樂的非常的文學才能，以及他引用聖經的驚人的能力。在宗教問題上，他並不是武斷的，可是他有固定的信念，下面的這段文字，可以表現出來：

『假如你在一天開始的時候，便想着基督並祈禱，你就不再需要什麼別的東西。假如你是沒有信經的，這樣行，你就有了宗教；假如你的信經上有了問題，這樣行，你的神學上的任何問題便開通了。靈魂是要受思想的渲染的，所以你天天要與世界上最好的文學接觸。你要熟悉你的聖經，雖然你不一定要像你的祖先一樣地熟悉它。它在幫助人類養成人格和品行方面，還是和從前一樣有能力的。』(註一三)

從他演說中，摘錄出來的這段話，可以表明他對於永生問題的觀念：

『雖然他的哲學，沒有什麼基礎，至少根據德倫斯 (Terence) 的觀點，研究科學的人應準備承認，相信來生是有價值的。這樣的信仰使人生更豐富。當前有許多看不清楚的奧秘，有許多沒有解決的問題，所以他不能夠武斷，否認將來存在的可能性。不問這種的消極的態度，對於派羅 (Pytho) 是多麼的痛苦，他還是要求保留他的斷言，讓他繼續的探討。他曾承認在人生的痛苦的攪擾之中，有一種的信仰——相信死人可以復活，以及在未來的世界裏，人還有生命——是許多高尚的人們所依附的穩固的磐石；他也感激地承認，這種的信仰，給了那些爲了親愛的朋友隱藏在死的沒有天日的黑夜裏而憂傷的人，無限的安慰，他也懷着感謝和恭敬的心，承認那些偉大的心靈，對於人類的貢獻，因爲他們在離開這個人世的時候，能夠帶着確實的希望——但這是一切。至于經過了死的門檻，我們是從一個生命踏進另一個生命，還

是，我們將要去的，是不再能回來的，黑暗的世界，他却不能知道。」（註一四）

十一 米克爾以德華斯開普平 (Michael Idvorsky Pupin)

著名的科學家和發明家普平教授的人生是生動而有色彩的。一八七四年三月，普平從塞爾比亞來到美國。當時，他還只十五歲零幾個月。那時他是貧窮、孤寂，又思念家鄉，他可以靠在船上的一個煙囪上避去猛烈、銳利的冷風，已經很高興了。他在紐約上岸，口袋裏只有五分錢，不能講一句英語。他的成名的經過，讀起來像個神仙故事，因為在一八七九年，他到了美國的五年之後，這個從前沒有錢，沒有一個朋友，不知道什麼的孩子，已經在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註冊上課。在那裏，他的成績是很優良的；然後他又到美的劍橋大學 (Cambridge University) 和德國的柏林大學 (University of Berlin) 繼續求學。一八八九年，他做了哥倫比亞大學的電氣工程科的教員。差不多有卅年的功夫，普平在電氣工程科以及與它有關係的學科的範圍內，是世界上的最前進的權威之一。他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家，單只他的一件發明已經幫助美國電話和電燈公司節省了一萬萬圓。學術機關所授他的學位，可以開列一張很長的名單。普平教授深信科學和宗教是彼此補充的。

六十年前，亨利德倫蒙特 (Henry Drummond) 看見了自然界與屬靈界間的調和，普平也是這樣。他對於科學的研究加深了他對於屬靈的實在的信仰。在新改革 (The New Reformation) 裏，他這樣的概

括着他的信仰(二七一頁)。

『基督教從耶穌的生活和教訓之中，看見了最高的屬靈的實在，這種屬靈的實在，我們相信是上帝放在我們的靈魂裏的，上帝便是一切的屬靈的實在的泉源。我們相信這個實在給了我們的靈魂屬靈的力量。由于這些屬靈的力量，各個人的生命，以及全人類的生命，乃得有屬靈的和諧。根據基督，在促成這個和諧的力量之中，愛是最有能力的。它在屬靈界的作用，等地吸力在物質界的作用。基督發明了它，也在他的兩條誠命中顯示我們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你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誠命是基督的屬靈的動力學中的基本的法令。顯然的，在這法令的指導之下，我們可以脫離對於純物質事物的特出的嗜好，因此，可以將我們各個人的生命以及全人類的生命，從恐懼的混亂中拯救出來，使它變為根據簡單的法令，和美麗的規則而活着的生命。』

『因此，屬靈力量的活動所形成的創造的和諧，可以引渡到造化的更高一層的境界，正如物質力量的活動，在這個物質的世界所形成的一樣。這種的觀念——宇宙的和諧的進程——將這兩個世界連成一氣，以致我們對於其中的一個世界的認識，可以幫助我們明瞭其它的一個世界。保羅 (Paul) 是鼓勵這種態度的：「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看不見，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是的，上帝的屬靈的實在，是看不見的；但是藉着他所造的物質的東西所顯示的物質的實在，這些

屬靈的實在也明顯的表彰出來了。根據這位門徒的道的解釋，物質的實在和屬靈的實在是彼此補充的。它們是同一實在的兩端；一端在人的心靈中，另一端在外界的事物之中。這是科學與宗教所以彼此補充的基本原因之一。它們是一扇門的兩支柱石，經過了這扇門，人的靈魂便進入了神聖的世界。假如這個時代的趨勢是實在的，那麼我們可以說，這種的心靈態度，有一種普遍的趨向。

『這種的趨向，我就叫作「新改革。」』（註一五）

普平的思想，從他住在塞爾比亞（Serbia）的伊德華爾村（Idron）的時候，到他為世界最偉大的發明家和科學家的時候，經過了大的改變，這也是我們可以預料得着的。他最早的回憶，是思想簡單的塞爾比亞農夫，和他們圍在他的父親的火爐邊的談話。可是普平的改變，一點沒有使他失去他早年的單純的信仰的本質。論到這個信仰，他自己寫着說：

『五十年以前，我受了大衛的詩的影響，在星光之中，明白了稱頌上帝的榮耀的聖神的語言，但是我不知道我怎樣會明白的，我也希望有一天我會知道。我在王宮花園（Castle Garden）上岸的時候，心靈中懷抱着這個希望。今天科學告訴我說那是星自己傳給我的。每一棵燃燒着的星，是力的焦點，也是施賜生命活動的焦點，它豐富的將生命的力和活動，注射到每一塊渴望力的方向；它將它自己心裏的生命傾射出來，以致新的生命能夠產生。從創世紀的這句話裏，科學為我們開闢了一片美好的新景色：「他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星光是上帝所賜的生氣的一部份。我從來沒有望着蒼穹星

天而不感覺到這神聖的生氣以及它對於我的心靈的激動的作用。』(註一六)

十二 亞德爾湯姆遜 (Sir J. Arthur Thomson)

亞德爾湯姆遜對於宗教在科學範圍內的含意的這個問題，注意了有二十五年多的功夫。他寫了許多著名的書，其中有：自然的聖經 (The Bible of Nature)、人類生活中的達爾文主義 (Darwinism In Human Life)、進化福音 (The Gospel Of Evolution)、現代科學 (Modern Science) 以及最著名的科學大綱 (The Outline of Science)。他在大西洋兩岸的許多大學中曾擔任講師，在作者寫這本書的時候，他是最前進的活着的科學家之一。他相信，假如不是因為很年輕的科學家的性急的概論，和神學家的武斷和無理的論點，那麼，科學與宗教之間，可以有更多的相同的地方。他寫着說：

『其實，這個想像的爭辯，並不是科學的爭辯。它不過是科學中的性急的概論和神學中的固執的信念的衝突而已。』

在愛德華卡頓 (Edward H. Cotten) 所編的現代科學意見的論文集，名科學已發現了上帝麼 (Has Science Discovered God?) 的一書中，湯姆遜寫着說：

『科學的目的是要用最小公分的名辭敘述物和它們的變化；神學和宗教的目的是要供給一種超然的解釋，在這種的解釋中的最高概念便是一位「至上的屬靈的實在」 (Supreme Spiritual Reality)』

——上帝。在科學的敘事與宗教的解釋之間，不應有對立的形勢存在，因為他們屬於不同的宇宙，可是它們必須要一致，因為在我們的頭腦中，我們不能容忍彼此相隔絕的思想。因此，諸如本文中提出的問題乃勃起了：我們的神學或宗教思想必須如何隨着科學的進步更改。假如這個世界是上帝的工作，這樣的改變便是應當的。」（註一七）

後來在同一本書（一七九頁）裏，他論及進化論的宗教意義，終結他說：

「進化論者所看見的創造的目的，是使那原始不變的數量變得更為豐富，因此，那最初的有機體，給了它們一切の後裔進化的自由這種的看法更能深刻的，不違背本意的，說明一個豐富的實在——一個繼續演進的進化程序。加爾斯金斯萊（Charles Kingsley）在他的水孩子（Water Babies）裏面，藉着「自然之母」的口吻，表現了廣義的「創造計畫」（Creative Design）。她合着手閒坐着思索說：「你看，我使物類造成它們自己。」這樣，造物者的天才乃拯救了這個演進的世界，脫離「決定論」（Determinism）的束縛，也為自由的個性保留了餘地，同時，在這戲劇的第一幕裏，他就達到了最高點。可是，我們也要相信被造的自然本身，雖然在外表上是足夠的，實際上，它是從來沒有脫離過上帝的思想。在他裏面，它不自覺的生活，動作並存留。進化的理論應與這種的信仰哲學化和宗教化的合併起來。」

十三 傑姆斯金斯（Sir James Jeans）

金斯先生是一位將現代科學的事實應用於哲學理論的科學教員。一八七七年他生于倫敦，曾在屈尼鐵大學 (Trinity College) 和劍橋大學 (Cambridge University) 求學，他也曾擔任普利默登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以及劍橋大學的講師。他的書環繞着我們的宇宙 (The Universe Around Us) 和神秘的宇宙 (The Mysterious Universe) 會達到這類作品中的空前的偉大的銷數。他絕對的否認宇宙的唯物的解釋。他屢屢的提起至上的建築家，偉大的算學家的工作。在神視的宇宙 (一二三頁) 中，他寫着說：

『我們已經討論了宇宙是一個生物學家或工程學家所創造的，我們覺得不滿意。現在從造物本身來證明，這位偉大的宇宙建築家，好像是一位純粹的算學家。』

在同一本書 (一三三頁) 裏，金斯發表了下面的這段話：

『假如宇宙是個思想的宇宙，那麼，它的創造必是一種思想的行為。其實，時間和空間的有限性，差不多已經使我們不得不將創造看成一種思想的行為。因為確定各種不變的東西，例如宇宙的半徑，以及它所包含的電子的數目，從這些偉大的數量之中，就可以看出宇宙的思想的豐富。時間和空間，是這個思想的背景，它一定也是這種創造行為中的一部份。古代的宇宙學猜想一位創造者，在時間和空間以內工作，用已經存在的原料造成太陽，月亮和星辰。現代科學的理論使我們不得不信創造者是在時間和空間以外工作，時間和空間不過是他創造的一部份，正如一位畫家在他的畫布以外一樣。不過，我們對於時間知

道的很少，也許我們應當將時間的全部，比成創造的行爲，比成思想的具體實現。」

十四 湯姆斯阿爾華愛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

近代的科學的進步，愛迪生的貢獻是最大的。他所發明的東西，可以佔許多頁書。有三十多年的功夫，他在發明界是沒有真正的對手的。數年前，他去世的時候，世界各國的主要的科學家，都爲他作了追念的文章。樂其 (Sir Oliver Lodge) 將他列入『世界最偉大的人物』中。他非常認真的研究科學，一天常常工作二十小時，這也許能使他的靈感變爲遲鈍，但是事實却不是如此。他對於宗教，有清楚的，切實的，確定的觀念。

『愛迪生的科學的頭腦，不能夠想像到這個準確的宇宙，可以沒有一種引導的力量，或者說一個指揮的船主而存在。星球幾百萬年來跟着它們的路程行走；世界以及它的無數種的生命的奇妙；植物學，地質學，生物學的驚人的發現，都向他證明在宇宙的後面，有一個至上的管理的主腦。

『有一次，他和勒特拉普 (George Parsons Lathrop) 討論這個問題，他說：『在我看起來，每一個原子，都有一部分原始的智慧，你看輕氣的原子，能夠與別種分子混合以形成千種最不同性質的物質。你想它們假如沒有智慧，能夠這樣行麼？』

『勒特拉普問說：「這智慧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愛迪生說：「從比我們自己更大的力量那裏來的。」』

『那麼，你信有一位智能的造物者——一位個人的上帝麼？』

『當然，在我心裏，這樣的一位上帝的存在，差不多可以用化學來證明。』

『愛迪生有一種確定的宗教信仰，它與最嚴格的倫理原則是相符合的。他熟諳一切宗教的哲學，也相信他們的假定，都是事實可以證明的，雖然他與這些屬靈的實在的外形，沒有完全符合。他熟悉聖經，以及其它宗教的經文教訓，他認為它們是『爲人類的行爲立的最偉大的法則。』他自己需要這些路標以指引他的道路，沒有它們，他不懂人類怎樣可以生活；因此他證實教會以及它所成就的偉大的工作是必須的。』

『他的家裏的人這樣說：「雖然他不承認正統教的信條，但是，凡是知道他的人，都不疑惑他對於一位至高的智能者（A Supreme Intelligence）的信仰和虔敬，並且在他的整個的人生中，一種服務人類的誠懇的和仁愛的理想，是很顯著的。」』

他用奧蘭其（Orange）的試驗室的信紙，寫過一封信，內中有一句話說：「我相信有一位充滿宇宙的至高的智能者的存在。」（註一八）

十五 羅貝特安德列密立根 (Robert Andrews Millikan)

美國科學家密立根，因為發明分隔並測量最終的單位，電子和他的電氣攝影研究，在一九二三年，得了羅貝爾物理學獎金（Nobel Prize）。此外，他得了許多鼓勵藝術與科學的團體的榮譽的徽章。他寫了許多論到物理和與它有關係的科學的書籍。密立根博士對於科學與宗教的關係的這個問題，有濃厚的興趣，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演講和寫作都很多。他在加利佛尼亞州（California）巴撒丁拿城（Pasadena）的「合衆自由教會」（Union Liberal Church）裏，是一位熱心的平信徒。

密立根博士的意見是，近代的科學實在是贊助宗教的。他寫着說：『從使人類改進不良的環境的效力方面來講，人類已往對於上帝的觀念所產生的效力，是不如這個新觀念所產生的效力一半大。這個新觀念就是，在進化的計畫之中，人類自己也是有責任的。這個新觀念是由於加利利歐（Galileo）和巴斯德（Pasteur）特別是富蘭克林（Franklin）和法萊代（Faraday）的研究而勃起的，它就是說漸漸的我們可以認識並控制自然。藉着過去一世紀的大進步，這個觀念已自然的進入人心。也許，用科學的方法，使人生豐富，使種族發達，在我們的前面，可以有無限的希望。』

『自然的內在的仁慈的這種思想，現在差不多普遍了。這是科學對於宗教的貢獻，也是耶穌所明白的看見和堅持的傳佈的思想。它具有耶穌的思想的有力量量的擴大或修改。耶穌感覺了自然的仁慈，他便在人間傳佈它。現代的科學產生了信仰的證據。它也似乎改變了它的觀念和注重點，這是在我們預料中的，因為我們現在所努力追求的，正是一個隨着思想和知識的進步而不斷的改變的觀念。但是現代科學所

實際傳佈的，正是耶穌自己所傳佈的道理。科學是今日世界上最一致和最有效力的佈道者。」（註一九）

密立根無疑的是屬於自由派的，他雖然對於武斷的神學家和固執的科學家沒有忍耐，他却相信真正的宗教是不能毀滅的。他相信人類是自然的，無可救藥的相信宗教的。他下面的這段話可以證實：「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人信不信的問題，而是他是科學化或是非科學化，理智的或是非理智的問題。當然，世界是無可救藥的相信宗教的爲什麼呢？因爲凡是用一點思想的人，對於科學以外的世界，這就是說，超乎現有的理智認識的範圍的世界，必定是有一種想像的，只要一越過這個範圍，我們就進入了宗教的區域，沒有人比科學家更知道我們要越過已知世界的邊界是多麼的容易。」

「這些邊界是不斷的改變的，因此，以它們爲發起點和立腳點的想像，也必須改變。這就是說，宗教因爲受了科學的影響，現在正在改變，正如它在過去曾經過改變一樣，特別是在過去的一世紀中。」

「有一種宗教存在——它對於新的真理，態度是公開的，它明瞭宗教的本身曾經過繼續不斷的演進；它明瞭我們的宗教觀念，在已往曾經改變，在將來也會要改變；它也明瞭過去曾經發明永生的真理，現在也在發明，將來還要繼續的發明。這樣的宗教才可以適合于生長的，發展的世界。」

「物理學近來曾經得了它的教訓；它有點東西可以教給哲學和宗教。這個教訓就是，不要將自己看得過於嚴重，不要想像人心已經明瞭宇宙，或是已經超過明瞭宇宙的最初步。今日的物理學，比它在二十五年以前是更公開了，它不像從前那樣的武斷，也不像從前那樣傾向於給包括一切的概論，並想像它所

研究的是最終的實在。在世界歷史的各時代中，在思想的各區域內，都會再三的犯下超乎事實所證明的概論的毛病，並且假定我們有限的頭腦，在任何時間都會完全明瞭宇宙——即使是它的物質基礎，我們也不明瞭。假定我們有我們實在沒有的學問，並且在我們所不認識的許多問題上，積極的或消極的下固執的斷言，是哲學主要的罪，是宗教最嚴重的過失，也是科學最大的愚蠢。

『假如，我們經過我們種族發展的七歲時期以至於三十歲時期，我們對於上帝的觀念，就漸漸的變得像兒童似的簡單，變得更模糊，更不確定。因為我們開始了解，我們有限的頭腦所接觸的，還只是知識和學問的洋海的邊際。』我們能够藉着尋求找着上帝麼？」

『二千五百年以前，先知彌迦 (Micah) 說：「耶和華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近代的真正的科學是在學着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它在學習着這個教訓的時候，它對於宗教，也有一點貢獻。』(註二〇)

十六 亞德爾斯單來愛丁頓 (Arthur Stanley Eddington)

我們還要提一提愛丁頓，我們這篇關於科學意見的簡短的撮要便算完全了。自從一九一四年起，愛丁頓便開始擔任英國劍橋大學 (Cambridge University) 的天文學教授。他曾任「皇家天文學會」(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的會長，以及格林韋 (Greenwich) 的皇家天文台 (Royal Observatory)

的總裏理。他的開闢新世紀的書，物質世界的本質（*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是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在這本書裏，他對於那些贊助宇宙機械論的科學家，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他竭力一致的主張，在一切宇宙現象的背後，都有一個智慧的宗旨和方向存在。他指出說，在人生有一個區域，是科學所不足以論斷的。他說：

『在科學還沒有匆忙的施用一種假定的科學試驗以前，讓它思索一下，因為這種的試驗會跑得太遠，它不但會取去我們人生中的宗教，也會取去我們一切的情感，這些是不屬於機械測量的功用的。』

在物質世界的本質（三五頁）裏，他說：

『有一種信仰——決不是限于比較武斷的信教的人以內——認為我們的將來有一種非物質的存在。天堂是不在空間而在時間裏的。（這種信仰的全部意義便含在「將來」一辭中證實以前的生存狀況中的快樂，並沒有什麼安慰。）在另一方面，科學家却說時間空間只是一個「連續區」（Continuum）這樣，現代人認為天堂存于時間不存于空間的觀念，是比哥白尼（Copernicus）以前認為天堂存在我們的上面的觀念，更與科學相距得遠了。我現在的問題，並不是神學家或是科學家誰是對的，而是誰侵犯了他人的區域？神學能夠將人類靈魂定數的問題，放在非物質的區域內去討論，而不侵犯科學的區域麼？科學能夠判定它的「空時連續區」的幾何學的結論，而不侵犯神學的區域麼？根據以上的劃分，科學

與宗教可以在自己的境內，行出任何的錯誤也不要緊，因為它們假如能不相侵犯，便不會有爭吵。可是要制止疆邊發生衝突，必須要劃分一個很精細的界線才行。」

愛丁頓是個朋友會的會友，他常常表示說，信條可以改變，但是宗教的深刻的屬靈的經驗却是不變的。在他的科學與看不見的世界 (Science and the Unseen World) 一書的結論中，他很明白的說：

『拒絕信條並不是與保有活着的信仰相衝突的。在科學裏，我們沒有信條，但我們却不是對於信仰冷淡。我們所信的，並不是我們熱誠地信奉的關於宇宙的知識是永遠不變的真理，而是我們已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假如我們所謂的事實是變化的影子，它們便是不變的真理之光所射的影子。所以，在宗教上，關於屬靈的世界是怎樣造成的問題，我們也討厭一種自以為是永遠不變的理論，但是我們也不必放棄我們從經驗中所得來的，指引我們到看不見的世界的道路的光明。宗教對於一個有意尋求的人，並不完全是懷疑不決的事。它是一種確實的信仰，這種確實的信仰是與武斷的信仰不同的。』

(註一) S. Parkes Cadman; Charles Darwin and Other Thinkers, p. 12.

(註二) Introduction of Origin of Species, p. 6.

(註三) Ainsworth Davis; T. H. Huxley ("English Men of Service" Series), p. 103.

(註四) From Letter to Sir James Marchant, quoted in "The Revolt of Democracy", p. 34.

- (註五) Victoria Institute, *Journal*, No. 124, p. 267.
- (註六) Rene Valley-Radot: *The Life Of Pasteur*, p. 15 of the Introduction.
- (註七) *Ibid.*, p. 327.
- (註八) *Ibid.*, p. 462.
- (註九) Editorial i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註一〇) *The Scientific Monthly*, Nov., 1923.
- (註一一) Reason and Belief, p. 117-121.
- (註一二) Has Science Discovered God? (a symposium by Edward H. Cotton), p. 266.
- (註一三) Counsels and Ideals, p. 279.
- (註一四) Counsels and Ideals, p. 254.
- (註一五) Michael Pupin: *The New Reformation*.
- (註一六) Michael Pupin: *From Immigrant to Inventor*, p. 381.
- (註一七) Has Science Discovered? p. 168.
- (註一八) Francis Trevelyan Miller: *Thomas A. Edison, Benefactor of Mankind*, pp. 292 and 293.

(註一九) Robert A. Millikan: *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p. 81.

(註二〇) Robert A. Millikan: *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第九章 軍事家的宗教信仰

一 偉大的阿弗勒 (Alfred the Great)

英國的歷史家格林 (J. R. Green) 說：『阿弗勒是基督教國家的第一個基督徒領袖，他放棄個人的目標和志願，專心造福人民。』『他有實用的精神，堅忍的毅力；他對於本份，有深刻的感覺；他有謹慎和自治的力量；他有遠大的眼光和不息的冒險的精神；他是節制的，公義的；他有坦白的，快樂的精神；他對於行動是敏銳的；他有詩一樣的溫柔，和深刻的熱誠的宗教信仰。』

『宗教是阿弗勒的品格的基礎。他的性情是虔誠的。在他的寫作中，凡是提起上帝的名字，或是談到上帝的地方，都激起他的崇拜的情感。但是他不是個聖人。他沒有隱居或是進修道院的思想。當時，世人對於世俗的輕視，會使許多高尚的人隱居起來。他雖然常常受疾病和痛苦的攪擾，但是他的性情，却一點沒有趨向于避世的思想。他是個難得的樂觀的人，他有希奇的伸縮性和動彈性，這些性格，使他的人生更美麗，更有色彩。在他所寫的書裡面，顯露出一種公開的，快樂坦白的精神。在他日常的談話中也是如此。』(註一) 從許多方面來說，阿弗勒是個武人。在那個情形之下，他不得不然，可是他個人對於上帝的虔誠和穩固的信仰，是沒有問題的。在基督教歷史中的個人祈禱 (Private Prayer in Christian Story) 一

書中斯多達 (Jane T. Stoddart) 引用亞設爾 (Asser) (阿弗勒的同時代的人) 的話證明說：『這位君王每天去做禮拜。他也日夜按着鐘頭去參加禮拜，常常在人不知道的時候，他晚上去教堂祈禱。』

II 勝利的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格林 (J. R. Green) 說：『威廉的人道思想是遠在他的時代的前面，這是與他政府一般人的性情相反的。他的最強的一種特性，便是反對用法律的手續流血。他正式的廢止了死刑。在他的管理期中，只會執行過一次死刑。他也廢止了奴隸商業。這種的奴隸商業是一向在白理斯多港 (Bristol) 經營的。他對於諸候和叛亂者雖然是嚴厲的，對於愛上帝的人，他却是很溫和的。』

威廉 去世時，還在一面做着禱告。巧其牧師 (Dean Church) 這樣的形容他的死：『一〇八七年九月九日黎明，他在盧恩 (Rouen) 城外的聖焦佛寺院 (Abbey of St. Gervais) 裏，聽見了大禮拜堂的鐘聲。他被移到那兒去，藉以避開城市的嘈雜的聲音。他問那聲音是什麼，人家告訴他說，那是聖馬利亞教堂 (St. Mary's Church) 早禱的鐘聲。』這位君王便張開了眼睛，朝天望着，雙臂伸出來，將他自己交托給馬利亞 神的聖母，因為靠着她的神聖的調解，他仍得與基督和好如初。這樣他便過去了。『整夜看守他的醫生，看見他很安靜的睡着，一點沒有痛苦的聲音，因為他過去的那樣快，都差不多驚慌的沒有主意了。』

(註二)

III 奧力浮克朗韋 (Oliver Cromwell)

清淨教時代的軍人，不問他是隨從克朗韋的，或者是輔助君主的，多數是有深刻的宗教信念的人。他們像舊約裏的英雄一樣。雅各阿斯德勒 (Sir Jacob Astley) 便是其中的一個顯著的例子。他在「愛其希戰爭」(Battle of Edgehill) 中 (一六四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是貴族的領袖之一。在戰爭沒有開始的時候，雅各祈禱說：「主呀，你知道我今天會很忙碌。假如我把你忘記了，求你不要忘却我。」

關於克朗韋的宗教信仰，有許多豐富的證據。不問在戰爭時代或是在和平時代，他永遠是個篤信的人。

一六四三年九月，克朗韋寫着說：「人數不在乎多，只要他們誠實……如果你選擇優良誠實的人做馬的隊長，就是誠實的人也會跟着他們來……我要的是單純的，素服的領袖，只要他能够明白他爲什麼打仗，並且能愛護他所明白的真理，而不是要你所謂的君子，假如他只是個一無所長的人。當然，我尊敬真正的君子……你要用謹慎的人，因爲這是對於你的利益，有很大的關係的。」他寫給他的兒子亨利 (Henry) 的信這樣說：「我聽見你有膽量，覺得很快樂。你爲人要天真。將你自己交付給上帝，以應付事變，你需要他的慈惠。你要求主給你一個真實的，單純的心。」

人家常常說克朗韋是個頑固的人，並且有宗教的熱狂。當然，這類的攻擊，有的是有基礎的，但是，在那

個劇烈的宗教辯爭的時代，清教徒實在是使他們的敵人逼的很厲害。他感覺他是被召釋放民族于暴君的專橫，正如別人被召宣傳福音一樣。馬爾斯頓戰役（Marston Moor）一役的大勝利以後，他寫給華倫丁華頓（Valentine Walton）的信這樣說：『英國和上帝的教會實在蒙了主的大恩惠，他給我們這樣大的勝利，自從這次戰爭開始了以後，這樣的勝利還未有過。這可以證明上帝賜福給度信的軍隊，以致我們能得着這個絕對的勝利。我們從來沒有襲擊，但是我們打敗了我們的仇敵。我所率領的左翼，除了少數的蘇格蘭馬隊以外，其餘都是我們自己的馬隊，打敗了王子的馬隊。上帝使他們在我們的刀下如同殘根一樣……我信王子的二萬馬隊，剩下的只有四千。一切的榮耀都歸于上帝。』（註三）

一六四五年，攻擊了白利斯（Brisol）以後，他寫信給下議院議長，威廉連得爾（William Lenthall）這樣說：『論到這樁事，我已經給過你一個確實的，雖然不是完全的報告；這個報告，就是逃敗的人也可以讀的，這一切都是上帝的工作。那否認這是上帝的工作的人，必定是個無神論者。』當「登巴爾戰爭」（Battle of Dunbar）將要完畢的時候，克朗韋確信可以戰勝霍其孫少校（Major Hodgson）當時正在他的旁邊，聽見他說：『他們逃走了，逃走了……讓上帝起來，讓他的仇敵散開。』

人家常常忽略克朗韋的溫柔的性格。他寫信給華爾頓少佐（其中的一部份已在上面引用）安慰這位年老的父親，因為他的兒子在馬爾斯頓戰役中受傷死了。他寫着說：『上帝藉着一顆砲彈取去了你的長子。我自己也曾經歷這樣的痛苦，但是主扶持了我。我知道我的孩子已進入了我們所戀慕，所貪

求的樂境。你的寶貝的兒子也在那裏，他充滿着榮耀，不再知道痛苦和罪惡，他是個英勇也是十分仁慈的青年，上帝要安慰你，以致你可以藉着基督行一切凡是能堅固我們的事。你這樣尋求，你就可以擔當你的痛苦。因爲主是你的力量。』

四 約翰翰浦登 (John Hampden)

翰浦登是克朗韋 (Cromwell) 的朋友，也是同時的軍人。在那個爭自由的戰爭中，他是如克朗韋一樣的激烈，但是他的仇敵對於他，却沒有懷着那樣深的仇恨。歷史家對於克朗韋的批評，常常是刻薄殘酷的，但是對於翰浦登他們差不多一致的代表羨慕。查理王一世 (King Charles I) 被他攻擊的非常厲害，但是當他的死詢傳來的時候，這位君王也覺得難過。

當時的記錄，是他戰時的敵人寫的，他們對於他的去世這樣的記載着：『翰浦登大佐的死，對於每一個愛他的君王和國家的人，都是傷心的。在將來，他會得着更深的尊榮和敬重。他是個虔誠的人，他的謹慎審別力，性情，勇敢和德性是很少人可以比得上的。』

『他在三十七歲的時候，曾寫過一封信給約翰愛立特 (Sir John Elliot) 約翰愛立特爲了他的長子決意要到法國去，而感覺難過。因爲他怕他的兒子受到那邊的壞影響。翰浦登勸他不要難過。他既已爲他的兒子盡了他的能力，只好將其餘的事交托在更高的手裏。』然後他在法國自然會找着亞伯拉罕在

示劍 (Sychem) 約瑟在伊及所找着的上帝。只有在上帝的翼下，他能有完全的平安。」(註四)

『在我們的歷史中，不多記載翰浦登的死那樣動人的文章。在他死的以前，人家看見他騎在馬上經過野田，他的頭垂着，他的手放在馬的頭上。克拉倫登公 (Lord Clarendon) 說：「這是他從來沒有做過的事，從這事，可以推論到他是受了傷。」他將他的馬頭轉過去，望着他的可愛的家走着。在那裏，他年輕的時候，曾向他的新娘求過婚，並得着她的允許。但是因為敵人切斷了他的去路，他乃轉向另外一個方向行去。他的力氣很快的竭盡了，人家乃將他搬到一間舍茅裏去。在那裏他死了。有六天的功夫，他雖然是在劇烈痛苦中，但是他繼續的指揮公事。在他臨終以前，他領了聖餐，然後他將臉轉過去，對着牆，一面做着禱告的死了。

『人家聽見他說：「萬民之主呀，你的仁慈是偉大的。你對於我們罪人的待遇是公正而聖潔的。求你饒恕我各種的罪孽，拯救我的流血的國家，特別的照顧這些流血的地方。求你使王上能看見他的過失，也將他的議員的心，從罪惡的計畫中拯救出來。主耶穌呀，接受我的靈魂！」

『他歇了一下，然後用更細微的聲音繼續說：「主呀救我的國家；顯你的慈悲——」但是他不能再講了。他倒在床上死了。』

五 威靈登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

在「滑鐵盧戰爭」(Battle of Waterloo)的幾個鐘頭以後威林登寫信給韋浦斯特夫人(Lady Webster)說：『上天的手是在我的身上，我沒有受傷的逃走了。』這當然表示他有宗教信仰。但是我們研究威林登的生世，就知道他對於基督教的深刻的意義，從來沒有充分的明瞭。

他讚成教會。據一個歷史家說，他『承認他對於教會的教義，有內在的，堅強的信仰，』但是有人疑惑他對於教會的關注，並不是因為他對於它的奧秘的使命有什麼了解，而是因為它是國家的組織。

『一八三三年，菲博斯主教(Bishop Philpotts)寫信提醒他說，他「假如做一個榜樣，按例去參加公共禮拜，他可以榮耀上帝，並且藉着他的恩惠，給人靈魂上的益處。」威靈登回了他一封長信，登載在公民郵信(Civil Despatches)裏面。在那封信裏面，他說，他希望從主教的心裏，除去「我是沒有宗教感覺的這種思想。」他又說，「假如我實在是這樣，我便是個不可饒恕的人。」又說，「在任何事上，我從來沒有誇示和自傲。在原則上，我雖然不是什麼聖經會的會員，也沒有虛榮的誇耀我所行的善事以及我的基督徒道德，但是，除了千萬我應份幫助的人以外，沒有一種慈善事業，是在我的能力範圍以內，而我沒有捐助的。」

『威靈登解釋說只要他能做一個榜樣，他總是去做禮拜的。但是他說他是聾的，聽不見講道；同時，幾點鐘坐在一個冷的禮拜堂裏會使他更聾，他又說：

『「但是除了這件事以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責任是我所沒有履行的。就是這項責任，我在鄉村的

時候，也一直是履行的。每一個人都有改良的餘地，我也是這樣。你寫的這封信是最能鼓勵我的。」（註五）

這封信所表示的是威靈登對於宗教外表的注意。有一個爲他作傳記的人這樣說：『關於宗教的奧妙的或是屬靈的方面，它的偉大的情感，靈魂與上帝的關係，並且人類是墮落了的動物，他們要靠贖罪的力量才能得救等等，威靈登却不懂什麼』（註六）這樣的估量他，却是不公正的。

他不像哥登將官（General Gordon）一樣的虔誠。他也不像斯各瓦傑克孫（Stonewall Jackson）一樣的感覺在兵士中推進真正的宗教是他的使命。可是，他終生保有他的宗教信仰。「當他在斯屈斯菲德撒（Strathfieldsaye）的時候，他按例的參與聖餐。格利格（Gleig）說：「這位偉大的可敬的人，虔誠的跪在那個鄉村禮拜堂的講台的面前，太陽透過了斑點的玻璃，照在他的頭上，這種的情景是動人的。」」

六 拿破侖彭納波（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侖的傳記可說是比任何人的傳記都更多。他對於宗教的態度是不固定的，這並不是因爲他對於這個問題，沒有公開的表示，而是因爲他表示的太多。他所講的話因人因時而各異。『我們特別要注意，因爲這事實的本身是有特殊性的，他公開的表示的意見是與他在私人談話中所表示的意見非常不同的。』

『他深深的感覺宗教在政治上是有價值的，所以他與教皇所訂立的契約（Concordat）是我們意

料中的事。他說：「宗教對於人類是有益的。治人者應該用它來影響人民。」這是「麥其來主義」(Machavellism)的一例。但是在訂契約的時候，他仍否認對於光復的信仰，有個人的興趣。「因為這個原故，有的人也許要稱我為天主教徒，但是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信教義。在伊及的時候，我是回教徒。在法國，我是天主教徒。」在此，我們又可以看出這位超人，對於他所認為有益于大眾的宗教的輕視。可是為了政策的原故，他在外表是遵從教會的，同時，他是謹慎的，以免他私人的態度妨礙他的公事行動的效力……

「他既將宗教看作政治的工具，他便抓住羅馬教會。他認為耶穌教是分爭的根源，因此，它對於政府是有害的。這位超人相信羅馬教會裏的多數教友不能明瞭他們自己的祈禱是一種長處，最好他們不懂這些東西！他對於教皇自然是反對的，因為他是政權的敵人……」

「他對於基督教的態度是不一致的。他常常公然的反對基督教。他認為耶穌是個狂人，被人當作彌撒。他遭遇了一個狂人應受的命運。他用唯物論者的眼光看人，拒絕靈魂永生的理論。我已經說過，他完全不信有天意管理這個世界。至少，這是在他的知己的談話中，他所給的結論。羅斯白利公付度說，拿破倫的心深處所受的宗教信仰的神秘的影響，實在比他的談話中所表示的更深刻。也許他是對的。在他克軍的年代中，宗教永遠是在他的心裏，這是實在的。他從來沒有完全脫離天主教的關係，他自幼便生長其中，這也是實在的。人家說，禮拜堂的鐘聲常常感動他。每在危急的時候，他不自覺的在身上畫了十字形。也許這是出于迷信而不是出于虔誠。我們已經知道，因為他自己的命令，他臨終的時候，才受了臨終膏禮。」(註

七)

他在聖赫利娜 (St. Helena) 島的時候，他的注意漸漸的轉到宗教問題上去，也漸漸的放棄了唯物主義的哲學，接受了有神論的信仰。他對不承認有上帝的拉浦拉斯 (Laplace) 說：『你應該比別人更確認上帝的存在，因為你比別人更看見了造物的奇妙。假如我們不能用肉眼看見上帝，那是因為他不願意我們知道的太多。』還有一次，他說：『我們相信上帝，因為我們周圍的一切，都證明他的存在。』在聖赫利那島，他說：『我從來沒有懷疑上帝的存在。雖然我的理智不足以明瞭他，我的內在的感覺使我相信他的實在。我的性情一直是與這種感覺調和的。』(註八)

在他晚年的時候，他堅持的說，他是上帝手裏的一件工具，以行上帝的旨意。他寫給韋馬公爵夫人 (Duchess of Weimar) 的信這樣說：『你信我說，有一個天意領導一切，我不過是他的工具。』他竭力的辯護他的一生，堅持的說他從來沒有做過一個侵略者。

在他去世的兩星期以前，他請了一位哥爾錫加 (Corica) 牧師來為他準備後事。也許其中所含的迷信是多于真正宗教信仰。他說：『我死了以後，將你的祭台，設在我的床邊，舉行彌撒禮拜和它種的儀式，直到我落葬的時候。』他快要死的時候，他的痛苦也更劇烈了。有一天，那牧師來訪他。當他離開那垂死的人的房間的時候，他說：『我已經為他行了臨終膏禮。因為他的胃部的關係，他不能領聖餐。』次日，拿破侖便去世了。

七 哥登將軍 (General Gordon)

在聖保羅教堂 (St. Paul's Cathedral) 離開威靈登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 墳墓約有幾尺遠的地方，便是哥登將軍的墓地。哥登將軍是個勇敢的軍人，真實的君子，虔誠的基督徒。他的墓碑上刻着簡單動人的碑文！『無論在何時何地，他給軟弱者以能力，貧窮者以錢財；他將他的同情給痛苦的人們，將他的心交托給上帝。』

他將他的錢財給貧窮的人是實在的。當他受任為赤道省 (Equatorial Province) 省長的時候，他自願將他六千磅的薪金，減至二千磅。他說，他不忍心接受從可憐的農民的身上榨取來的錢。他看見東方許多貧窮不幸的人，他感覺很難過。至他曾經施捨多少錢財，是沒有人知道的。他在格拉夫生 (Girasend) 在他擔任王家工程師的領袖的六年之中，他慷慨的將他的金錢和時間，用來服務痛苦貧窮的人。

他在主日學校中擔任工作，他也盡力的為那些主日學校中的青年在船上謀得好的位置。在他的牆上挂着一張地圖，上面有針和小旗做的標記，表示這些人的行蹤。他說：『我每天為他們祈禱。』

他憎惡戰爭，他說戰爭是『殘忍無人道的事。』只有嚴格的責任心能够驅使他去打仗，只要他相信自己自己是有理的，他便絕對沒有懼怕的奮鬥。他不怕危險，也不怕人們對於他的反對和譏諷。在某種的情形之下，堅強的人都會失去膽量，都會跌倒，但是他總是恬靜快樂的。

哥登的宗教信仰是很顯明的。他主要的是受了他的姊姊的影響，在他壯年初期的時候，他便成了基督徒。以後，在他的有趣的一生之中，他對於耶穌基督一直是個忠實的信徒。有一次他說，他早年在中國的時候，他的信仰變得模糊不清，但是他患了天花病以後，他的信仰也穩固起來了。他寫信給他的姊姊說：『我很快樂，因為這場疾病使我回到救主那裏，我也相信在將來我會做個更好的基督徒。』

哥登將軍最愛分散勸世的傳單。凡是與他接近的人，都可以充分的證實這一點。假如他經過一個柵欄，他必留下一張勸世傳單，壓在一塊石頭之下，他沿途這樣的分發傳單。有的時候，他將它們貼在籬笆上，或是樹上。兵士們常常愛開他的玩笑，但是他們是沒有壞意的。凡是與他有接觸的人，對於他的行善行為，都有深刻的印象。在這方面，沒有其他的軍人可以比得上這位『中國的哥登』。人家常常這樣的稱呼他。他相信個人佈道。他最愛的聖經章節是：『凡認耶穌為上帝兒子的，上帝就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上帝裏面。』他最後一次離開英國的時候，他分送英國國務院每人一本撒母爾克拉克博士 (Dr. Samuel Clarke) 所著的聖經的允許 (Scripture Promises)。這本書給了他許多幫助。他是英國教會的教友，可是實際上，他是屬於一切教會的。他對於佈道事業的興趣，是深刻而熱誠的。他對宣教當局說：『你們不要將不冷不熱的人，派出去宣教。』這句話很可以代表他的特性。哥登寫這句話是很合配的，因為少有人會像他那樣全心全意的將自己奉獻給上帝。

八 斯冬瓦傑克孫 (General Stonewall Jackson)

論到傑克孫將軍，爲他作傳記的人亨德生大佐 (Colonel G.F.R. Henderson) 這樣的寫着說：「他在營帳內的火邊，不停的祈禱，但是他從來不將自己的感情，錯認爲是聖旨的啟示。他祈求上帝幫助他完成他的本份，他祈求上帝使他成功……可是他知道祈禱不一定是按着世人的希望而應驗的。」

在「南北戰爭」(Civil War) 的時候，晚上傑克孫在營裏與他的部下「聚集在一塊兒晚禱，他們的談話不是集中於馬和獵狗的問題，也不是集中於計謀或戰術的問題。他們所討論的是信仰的力量，和救恩的神祕。」在「布朗戰爭」(Battle of Bull Run) 以後，一個官兵問他說：「將軍，在那槍林彈雨之中，你的手被擊中的時候，你怎樣能够那樣鎮靜，並且好像絕對不怕危險的樣子？」他現出莊嚴和恭敬的態度用極誠懇的低聲回答說：「我的宗教信仰給我力量，使我在戰場上感覺的平安，正如我睡在床上一樣。上帝安排好了我死的時辰。我不必關心它，但是不問死什麼時候臨着我，我總是要準備好。」他停了一下，注意的望着我，又接着說：「每一個人都應當這樣的活着，然後大家都會勇敢起來。」(註九)

「他的虔誠的習慣，在兵營裏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的最忠心的僕人傑姆 (Jim) 說，他能够知道什麼時候有戰事發生。他說：「將軍是祈禱的偉人。他早晚禱告，時時禱告。但是，我看見他一夜起來祈禱幾次，我就知道戰事要發生了，我就即刻去爲他整理糧袋！」」

傑克遜並不同人家隱藏他絕對的依賴一種更高的權能。他的每一種行動，是一個禱告，因為它的始和終都與藉着那位全能者的名而行的。在他的行為和言語之中，在他的安靜的家庭生活裏和喧鬧的戰場上，他總是有意和無意的將那黃金的鍊帶束住他的靈魂，這黃金的鍊帶將整個的大地縛在上帝的足上。」他的擔子不是沉重的。他有一位朋友這樣說：「在我所認識的人之中，他是最快樂的。」他希奇別人爲什麼沒有他那樣快樂。」（註十）

九 羅貝李將軍 (General Robert E. Lee)

李將軍所得的是最難得的勝利。他勝過了他的敵人的偏見。在他沒有死的時候，美國南北兩部對於他的敬重幾乎是同等的。他的一生的故事對於我們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不必在此地重述。誰也不能忘記這個高尚的人在晚年的時候，用了許多的方法，竭力醫治他國人的傷痛的心。

李將軍是個十分虔誠的人，他所行的一切事都可以證實這點。一八六三年八月十三日，他公布了下面的這個命令：

『北維爾尼亞駐軍總司令部 一八六三年八月十三日』

『同盟州統領已定于八月廿一日爲禁食祈禱之日。本軍官兵均須嚴守之。是日，一切軍事職務，除不得已外，皆須停止。旅長，團長等應與所領各隊舉行禮拜。我們得罪了全能的上帝，忘記了他的仁慈，養成了

報復，驕傲，誇張的心理。我們忘却了爲義舉而奮鬥的人，在神的眼中，應是純潔的；我們也忘却了我們的時代是他所拿管的；我們過于自信我們有力以達到獨立。唯有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和力量。在他的面前，我們要謙虛。讓我們承認自己的罪，並求他賜給我們更大的度量，更純潔的忠心，更堅決的意志。求他改變我們的敵人的心，並使這個戰爭以及它所造成的憂傷痛苦趕快結束。如果他在世界國家之中給我們一個名字和地位。』

『李將軍』(註一一)

李將軍是個完全沒有虛偽心的人。他對於教派爭的事，沒有耐心。傳說，在南北戰爭的時候，有一位軍官不許一個猶太兵丁去參加他們的禮拜(Synagogue)，結果李將軍答應了那個兵士的請求，並嚴厲的責備了那位軍官。囑他以後『要尊重別人的宗教意見和情感。』

論到李將軍，羅貝培其(Robert E. Page)這樣說：『假如有人可以比傑克遜更虔誠的話，我們可以說李將軍比他更虔誠。他們兩人都曾在壯年的時候，將自己奉獻給上帝，此後，他們便一心一意的服事他。他們所寫的文章都表現這點。宗教是他們人格的基礎。凡是誠認李的人生的人，都知道他是個獻身服事主的人，並且在任何環境之中，他的心總是依靠他的。他落葬的時候，唱了理查金(Richard Keen)所作的偉大的聖詩，『穩固的基礎』(How Firm a Foundation)，這是很合配的。』

十 優理錫斯格蘭特(General Ulysses S. Grant)

格蘭特將軍是「南北戰爭」中一位最先的將軍之一，也是美國第十八屆的總統。他和林肯兩人被人認為是合衆國的救主。他有許多可愛的，可羨慕的特性。他是個仁愛、慷慨的人；他有同情和堅強的公義之心。他對於宗教，不能夠算是個十分虔信的人，至少他不像傑克孫和李將軍那樣的虔誠。近來有一個爲他做傳記的人這樣的寫着說：「他的宗教好像是一種屬倫理的異教。格蘭特像華盛頓、林肯、富蘭克林（Franklin）和湯姆斯潘（Thomas Paine）一樣的相信上帝，但是他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他將神看作一種黑暗、不可測的天意，他可以神秘的參預人事……這種天意差不多是與命運的意義相同的。」

「克朗穆（M. J. Cramer）——是一個牧師，與格蘭特的一個姊妹結婚——認為格蘭特相信，「一切的罪惡，必須在某時期中，某方式下，受到它們的刑罰。」他也相信，「國家在來世既無組織的存在，所以國家既犯了罪，就必須在今世受它的刑罰。」因此，他認為「南北戰爭」便是蓄奴罪孽所受的神聖的刑罰。」

「克朗穆想要感化格蘭特，引他做個教友。他時常與格蘭特談起宗教。有一次，地對格蘭特說，他，不信世界上有一個絕對不信神的人，因爲宗教不論取的是何種形式，它是人類靈魂的一種內在的，或者說直覺的要素，同時一切的宗教都假定有一個神或數個神的存在。格蘭特回答說：「克朗穆先生，我想你的看法差不多是對的。」這便是他最近乎宗教信仰的承認。

「格蘭特公開的講的一句話，使我們相信他認為上帝是一個反對戰爭的國際家，但是他的行動是

遲緩的。他說：「我相信我們的偉大的創造者，要按着他的合適的時間，準備這個世界，成爲一個國家，講一種的言語，那時候，我們不再需要陸軍和海軍了。」』(註一三)

吳得瓦先生 (Mr. Woodward) 論到格蘭特的晚年的情形這樣的寫着說：『他有他自己的宗教。在他的宗教裏，高尚的行爲，真實和公義是信仰的主要的條件。他不是一個不相信神的人。他相信上帝，也希望來生。在他給他的妻子的最後一封信裏，他說了另一個世界裏與她叙首的話。在他將要去世的時候，他寫了這封信，放在他的口袋裡。』(註一三)

- (註一) J. R. Green: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p. 83.
- (註二) Jane T. Stoddart: Private Prayer in Christian Story, p. 57.
- (註三) G. R. S. Taylor: Cromwell, p. 158.
- (註四) F. W. Borcham: A Faggot of Torches, pp. 112 & 117.
- (註五) W. H. Fitchett: The Great Duke, Vol. II, p. 387.
- (註六) W. H. Fitchett: The Great Duke, Vol. II, p. 388.
- (註七) W. H. Hudson: The Man Napoleon, pp. 225-228.
- (註八) Emil Ludwig: Napoleon, p. 602.

- (註九) Jane F. Stoddart: *Private Prayer in Christian Story*, p. 283.
- (註一〇) G. F. R. Henderson: *Stonewall Jackso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Vol. II, p. 610.
- (註一一) His son: *Recollections of General Lee*, pp. 105-106.
- (註一二) W. F. Woodward: *Meet General Grant*, pp. 369-370.
- (註一三) *Ibid.*, p. 500.

第十章 政治家的宗教信仰

一 威廉·格拉斯冬 (William Gladstone)

可的斯 (George William Curtis) 有一次問了這樣的一個問題：「格拉斯冬假如是個好賭，愛咀咒人，喜歡喝酒的人，他能夠用他的熱誠的口才左右英國，像月亮轉動潮水一樣麼？」問這樣的一個問題，無異于給它回答。他雖有天賦的偉大才能，但是爲他作傳記的人，約翰·馬來 (John Morley) 說：「兩世紀以來，英國的作者，沒有誰的宗教動機可以比得上格拉斯冬那樣高尚，」這句話也是實在的。

一八一八年，格拉斯冬的母親寫信給她的一個朋友說：「我確信威廉已真正悔改歸向上帝了。」他在伊登 (Eton) 學院的影響很好，所以有的青年承認他們是爲了格拉斯冬的原故，才加入牛津 (Oxford) 大學。當他二十一歲的時候，他在日記裏面寫着說，他的最高的志願便是實行上帝所喜悅的生活。

格拉斯冬幾乎加入英國教會做牧師。假如他採取了這步驟，不知道會產生怎樣的結果。「我們不能夠和着一班人輕易的斷言說，格拉斯冬的父親不許他做牧師，結果完全是好的。因爲在前一世紀，英國的教會急須領袖人才。今日的教會所代表的雖然是贖罪和解的精神，可是在神聖的，最需要的牧師方面，却是異常的軟弱，所以我們便猜測假如這位熱心的，有力量的人，完全從事于這種工作，不知道會有怎樣的

成績。格·拉斯冬到臨終的時候，還是感覺教會的工作是急迫不能少的。他老年的時候，寫信給阿格爾公爵（Duke of Argyll）論到他的深刻的信念：「我們政治家的工作比起那偉大的恢復人類的信仰的工作來，不過是兒戲而已。」（註1）

羅斯白利公（Lord Rosebery）繼格·拉斯冬之職，他說：「世人都以為格·拉斯冬是個政治家，對於他的朋友，政治不過是他人生中的最細微的部份。我有的時候實在不信他的天性是傾向於政治的。宗教是他的最有力量的部份，其餘的一切都是附屬品。一種內在的、活潑的宗教經驗是他整個人生的本質、特性和動力。」

保守黨守相撒利斯培利公（Lord Salisbury）說：「他留下來的印象，是個偉大的基督徒政治家。將來，他要被人紀念的不是因為他所熱心從事解決的問題，也不是因為他的政治計劃，而是因為他是個偉大的基督徒榜樣，這種榜樣是歷史不容易找着匹偶的。」

在這裏我們用不着敘述格·拉斯冬特殊的智慧能力。他的政敵和朋友都承認他是個有才幹的人。他與當代的最有思想的人來往有六十五年功夫，但是人家沒有疑惑的說，從他的才幹和成就的質與量方面來說，他可以比得上當代一切的名人。

他的堅強的宗教信仰是很顯著的。他如同兒童一樣天真的接受基督為救主。他的思想和研究，使他的信仰變得更深刻，信念也更堅固。

有一天，下議院的一個議長發言說：『議長先生，我們都信有個上帝，不問他是那一種的上帝。』這句唐突的話激惱了格拉斯冬。他發怒說：『我不願基督教站在一個低微的地位。』他一生背負着重擔，這些重擔，對於堅強的人也是不容易忍受的，可是藉着祈禱，他得着了能力。他說，要不是因為上帝的恩惠，他的極端的膽怯，是不可以戰勝的。他每次有主要演講的時候，他必用一部份時間靜默的祈禱。

他去世於一八九八年五月十日，聖安德烈的主教 (Bishop of St. Andrews) 說：『我跪在他的床邊，接受他的臨終的祝福。當我走開的時候，我好像曾在耶穌變形的山上 (Mount of Transfiguration) 並且從半開的門裏，望見了天堂。』

二 約翰白萊特 (John Bright)

約翰白萊特是格拉斯冬同時的政治家。他是英國十九世紀中葉的最有政治勢力的人。他有為正義奮鬥的熱情，和特殊的演說才能。他是非常誠懇的，所以他雖然對於一些重要的問題，如「克利米戰爭」 (Crimean war) 加以反對，可是人家還是尊重他的。

他是一個虔誠的貴格會教友。在小的問題上，他與他們的意見雖然不同，但是對於這個團契，他總是忠心的。他在倫敦的時候，禮拜天按例到韋斯明斯特 (Westminster) 去參加「朋友會」 (Friend's Meeting)。在禮拜天的下午，他便寫信給他的妻子，告訴她什麼人在禮拜的時候，曾經發表意見，並且簡單的記

載他們所說的大意，以及自己的評語。他對於「朋友會」的專工管理，以及它對於許多公眾問題所持的態度，一直是很關心的。他對於他們所抱定的態度，大概是完全贊同的。在他的心裏和生活中，他永遠是個「朋友會會友。」（註二）

一八七八年，他的妻子死的時候，他接着孟傑斯特城（Manchester）福芮撒主教（Bishop Fraser）這樣的一封信：『先生，在你憂傷的情形之下，你如果不以我爲打擾的話，請接受我的真率誠懇的同情和敬仰。』

『不久以前，我常聽見我的朋友白拉德非德（E. J. Broadfield）講到你的家庭生活：他說你們全家聚集在一塊，你讀着詩篇一百零三篇，這種景象在我的記憶中還是清楚的。在英國許多的家庭之中，你的家庭居然沒有受那毀壞我國國民的古老誠實的心「時髦禮拜」和「世俗崇拜」的影響，這在我是非常樂意的。』

『她是這幅圖畫中的一份子，現在她去了，我也能夠明白這個空白對於你的意義。我是個基督徒，我求上帝安慰你，使你依然能夠說那句美麗的話，幾個禮拜以前，白拉德非德聽見你讀經，那句話便深入了他的耳內：「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奧大利亞（Australia）論文家波爾安牧師（Rev. F. W. Boreham）寫着說：『馬來爵士（Lord Montley）承認說：「約翰白來特的妻子死去後，他用動聽的，有情感的聲音對他的女僕讀經，接着便是貴

格會慣例的靜默，這是他所看見的最純潔、最動人的一幕宗教。」馬來公將約翰白來特與約翰浦登（John Hampden）、約翰設爾登（John Selden）、約翰皮姆（John Pym）和偉大的清淨教徒列在一塊。這些清教徒用麥考來（Macaulay）的文字來描寫，是：「不願隔着模糊不清的幕布，偶爾的瞥見神，但渴欲以全神注視神的光彩，還要面對面與他交談。」馬來公說：「因為這個原故，約翰白來特乃成了下議院的光榮。」他有的時候使人驚訝，因為他忽然的揭開幕布，顯示那位看不見的永生之神的內部。德爾博士（Dr. Dale）講起他的一個偉大的演說，那是在伯明漢市政廳（Birmingham Town Hall）裏舉行的。廳裏的椅子都移了出去，所以那間屋子可以多容納些聽衆。五千人站在那裏聽講，擁擠的連拍掌也能舉起手來。白來特先生不久以前病了。他先帶着恭敬的態度表示他感謝上帝使他復原。德爾先生說，當他講話的時候，那廣大興奮的聽衆的肅靜一變而為敬畏。「我們以為他的政敵會攻擊他。但是黨派的憤怒那時平息了。我們忽然的看見我們自己站在永生上帝的面前，也許我們中間有的人要這樣的責備自己：『耶和華真在這裏，我却不知道。』」（註三）

也許沒有別的政治家會像約翰白來特那樣常用並善用聖經。他不是一個妄想的人，但是他能够簡單、明白、動人的引用他的聖經知識。他屬於貴格會，他終生絕對的承認基督為最高的。從幾方面來說，他的一生是不幸的。他經歷了很多深重的打擊。但是他以基督徒的毅力忍受一切。在他的最嚴重的患難之中，他的信仰給了他能力。

三 威廉·韋廉·韋貝華斯 (William Wilberforce)

在包斯韋爾 (Boswell) 寫的一封信裏，他這樣的描寫英國的政治家威廉·韋貝華斯：『我看見一隻蝦子登台，但是當我聽他講話的時候，他愈長愈大，到後來，這隻蝦子變成了一條鯨魚。』韋貝華斯在體格方面，有很嚴重的缺點，所以他的父母想到他的將來的時候，總帶着許多的恐懼。他的一生的事業，是心靈戰勝體格上的可怕的缺點的一種顯著的例子。他對於當代的人，有很大的影響，他竭力的爲高尚的主義奮鬥，所以他在當時是一種偉大的道德力量。

『當韋貝華斯是個青年的時候，他喜歡遊歷以準備日後的工作。他曾遊歷歐洲三次，有一次是和威廉·皮特 (William Pitt) 同去的。那時威廉·皮特也是個青年，和他一樣大。還有兩次，他和以撒·密納 (Isaac Milner) 同行。以撒是他的一個教員的兄弟。有一次的旅行，乃是他的靈性生活的危機。密納和他旅行的時候，常常帶幾本書，預備在雨天的時候看的，在這些分配的很古怪的書裏面，有一本杜屈其博士 (Dr. Doddridge) 所著的宗教在靈魂中的起源和發展 (Rise and Progress of Religion in the Soul)。對於愛好心地和平的青年，這本書是有危險性的。在那個時候，沒有別的書能够激起更深刻的思想。它也喚醒了韋貝華斯的思想。一種的感覺佔住了他整個的心靈。一切的宴會和他的朋友的笑聲都不能將這種的感覺驅去。這個有力量的情感驅去了其它一切的情感。他睡覺的時候也好，清醒的時候也好，這個感覺

總是追隨着他。他喊着說：「我的罪，我的罪，我的罪，我的罪！」——這個思想使他充滿了恐慌和失望的情感。」（註四）

韋貝華斯是個深深的感覺罪孽的可惡的人。他常常覺得自己是鄙陋的。聖經中稅吏的祈禱：「上帝呀，憐恤我。」常常在他的口邊。

韋貝華斯將他的生命嚴肅的獻給上帝，他集中力量，爭得奴隸的釋放。正如吳佛（Wolfe）在貴伯（Quebec）一樣，他也是在死的時候，才聽得他勝利的消息。報信的人趕到他的房裏，告訴他「解放議案」已經通過了的時候，他已快死了。這位政治家臨死的時候所說的話，是最能代表他的：「感謝上帝！我能够活着看見今天。」韋貝華斯的身體雖然是不幸，矮小軟弱的，可是他的心靈是偉大的。

四 俾士麥（Bismarck）

普國（Prussia）政治家俾士麥所發表的「基督教國家」（Christian State）的意見，是最能代表他自己的：

「沒有一個國家能有穩固的存在，除非它有宗教的基礎。」藉着上帝的恩惠「一辭，是基督徒領袖常常加在他們自己的名字上面的。在我看起來，這並不是一句空話。我看得出他們是要承認，他們願按着上帝對於世界上的旨意，行使他們的君權。論到上帝的旨意，我只能夠承認福音中所指示我們的。我相信使

基督教的教訓實現便是國家的目的；我不相信我們要靠着猶太人的靠助，才能更容易的達到這個目的……假如我們除去了這個基礎，那末，在一個國家裏的，只剩餘了一束權利，這些權利是抵抗大衆對大衆的爭鬥的一種保障，就是古代的哲學所假定的。所以，領袖們，我們不可毀滅人民的基督教，要讓他們相信我們的立法是根據基督教來的，並且，我們的國家是以實現基督教爲目的，雖然它沒有達到這個目的。」

(註五)

雖然俾士麥的性情是懷疑的，也許他從來不是個虔信宗教的人，可是他受了望太登先生 (Herr von Thadden) 所領導的宗教運動的影響。望太登在他自己的家裏，發起了一個宗教禮拜，不但是鄉村的農夫來參加，州郡裏的紳士們也來參加。這些人並不是要脫離路德會，他們是要促成路德會教義最嚴格的實施。他們對於牧師的唯理的講道感覺不滿意，他們所要求的是更深刻的宗教情感。俾士麥按例的參加這些集會。他那時所得着的宗教印象永遠在他的心裏。

「俾士麥從那些集會中所得來的信念是恆久的，它們深深的影響他的人格。他從他的母親那裏得到的宗教訓練是很少的，因爲她的思想是屬於唯理派的。他的宗教信念更穩固了他的君主政治的思想。在起初的時候，君主政府和基督教信仰之間有什麼必須的關係，是不大清楚的。可是在俾士麥看起來，它們是分不開的。只有宗教信仰可以使他與這個違背人類理智的政體妥協。多年以後他說：「假如我不是個基督徒，我就會做一個共和主義者。」在基督教裏面，他找着了反革命和反社會主義的唯一的助力。浪

漫的情感不可以引誘他，地位的高貴不可以迷惑他。他非常的固執，他的獨立性太堅強，他不願意服從某一個人的管轄。他假如相信君主的權威是代表一個更高的權能，他才可以服從他。俾士麥是慣于將他的思想推論至結論的。君主的權柄是誰給他的呢？不是人民就是上帝。假如是人民給他的，那末君主政體形式的繼續與否不過是一個方便的問題；一個君主立憲政體，君主受人民的委托，受議院的約束，與乎一個公言的共和國是沒有大分別的。當時的人都信這個原則。可是俾士麥嚴格的拒絕這種主張。他不信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這種的信仰不能滿足他的道德心；好像在公務生活中，它只顧及利益和志趣，而沒有顧到義務。它也不能滿足他的理智的鑒別力；在他看起來，「人民」一辭的意義是空洞的。服務人民，還是服務蒙上帝的恩惠而管理的君王，便是他所要掙扎的問題。」（註六）

俾士麥的妻子是個屬於虔誠派的基督徒。根據他的最知己的朋友白蘭根白（Blankenbourg），他所戀愛的約翰娜望普干茂（Johanna von Puttkamer）是個年輕的女子，她「有一個嚴肅虔誠的心。」俾士麥給她的父親寫信，要求與她訂婚，那封信是充滿了虔誠。假如它是出乎誠意的，它可以表示深刻的宗教信念。可是，我們趨向于同意愛彌爾盧德章（Emil Ludwig）的話，認為俾士麥「以一個天生的外交家的手腕寫那封信以投合受信者的虔誠的性情。」

他得了訂婚的許可之後，當時他三十二歲，即寫信給他的一個兄弟坦白的敘述他的宗教意見：「在信仰方面，我們的意見有點不同。這種的不同對於她比我更為痛苦。可是它不是很嚴重的，因為近來許多

戶外的遭遇已經造成了我內部的改變。現在（你知道，這對於我是件新的事）我感覺將自己算爲一個基督徒，是應當的。雖然，在有些基督徒普通認爲是最重要的教義上，根據我自己所明白的，我沒有完全與基督教的觀點妥協。可是，在約翰娜與我之間，我們已經靜默的訂了一種「巴撒條約」（Treaty of Passau）況且，我喜歡女性的虔誠，我也討厭以開明白誇的女性。」（註七）

可憐俾士麥退職的時候，他是孤寂的可憐。他的辭職是出于不得已的。不久以前，他的宗教已僅僅成了一種形式，現在，它是完全沒有了。在他晚年的時候，正如在他年輕的時候一樣，他的心受了懷疑主義的統治，時時有一種異教神秘的想像。只有他的青年時代的朋友，開設林（Keyserling）敢與他討論這些問題。開設林同情的解釋他的地位說：「他的宗教情感，像潮水一樣的上落無定……」這是他最後一次拜訪了他的老友以後寫的。他記載俾士麥最後的懺悔說：「我感覺難過，因爲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我離開上帝遠了。在這個煩悶的時期中，我知道這個隔離是痛苦的。」（註八）

他的宗教信仰和威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的宗教信仰差不多。他相信教會主要的不過是國家的保障。他的宗教信仰不能夠幫助他在思想和準備來世的時候，爲今世的痛苦，找着一些安慰。」

五 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新大陸的政治家像海洋那邊的政治家一樣，常常有深刻的宗教信仰。在這裏，我們不能夠引用華盛

頓在一七七五年寫給他的妻子的全信，但是下面的這段話，可以表示他對於他的職務，持着很鄭重的態度：『我實在的告訴你，請你相信我，已盡我所能的避免這個職務……我將要大膽的依靠天意；在過去它會保存我，也會施給我廣大的恩惠，我相信我在秋天的時候，能够回到你那兒來。』

最先爲華盛頓寫傳記的人，是大衛蘭姆塞醫生 (Dr. David Ramsay)。他是南加羅林那州 (South Carolina) 的一個有名的醫生，他也參加一七八二至一七八六的「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 的一位代表。在他所寫的傳記裏面，他說：『無論在何種人之中，很少人的德性是完全不被他的缺點蔽蔽的。在世人所謂的偉人中，這樣的人更少。可是華盛頓却不是這樣。他信教而不刻板，莊嚴而不驕傲，虛心而不疑惑，勇敢而不鹵莽，有禮而不虛假，和靄而不放任。他的私人德性和他的公務德性一樣，可以受最嚴格的檢查。一切的約會，他都是按時參加；他對人是公正誠實的；他的娛樂是有節制的；他是非常的寬大，並愛秩序；他處事很有系統和方法。他是宗教和道德的愛好者，按例參加公共禮拜，並鼓勵穩固牧師。在他一切公務的行動中，他鄭重的提起「天意」總括的說起來，在他的私人生活和公務行政裏，他都是帶着虔誠的精神。』(註九)

華盛頓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是感覺上帝與他同在。有的時候，他似乎是很愚勇，這是因爲他相信上帝在照顧他。在他的事業開始的時候，有一次，他和印第安人激戰了以後，他寫信給他的母親說：『維爾金尼亞 (Virginia) 的軍隊是非常的勇敢，他們差不多都死了，我相信在三連人之中，剩了不到三十個人。靠着

全能上帝的支配，我得着了出乎意外的超人力的幫助。」

「獨立戰爭」(War of Independence) 在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九日告終的時候，華盛頓出了一個布告，令軍隊全體舉行感謝禮拜：『本總司令誠懇建議凡不值班之軍隊，須以莊嚴態度，懷謝恩之心，全體參加禮拜，以感謝上天驚人的補助。』

柏拉圖(Plato)說，最好的領袖都是不願意管治人的。假如這句話是真的，那末華盛頓的成功便不算奇怪。他不求官職，而官職來他。他在熱誠聲中，被舉為總統的時候，他到同盟廳裏去宣誓。他站在大衆的面前，手放在一本展開的聖經上面，他的手指點着這句聖經：『他的手因以色列的全能的上帝而強壯，』這是偶然的麼？

在他一七九六年九月十七日的臨別講辭中，他說：『在一切促成政治成功的性情和習慣之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少的力量。這是人類快樂的基礎，公民責任的最穩固的柱石，一個人假如要推翻它們而自命為忠心是徒然的。一個純粹的政治家正如一個篤信宗教的人一樣，應該尊重和寶貴它們。一本書也寫不完它們對於個人和公共幸福的關係。假如一個人的宗教責任心可以使他背棄誓約，就是法庭調查的證據，那末財產，聲譽和性命的安全在那裏？我們在假設道德可以不要宗教的助力而維持的時候，我們要注意。理智和經驗都告訴我們，不管高尚的教育，可以怎樣的影響構造奇特的頭腦，沒有宗教的原則，一個國家的道德總是不能普遍的。』

六 便耶敏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富蘭克林的多方面的才幹使人難以固定的稱呼他。他是政治家，外交家，著作家，發明家，哲學家。他的才幹是沒有窮盡的。

他是獨立宣布的簽名者之一。一七七六年，國會派他到巴黎當公使。在那裏，他常為報館寫文章，「使世界常常談論他，並驚奇他的才幹的新穎無窮。」人家常常稱讚他的這一句話，仍舊值得我們的重複：「在人類有史以來，沒有什麼國家會產生這樣一個公僕，公民和愛國者。」

「猜度富蘭克林是反宗教或是對宗教冷淡，是個很大的錯誤。他按例的捐助教會，幫助許多慈善事業。他常常參加公共禮拜。除非他發現牧師所講的道理是獨斷，模糊，無興趣的，他才不參加。有一次，他在一個教堂聽講，中途退了出來，關於這件事，他留了一個記錄給我們。這個記錄可以幫助我們明白他的宗教態度。那牧師所用的是保羅的一節聖經：「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富蘭克林批評說：「我以為根據這樣的一節聖經的演講，我們一定可以聽見一些真正的道德，」可是它所着重的只是守安息日，讀聖經，做禮拜，領聖餐，對牧師恭敬等等的道德！」(註一〇)

有一次，他們在討論「憲法會議」(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要用祈禱開幕的問題的時候，他

說：『我的年紀愈增長，我也愈看見這個真理的證據：上帝是主持人事的。假如一隻麻雀落在地上，他都知道，一個國家的興起，可以全靠他的扶助麼？聖經已經確實的告訴我們說：「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我堅信這句話；我也相信沒有他的協力的幫助，我們在這個政治的建築上是和巴別(Babel)的建築家一樣不會成功的。』

當然，他對於教義，不感覺興趣。他的父親寫信給他，表示他對於他的兒子的宗教見解感覺難過，他回信說：『我的母親感覺難過，因為她的一個兒子是個亞里亞人(Arian) 另一個兒子是亞米尼亞人(Arminian)。我不很明瞭亞里亞人和亞米尼亞人是什麼意思。事實是，我對於這個問題不大研究。我以為真正的宗教，常常因為教義比道德佔了更重要的地位而受連累；聖經確實的告訴我，等那末日來到的時候，我們要按照行為，並不是按照思想而受審判；那時，我們的保薦是我們對於同胞行了善事，並不是我們說過，主呀！主呀！看馬太二十五章。』

富蘭克林有時對於宗教問題所發表的意見是帶着懷疑性的。在伯納費(Bernard Fay) 近來爲他作的一本十分審慎的傳記裏，他指出說，在美國，富蘭克林被人認爲是基督徒，在法國，他却被人認爲是個無神論者。可是論到他臨終的幾個月，這位作者又說：『他提起上帝的時候，他是渺茫的，正如他是溫和的一樣，他沒有因爲他所受的痛苦而抱怨上帝。他感謝上帝，給他這樣少的痛苦。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他也更傾向于討論這個問題。(註一) 他覺得自己將要死的時候，他說：『這些痛苦就要完了。它們都是有益於我』

的況且這些一時的痛苦與來生的快樂比較起來算是什麼呢？」

七 亞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凡是讀過林肯的任何一篇演講的人，都能够看出聖經對於他的生活所影響。在他的最後的七年之中，他的演講少有是不直接引用聖經章句的。論到林肯對於聖經的驚人的認識，和合宜的引用，沈普孫主教 (Bishop Simpson) 在他的喪事禮拜的演講中，這樣說：「他時時讀他的聖經；它愛它的偉大的真理；他要受它的教訓的領導。他相信基督是罪人的救主，他誠懇的要將宗教和生活打成一片。我不信有什麼總統，比得上他那樣信仰上帝，或是在公開的文件裏，會那樣常常的提及神聖的扶助。」

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在一九〇一年，對「美國聖經會」 (American Bible Society) 演講的時候，這樣說：「林肯的全部的學問是建築在聖經上面他完全的熟悉它，像他以後熟悉其它的一二本書一樣，他差不多成了它的專家。他熟識聖經，他也將它所教給他的實行出來，他的人生好像是前一世紀一部份的最光榮的工作。」(註二)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二日，林肯寫信給他的一個異父兄弟，約翰強斯登 (John D. Johnston) 論到他的病危的父親，他寫着說：「我切望父親的健康能够復原。但是，告訴他在一切事上，要懇求並信託我們的偉大，善良和慈悲的創造者。在他的痛苦之中，他是不會離棄他的。他注意一隻麻雀的跌倒，他也數得清

我們頭上的頭髮，他更不會忘記一個信任他的垂死的人。對他說，我們現在即使可以見面，這相會是痛苦的或是快樂的，還是個疑問。可是，假如他現在是必得要去的，那末，他不久就可以與那些已經去了的親愛的人歡聚，我們剩下的人，靠着上帝的幫助，希望不久也可與他們同在。』（註一三）

一八六四年九月七日，巴提摩（Baltimore）城的黑人委員會送林肯一本聖經，他答謝這件禮物的時候，這樣說：『關於這個偉大的禮物，我只能說：它是上帝賜給人類的最好的禮物，救主給世人一切的好處都是從這本書裏傳達的。沒有它，我們不能夠知道善惡。現在和將來一切對於人類有益的事，都在它裏面描寫過了。我至誠的感謝你們將上帝的這本偉大的書送給我。』誰能夠讀林肯的這段談話，而不感覺他的宗教信仰的深刻呢？這是他與培特門（Bateman）的談話中的一段。他說：『我知道有一個上帝，我也知道他恨惡不義和蓄奴制度。我看見暴風雨來了，我知道他的手在裏面。假如他為我安排了一個地位——我想他是為我安排了一個地位——那麼，我相信我已準備好了。我不算什麼，但是真理是一切。我知道我是對的，因為基督這樣的教訓我們，基督就是上帝。』

八 但尼爾韋不斯特 (Daniel Webster)

但尼爾韋不斯特的一個同時代的政治家指他為『西半球最大的演說家。』無論人們對於韋不斯特的政見和果斷，持有怎樣的見解，對於他的濃厚的愛國心，和個人的吸引力，他們是沒有疑問的。他的一

生，在那個充滿了光輝的人格時代裏，是最有色彩的一個。他歿於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韋不斯特的父親是個不妥協的清教徒。在行為方面，但尼爾雖然常常與他的父親和兄弟有不同的地方，可是我們可以相信，在見解方面他們是相同的。韋不斯特臨終的幾個月內，充滿了灰心，可是他對於上帝的敬仰和責任心——一向是堅固的——却愈變愈深刻。

『時日漸漸的過去，韋不斯特也更敏銳的感覺了他所受的委屈。恨心毒害了他的年月，憂鬱縮短了他的生命。秋天來到的時候，他知道自己不能再過冬天，便準備着死。在一個十月天的早上，韋不斯特對他的醫生說：「我今天晚上會死。」那位醫生是他的一個舊友，回答說：「先生，你講的對。」黃昏的時候，大家聚集在他的床邊，韋不斯特先生用全屋可以聽見的聲音，慢慢的說：「我活在世上的志願便是行我主的旨意。人人都要承認有一個上帝。我在這一切奇妙的工作中看見他，他自己是何等的奇妙呀！假如我們沒有永生的希望，我們的心境會怎樣呢？除了福音以外，我們還可以靠託什麼呢？靈魂永生的希望特別是散佈在猶太人之中。猶太人相信創造的屬靈的原始；羅馬人永遠沒有達到這種信仰，希臘人也沒有。傳說這是上帝藉着摩西，而傳達給猶太人的。這些暗示都是不清楚的，但是——但是——但是——感謝上帝耶！耶穌基督的福音為永生問題放了光明，它拯救了它，將它安置在光明之中。」（註一四）

九 提我多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假如我們要將羅斯福放在偉大的軍人一章裏，也是合配的，可是，後世的人會要紀念他的政治供獻多於他的軍事功績，這差不多是沒有問題的。

已故的華倫哈定 (Warren Harding) 總統，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六日寫了一封信，答覆一封詢問羅斯福的宗教信仰的信，他這樣說：『這是回覆你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信。在那封信裏，你問起我對於基督徒羅斯福的印象如何。我相信他對於上帝有虔誠的信仰。雖然他是一個一貫的教友，他從來沒有自誇他的信仰，但是在他的寫作，言語，和品行中，這個是顯明的。他的清潔的私人生活是他的信仰的最好的證據。』

『他是一個真理的探討者，他謹慎的研究聖經。他確信祈禱，不但因為它是敬拜的工具，也因為它可以給他個人的幫助和安慰。』(註一五)

宗教對於羅斯福是像呼吸一樣的自然。它與他整個生活打成一片，正如顏色和玫瑰花混合在一塊一樣。他不必時常宣布他有宗教，正如他不必時常宣布他有強壯的體格。可是他承認它像他的靈敏的頭腦一樣是有需要的。他在行為和言語之中表示他的生活裏的宗教，正如他在語言和寫作中表示他的思想一樣。他歸功於宗教，給他鼓勵和領導，正如他歸功於哈佛 (Harvard) 大學幫助他準備事業。在適當的時候，羅斯福會自然的承認他是基督徒，正如他會承認自己是個忠心的美國人。但是，僅以一貫的生活，證明他是個美國人，他是不滿意的，他也要常常公開的宣布出來。這樣不夠，他還要加入純美國性的組織，貢獻他的才幹，使這些組織，得以更有效的傳揚美國的主義。他對於宗教可以不這樣的一貫麼？不可以，因

此他加入教會宣布他是個基督徒。教會是個忠於基督教的組織，它是爲要傳佈基督教於全世界而組織的。他並沒有等到一個相當的時候才這樣行，他看見這是他的責任，他便行了。」（註一六）

十 吳德羅威爾生 (Woodrow Wilson)

威爾生是個近代的人，所以對於他的人格真正的批評還沒有成立，因爲偏見和政治情感的火焰現在還沒有完全熄滅。

他的名字將永遠與「世界大戰」發生關係。不論世人對於他的智慧，持有怎樣的意見，很少人對於他的絕對的誠意會發生疑問的。「威爾生先生公開的宣布他有屬靈的領導。他求助於全能的上帝，這並不是第一次。有人問，對於威爾生先生，宗教究竟是一種形式，還是，是他的生活的一部份。關於這一個問題，凡是知道威爾生最詳細而有機會表示他們的意見的人都說威爾生先生是十分虔誠的。有一個觀察者說，他是蘇格蘭長老會的教友，也是克朗章 (Cronwell) 的信徒，可是他沒有克朗章的固執，他的宗教熱狂是和平而溫柔的；他看存在完全是個有秩序的計劃。威爾生先生注重基督教的真精神，多於它的教義。有一次，威爾生先生在演講的時候說，生活與主義並不是真正相反的；一個人「要靠着一種主義，原則和理想生活；」那位至高的神，不注重信條，也容忍儀式，他不是二位可怕的神，常常要人償還的神，而是一位慈愛，仁慈，容忍和慷慨的父親。」（註一七）

一九一五年四月八日，韋爾生先生對華盛頓（Washington）的一個教會的會衆演講，他在那演辭中，表示了他的信念，那就是爲永生的公理作戰的人必能得着最後的勝利。他說：『那時，在他們的周圍，在我們的周圍，那位靜默等候的法官，那位判決世事的最大的法官，就要發表關於這次戰爭的最後的判決；我幻想我看見，我希望我看見，我也祈求我是真正的看見偉大的屬靈的力量在等着這個聚會的成績證實它們自己，就是現在，它們也在證實它們自己：啓發我們的判斷，堅定我們的精神。』這位總統說，我們希望看見某種的事得着勝利，我們爲什麼這樣希望呢，它們究竟有什麼人類永久的利益呢？『因爲我們活在世上，不是要以世事自娛。我們是要這整個懶惰的人羣，向着某個固定的方向推進。除非你自己認識你所要走的是什麼方向，你的力量便不會發生效力。』

『你愛公義麼？這是我們每一個人應該問自己的問題，假如你愛公義，你有沒有準備將公義變成行動，而在人面前，不覺得羞恥，恐懼呢？因此，我要向你們建議的是，你們坐在此地，不僅是要處理這個大教堂的事務，表現這個大教會的理想，你們在此地，也是人道的一部份的審判，在此提醒你們自己什麼是恆久永遠的東西，假如我們沒有行動，那末我們在我們生命中的基本的事上已經失敗了。』

下面的這封信是威爾生總統寫和簽名的。一九一七年七月，美國兵士和水手赴歐洲參戰的時候，每人分得了一本新約聖經。這封信便是貼在它的第一頁上：『聖經是生命的道。我懇請你讀它，並且自己去發現這點真理。你不僅要零零碎碎的這裏讀一節，那裏讀一節，也要讀它的長篇。它可以領導你認識它的

真意義。你會發現它充滿了你終生引以為奇妙和騷擾的問題。你愈讀，你愈可以明白什麼是有價值和什麼是沒有價值的事，什麼東西可以使人類快樂——忠心，正直，誠實，並且為責任犧牲一切，最要緊的，是一種投合基督的真正的好惡的願望，因為他為他們犧牲了一切……你讀了這本聖經以後，你會知道它且上帝的道，因為它是進入你自己的心門，你自己的快樂和責任的鎖匙。」

- (註一) Trevor H. Davies: *Spiritual Voices in Modern Literature*, p. 200.
- (註二) George M. Trevelyan: *Life of John Bright*, p. 414.
- (註三) F. W. Boreham: *A Casket of Cameos*, p. 106.
- (註四) F. W. Boreham: *A Bunch of Everlastings*, p. 188.
- (註五) James W. Headlam: *Bismarck*, p. 42.
- (註六) *Ibid.*, pp. 31 & 32.
- (註七) Emil Ludwig: *Bismarck*, p. 57.
- (註八) *Ibid.*, pp. 624-625.
- (註九) Ramsey: *Life of Washington*, p. 331.
- (註一〇) *The Amazing Benjamin Franklin*, pp. 94 & 95

- (註一) Bernard Fay: Franklin, the Apostle of Modern Times, p. 509.
- (註二) S. Trevena Jackson: Lincoln's Use of the Bible, p. 10.
- (註三) William J. Johnstone: Abraham Lincoln the Christian, p. 58.
- (註四) Newell Dwight Hillis: The Battle of Principles. pp. 65 & 66.
- (註五) Letter to Rev. Christian F. Reisner.
- (註六) Christian F. Reisner: Roosevelt's Religion. p. 324.
- (註七) A. Maurice Low: Woodrow Wilson, An Interpretation, p. 184.

所

版

種九十三第書叢年青

仰信教宗的人偉界世

有

權

每册實價大洋九角 (郵費另加)

發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

翻譯者
姚賢慧

原著者
華勒斯

民國廿五年九月初版
民國三十年四月再版

YOUTH LIBRARY NO. 39

THE RELIGIOUS FAITH OF
GREAT MEN

BY

ARCHER WALLACE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90 Cents, Postage Extra Sept., 1936

